

周禮正義

冊一



周禮正義

四庫全書

四部備要

經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清光緒

乙巳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校

丁輔之 監造

粵昔周公纘文武之志光輔成王宅中作雒爰述官政以垂成憲有
周一代之典炳然大備然非徒周一代之典也蓋自黃帝顓頊以來
紀於民事以命官更歷八代斟酌損益因襲積案以集於文武其經
世大法咸粹於是故雖古籍淪佚百不存一而其政典沿革猶約略
可攷如虞書羲和四子爲六官之權輿甘誓六卿爲夏法曲禮六大
五官鄭君以爲殷制咸與此經多相符會是職名之本於古也至其
閔章縛典并苞遠古則如五禮六樂三兆三易之屬咸肇端於五帝
而放於二王以逮職方州服兼綜四朝大史歲年通駭三統若斯之
類不可殫舉蓋鴻荒以降文明日啓其爲治靡不始於麤犷而漸進
於精詳此經上承百王集其善而革其弊蓋尤其精詳之至者故其
治躋於純太平之域作者之聖述者之明蟠際天地經緯萬端究其
條緒咸有原本是豈皆周公所貳定而手勅之哉其闕意眇指通關
常變權其大較要不越政教二科政則自典法刑禮諸大端外凡王

后世子燕游羞服之細嬪御閹闈之昵咸隸於治官宮府一體天子不以自私也而若國危國遷立君等非常大故無不由爲之制豫爲之防三詢之朝自卿大夫以逮萬民咸造在王庭與決大議又有匡人擲人大小行人掌交之屬巡行邦國通上下之志而小行人獻五物之書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大司寇大僕樹肺石建路鼓以達窮遠誦訓士訓夾王車道圖志以詔觀事辨物所以宣上德而通下情者無所不至君民上下之閒若會四枝百觚而達於凶無或離闕而弗鬯也其爲教則國有大學小學自王世子公卿大夫士之子息夫邦國所貢鄉遂所進賢能之士咸造焉旁及宿衛士庶子六軍之士亦皆輩作輩學以德行道藝相切劘鄉遂則有鄉學六州學三十黨學百有五十遂之屬別如鄉蓋郊甸之內距王城不過二百里其爲學辜較已三百七十有奇而郊里及甸公邑之學尙不與此數推之邠縣置之公邑采邑遠極於畿外邦國其學蓋十百倍蓰於是無慮大

數九州之內意當有學數萬信乎教典之詳殆莫能尙矣其政教之備如是故以四海之大無不受職之民無不造學之士不學而無職者則有罷民之刑賢秀挾其才能愚賤貢其忱悃咸得以自通於上以致純太平之治豈偶然哉此經在西周盛時蓋百官府咸分秉其官法以爲司存而大宰執其總會司會天府太史臧其副貳成康旣沒昭夷失德陵遲以極於幽厲之亂平之東遷而周公之大經良法蕩滅殆盡然其典冊散在官府者世或猶尊守勿替雖更七雄去籍之後而齊威王將司馬穰苴尙推明司馬法爲兵家職志魏文侯樂人竇公猶褒大司樂一經於兵火喪亂之餘它如朝事之儀大行之贊述於大小戴記職方之篇列於周書者咸其枝流之未盡澌滅者也其全書經秦火而幾亡漢興景武之閒五篇之經復出於河閒而旋入於祕府西京禮家大師多未之見至劉歆杜子春始通其章句著之竹帛三鄭賈馬諸儒賡續詮釋其學大興而儒者以其古文晚

出猶疑信參半今文經師何休臨碩之倫相與攬席之唐趙匡陸淳以逮宋元諸儒皆議之者尤衆或謂戰國瀆亂不經之書或謂莽歆所增傳其論大都逞臆不經學者率知其謬而其抵巇索瘠至今未已者則以巧辭衰說附託者之爲經累也蓋秦漢以後聖哲之緒曠絕不續此經雖存莫能通之於治劉歆蘇綽託之以左王氏宇文氏之篡而卒以陪其祚李林甫託之以修六典而唐亂王安石託之以行新法而宋亦亂彼以其詭譎之心刻覈之政偷效於旦夕校利於黍秒而謬託於古經以自文上以誣其君下以欺天下之口不探其本而飾其末其僥倖一試不旋踵而潰敗不可振不其宜哉而懲之者遂以爲此經詬病卽一二閎攬之士亦疑古之政教不可施於今是皆膠柱鐻舟之見也夫古今者積世積年而成之者也日月與行星相攝相繞天地之運猶是也圓顛而方趾橫目而直榦人之性猶是也所異者其治之迹與禮俗之習已耳故畫井而居乘車而戰裂

壤而封建計夫而授田今之勢必不能行也而古人之祭則坐孫而拜獻之以爲王父尸昏則以姪娣媵而從姑娣坐則席地行則立乘今之情必不能安也而古人安之凡此皆迹也習也沿襲之久而無害則相與遵循之久而有所不安則相與變革之無勿可也且古人之迹與習亦有至今不變者日月與地行同度則相掩蝕地氣之烝盪則爲風雨人之所稔知也而薄蝕則拜跪而救之湛旱則號呼而祈之古人以爲文至今無改也祝敵拊搏無當於鏗鎗之均血腥全烝無當於飲食之道而今之大祀猶沿而不廢然則古人之迹與習不必皆協於事理之實而於人無所厭惡則亦相與守其故常千百歲而無變彼夫政教之闕意眇愴固將貫百王而不敝而豈有古今之異哉今泰西之強國其爲治非嘗稽覈於周公成王之典法也而其所爲政教者務博議而廣學以裊通道路嚴追胥化土物升之屬咸與此經冥符而遙契蓋政教修明則以致富強若操左契固實

字之通理放之四海而皆準者此又古政教必可行於今者之明效
大驗也詒讓自勝衣就傅先太僕君卽授以此經而以鄭注簡奧賈
疏疏略未能盡通也旣長略窺漢儒治經家法乃以爾雅說文正其
詁訓以禮經大小戴記證其制度研擇彙載於經注微義略有所寤
竊思我朝經術昌明諸經咸有新疏斯經不宜獨闕遂博采漢唐
宋以來迄於乾嘉諸經儒舊詁參互證繹以發鄭注之闕奧補賈疏
之遺闕艸初於同治之季年始爲長編數十巨冊綴輯未竟而舉主
南皮張尙書議集刊國朝經疏來徵此書乃隳栝鯁理寫成一帙
以就正然疏牾甚衆又多最錄近儒異義辯論滋繇私心未慝也繼
復更張義例剟繇補闕廿年以來稟艸屢易最後逸錄爲此本其於
古義古制疏通證明校之舊疏爲略詳矣至於周公致太平之迹宋
元諸儒所論多闕侈而駢拇枝指未盡揭其精要顧惟秉資疏闇素
乏經世之用豈能有所發明而亦非箋詁所能鉤稽而揚權也故略

引其端而不敢馳騁其說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中年早衰儼然孤
露意思零落得一遺十復以海疆多故世變日亟睽懷時局撫卷增
喟私念今之大患在於政教未修而上下之情睽闕不能相通故民
竄而失職則治生之計陔隘而譎觚干紀者衆士不知學則無以應
事偶變效忠厲節而世常有乏才之憾夫舍政教而議富強是猶泛
絕潢斷港而蘄至於海也然則處今日而論治宜莫若求其道於此
經而承學之士顧徒奉周經漢注爲攷證之淵極幾何而不以爲已
陳之芻狗乎旣寫定輒略刺舉其可剴今而振敝一二犖犖大者用
示彙揭俾知爲治之迹古今不相襲而政教則固百世以俟聖人而
不惑者世之君子有能通天人故明治亂之原者儻取此經而宣
究其說由古義古制以通政教之闕意眇指理董而講貫之別爲專
書發揮旁通以俟後聖而或以不佞此書爲之擁篲先導則私心所
企望而旦莫遇之者與光緒二十有五年八月瑞安孫詒讓敘

周禮正義略凡例十二

經本以唐石經為最古注本以明嘉靖放宋本為最精

此本原出北宋槧雖明刻

而在諸宋本之上近黃丕烈有重校刊本

今據此二本為主閒有譌掇則以孟蜀石經石

久佚今僅存宋拓秋官上下二卷首尾亦有殘闕拓冊臧湖州張氏今據湖南周編修鑿詒景寫本校又馮登府石經考異載有夏官殘

拓今未見此刻之佳在兼載鄭注惟離勘極疏譌藉掇及宋槧諸本衍不可枚舉又多妄增助語蓋沿唐季俗本難以依據

阮元校勘記所據有宋刻小字大字本余仁仲本岳珂本黃丕烈札記所據有宋紹興董氏本互注本今所據有陽湖費編修念慈所校

宋婺州唐氏本建陽本附釋音本巾箱本又 參校補正著其說於疏

有明汪道昆放岳本與阮黃校岳本小異 凡嘉靖本注譌掇顯然它本咸不誤者今徑補正不著於疏唯眾本是非錯出及文通義短據善本校改者始箸之 至版本文

字異同或形體譌別既無關義訓且已詳阮黃兩記今並不載以祛

繇冗

近胡培翬儀禮正義阮福孝經義疏補陳立公羊傳義疏並全錄阮記俗本譌文塵穢簡牘非例也

陸氏釋文成於陳隋閒其出最先與賈疏及石經閒有不同所載異

本異讀原流尤古今並詳議其是非箸之於疏

釋文據盧文昭校本兼以阮氏校勘記及

賈昌朝羣經音辨參訂之 以存六朝舊本之辜較

賈疏蓋據沈重義疏重修據馬端臨文獻通攷引董道說隋書經籍志載沈重周官禮義疏四十卷與賈本卷

帙並同董說不為無據唐修經疏大都沿襲六朝舊本賈疏原出沈氏全書絕無援引沈義而其修改之跡尚可推案如載師疏引孝經

援神契一節本草人注黃白宜以種禾之屬句釋義賈移入載師而忘刪其述注之文是其證至董氏謂賈兼據陳劭周禮異同評則臆

揣不足據也 在唐人經疏中尚為簡當今據彼為本疏據阮校宋十行本近德化李氏有宋刊

八行本殘帙遠出十行本之前未能段校也訂譌補闕凡疏家通例皆先釋經次述注然

鄭注本極詳博賈氏釋經隨文闡義或與注複而釋注轉多疏略於

杜鄭三君異義但有糾駁略無申證故書今制掣覈闕如今欲橋斯

失釋經唯崇簡要注所已具咸遜省約注文崩奧則詳為疏證蓋注

明即經明義本一母也今疏於舊疏甄采精要十存七八雖閒有刪

剝移易而絕無羸改且皆明揭賈義不敢攘善唐疏多乾沒舊義近

儒重修亦或類此胡氏儀禮正義闕襲賈釋郝懿行爾雅義疏亦多沿陋義竊所未安非膚學所敢效

也

唐疏例不破注而六朝義疏家則不盡然孔氏禮記正義敘稱皇侃時乖鄭義左傳正義敘稱

劉炫習杜義而鄭學精母羣經固不容輕破然三君之義後鄭所讚

辨者本互有是非乾嘉經儒攷釋此經閒與鄭異而於古訓古制宜

究詳塙或勝注義今疏亦唯以尋繹經文博稽衆家爲主注有悞違

輒爲匡糾凡所發正數十百事匪敢破壞家法於康成不曲從杜鄭

之意或無諄爾

古經五篇文繇事富而要以大宰八灋爲綱領衆職分陳區畛靡迭

其官屬一科敘官備矣至於司存攸寄悉爲官職總揭大綱則曰官

灋若大宰六典八則之類詳舉庶務則曰官常若大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以下至職末皆是也

而官計官成官刑亦錯見焉若大宰職末受會則官成也大計羣吏則官計也詔王廢置誅賞則官刑也

六者自官職官常外餘雖或此有彼無詳略互見而大都分繫當職

不必旁稽唯官聯條緒紛繇岷絡隱互棷見百職鉤覈爲難今略爲

甄釋雖復疏闕孔多或亦稽古論治之資乎

議禮羣儒昔偁聚訟此經爲周代法制所總萃閱章縟典經由畢眩

而侯國軍賦苞何膠於舊聞明堂辟靡服蔡騰其新論兩漢大師義
詰已自舛互至王肅聖證意在破鄭攻瑕索疴偏戾尤甚然如郊社
帝祫則鄭是而王非廟制昏期則王長而鄭短若斯之倫未容偏主
唐疏各尊其注每多曲護未為闕通今並究極諸經求厥至當無所
黨伐以示折衷

此經在漢為古文之學與今文家師說不同大小戴記及公羊春秋
並今文之學故與此經

義多不合先秦古子及西漢遺文所述古制純駁雜陳尤宜精擇今廣徵

羣籍甄其合者用資符論其不合者則為疏通別白使不相殺棍近

儒攷釋或綴粹古書曲為傳合非徒於經無會彌復增其紛粗如惠士奇

禮說義證極博而是非互陳失在繁雜至沈夢蘭周禮學而新奇繆
蓋甚矣又陳奐毛詩傳疏及鄒漢勛讀書偶識諸書說禮亦多此失

學者詳之今無取焉

經文多存古字注則多以今字易之如獻魚灋法聯連頌班于於攷

災蠱鮮齋桑臯罪裡埋劑刮壹一桌栗疏暴敷核毓育省嫩美端
烟匱柩難艱馭御毀繫飲叩彊強蓉筮觀風果裸驚煇噓呼雷雷聲

韶有宥獻吹籥邪虞錄什北著夢擗拜詣稽遠原參三凡四十餘字
並經用古字鄭則改用今字以通俗今字者漢人常用之字不拘正
也考工記字例與五官又不盡同如殺作殺擊作擊之類又五篇古

字疑故書本如是矣宋元刻本未通此例或改經從注或改注從經遂滋岐互

非復舊觀段玉裁漢讀考及阮黃兩記舉正頗多尙有未盡今通校

經注字例兼采衆本理董畫一或各本並誤則仍之而表明於疏經注

字體咸依唐石經嘉靖本岳本參互校定注疏中閱有隋唐以來相
沿俗書如總摠畷畷亂之類形聲省別以承習既久姑仍其舊唯

疏中蒙案閱用六書正字以崇古雅此自是鄙書私定義例不敢以是盡改古書也至經注傳譌或遠在陸賈

以前爲段阮諸家及王引之經義述聞所刊正者則不敢專輒改定

並詳著其說於疏俾學者擇焉

此經舊義最古者則五經異義所引古周禮說謂古文周禮說也或出杜鄭

之前次則賈逵馬融干寶三家佚詁亦多存古訓無論與鄭異同並

爲攬拾近世所傳有唐杜牧攷工記注二卷義情舛陋多襲宋林希逸考工記解說僞託顯然今並不取至於六朝

唐人禮議經疏多與此經關涉義既精博甄錄尤詳凡錄舊說唐以前皆備舉書名

宋元以後迄於近代時代未遠篇帙見存則唯箸某云以省錄碎大氏宋元明舊說多采之王與之訂義陳友仁集說及官纂義疏至

國朝諸儒攷釋則以廣東學海堂經解江蘇南菁書院續經解為淵藪此外如吳廷華疑義李光坡述注李鍾倫纂訓方苞集注析疑莊

有可集說蔣載康心解及林喬蔭三禮陳數求義黃以周禮經通故之類唯吳書僅見傳鈔殘帙莊書亦未有梓本餘咸世所通行故疏

中並唯箸姓名不詳篇目也至如許珩注疏獻疑之疏淺閱有未允莊有可指掌之武斷若斯之屬雖覽涉所及亦無幾焉

則略為辨證用釋疑悟宋元諸儒說於周公致太平之迹推論至詳而於周制漢詁或多疏繆今所摹擇百一而已

錄之或一條之中是非錯出則為芟剝瑕類以歸純粹凡有繆迂悉不暇論也宋元迄今訓釋既多唯擇其義據通深者

天筭之學古疏今密然此經遠出周初鄭詁如圓率則徑一圍三天

行則四游升降並據九章考靈曜雖法數疏闊而以古術釋古經致

為塙當今疏惟考工一篇輪蓋周徑校密率於圓觚柯欂倨句證弧

角於西筭餘咸據古毖緯史志及唐以前筭經占經為釋後世新法

古所未有不可以釋周經及漢注也

如鄒伯奇學計一得以西法推大司徒土圭測景謂非營維時

實測雖據密率然非周漢人所知也

二鄭釋經多徵今制攷之馬班史志衛應官儀率多符合良以舊典
隊文留遺因襲時代匪遙足相比况晉宋而降去古彌遠政法滋更
北周李唐建官頒典雖復依放六職而揆之禮經多不相應故此疏
於魏晉以後儀制槩不援證惟州國山川宜詳因革故職方輿地備
釋今名以昭徵實之學

舉證古書咸揭篇目以示審塙所據或宋元舊槧或近儒精校擇善
而從多與俗本不同其文義殊別有關指要者則於疏中特箸某本

非恆例也佚書則咸詳根氏或兩書同引而互有省改宜兼采者則兩箸之用懲臆造兼資

覆勘近代佚書輯本甚夥然多舛誤難據若劉逢祿論語述何以何晏論語集解爲何休說佚文乃沿北堂書鈔陳禹謨本之誤陳

氏詩疏以儀禮經傳通解說五門制爲尚書大傳佚文昔儒說解援乃沿董豐垣輯本書傳之誤並由討覈不審故有茲失

據古籍或尙沿俗本及刪改舊文義皆未備者今並檢元書勘正此
迺校讎非改竄也

一、書名：...
 二、卷數：...
 三、編者：...
 四、刊行：...
 五、內容：...
 六、特色：...
 七、價值：...
 八、現存：...
 九、收藏：...
 十、研究：...

周禮正義卷一

瑞安孫詒讓學

天官冢宰第一

鄭目錄云象天所立之官冢大也宰者官也天者統

不失職不言司者大宰總御

疏

天官冢宰第一者陸氏釋文云本或

衆官不使主一官之事也

志云周官經六篇此其舊題也漢志著錄本於劉歆七略是西漢經

本皆官別爲篇東漢以後賈馬諸儒爲之傳注每篇析爲二卷至於

篇題相承無改鄭君作注揭署亦同故士冠禮賈疏引鄭序云凡著

三禮七十二篇蓋合儀禮十七篇禮記四十九篇數之厥後陸音賈

釋及唐開成宋嘉祐兩石經錄目並同釋文所載或本篇別上下而

無第一之題蓋傳錄者所改易非周經漢注之舊故陸賈諸儒並不

從也鄭目錄者隋書經籍志云三禮目錄一卷鄭玄撰唐書經籍

志同故與經注別行宋以後單行本久佚此周禮目錄六篇賈氏於

六官篇首具列舊文爲之疏義今亦據而釋焉云象天所立之官者

注以為並殷制然孔穎達疏引鄭志崇精問焦氏云鄭云三王同六
卿殷應六卿此云五官何也焦氏荅曰殷立天官與五行其取象異
耳是鄭意殷五官亦并大宰為六卿大宰殷時已為天官總攝六職
董子以相官名宰為周之改制殆未足信太平御覽職官部引仲長
統昌言云冢宰堯官也亦不知何據班固白虎通義爵篇云所以名
之為冢宰何冢者大也宰者制也大制事也書疏引馬融云冢大也
宰治也大治者兼萬事之名也公羊僖九年何休注呂氏春秋季秋
紀淮南子時則訓高誘注並訓宰為治與馬說同釋文引干寶周禮
注云濟其清濁和其剛柔而納之中曰宰諸家之說並偏舉一端
不若鄭義之闕通也云天者統理萬物天子立冢宰使掌邦治亦所
以總御眾官使不失職者明冢宰象天取兼總六職之義荀子王制
篇云本政教正法則兼聽而時稽之度其功勞論其慶賞以時慎修
使為吏免盡而眾度不偷冢宰之事也云不言司者大宰總御眾官
不使主一官之事也者春秋繁露五行之義篇云人官之大者不名
所職相其是矣大宰即王之相故亦不以職事名也賈疏云此官不
言司對司徒司馬司寇司空皆云司以其各主一官不兼羣職故言
不言司者以其祭祀鬼神非人所主故亦不言司也

周禮

疏周禮者全經之大名也漢以前經本並小題在上大題在下
故此題在篇第下陸氏毛詩釋文云馬融盧植鄭玄注三禮

並大題在下是也此經史記封禪書漢書禮樂志及河圖獻王傳並
稱周官藝文志本於七略則稱周官經斯蓋西漢舊題隋書經籍志
云周官蓋周公所建官政之法是也若鄭眾以為即尚書周官則賈
疏引馬融及鄭序已辟其失矣其曰周禮者荀悅漢紀成帝篇云劉
歆以周官經六篇為周禮王莽時歆奏以為禮經置博士釋文敘錄
亦云王莽時劉歆為國師始建立周官經為周禮案漢書王莽傳歆

爲國師在始建國元年而居攝三年九月歆爲羲和與博士諸儒議
葬母功顯君服已云發得周禮以明殷監又引司服職文亦稱周禮
然則歆建周官以爲周禮疑在葬居攝歆爲羲和以前陸謂在爲國
師以後未得其實通覈諸文蓋歆在漢奏七略時猶仍周官故名至
王莽時奏立博士始更其名爲周禮殆無疑義左文十八年傳季文
子曰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
又閔元年傳齊仲孫湫曰魯猶秉周禮昭二年傳晉韓起見易象與
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歆蓋以周官故名與尚書穀棍而此經爲
周公遺典與士禮同爲正經因采左氏之文以爲題署義實允當東
漢之初杜馬諸儒咸傳歆學鄭序謂鄭少贛鄭仲師衛敬仲賈景伯
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而馬氏自序則稱周官傳鄭仲師諸子熹氏
兩注亦稱周官諸家解詁久佚其題周禮與否今無可質證若鄭君
作注則正題周禮故家宰注云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
又冬官目錄云古周禮六篇畢矣其二禮之注援舉此經咸不云周
官隋經籍志載漢晉諸家注並題周官禮蓋唐人兼采二名用以箸
錄非其舊題要周禮之目始於劉歆而定於東漢經師其輾蹟固可
尋也又禮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彼注云經禮謂周禮也周禮
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案鄭意蓋以此經
爲經禮儀禮爲曲禮曲禮孔疏云周禮見於經籍其名異者有七處
孝經說云禮經三百一也禮器云經禮三百二也中庸云禮儀三百
三也春秋說云禮義三百四也禮說云有正經三百五也周官外題
謂爲周禮六也漢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
俱是周官今案漢藝文志亦云禮經三百威儀三千顏師古注從韋
昭說亦以禮經爲周禮又引臣贊云禮經三百謂冠昏吉凶周禮三
百是官名也贊說最折足正鄭章之誤蓋周禮乃官政之法儀禮乃
禮之正經二經並重不可相對而爲經曲中庸禮儀威儀咸專屬禮

經與周禮無涉孝經春秋禮說所云禮經禮義正經者亦無以定其
 必為此經鄭韋孔諸儒並以三百大數巧合遂為皮傳之說殆不足
 馮荀子正名篇云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楊倞注云爵名謂五等諸侯
 及三百六十官也然則秩官之制莫備於周此經建立六典洪纖畢
 貫精意眇情彌綸天地其為西周政典焯然無疑故劉歆以為周公
 致太平之道鄭申其說定為周公攝政六年所制具詳後注至其傳
 授端緒則賈序廢與引馬融傳云秦自孝公已下用商君之法其政
 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絕滅之搜求焚燒之獨
 悉是以隱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
 屋壁復入於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皇帝達才通人劉向
 子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於錄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
 之時衆儒並出共排以為非是唯歆獨識其年尚幼務在廣覽博觀
 又多銳精於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道迹具在斯柰遭天
 下倉卒兵革並起疾疫喪荒弟子死喪徒有里人河南緱氏杜子春
 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於南山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衆賈逵
 往受業焉衆達洪雅博聞又以經書記轉相證明為解達解行於世
 衆解不行兼攬二家為備多所遺闕然衆時所解說近得其實獨以
 書序言成王既黜殷命還歸在豐作周官則此周官也失之矣逵以
 為六卿大夫則冢宰以下及六遂為十五萬家緡千里之地甚謬焉
 此比多多吾甚閱之久矣又云至六十為武都守郡小少事乃述平
 生之志著易尚書詩禮傳皆訖惟念前業未畢者唯周官年六十有
 六目瞑意倦自力補之謂之周官傳也案賈所引馬傳蓋即周禮傳
 序之佚文其言周官晚出五家之儒莫得見者五家蓋謂高堂生蕭
 奮孟卿后倉戴德戴聖禮記正義孔序引六藝論所謂高堂生及五
 傳弟子是也馬序所述此經隱顯原流最為綜析且去古未遠當得
 其實漢書河閒獻王傳云獻王所得書皆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

記孟子老子之屬攷獻王以孝景前二年立立二十六年武帝元光五年薨然則獻王之得周官與周官之入祕府不知其孰先孰後要與馬序所云武帝時始出之語不相悟也釋文敘錄載或說云河閒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之隋經籍志云李氏上於河閒獻王獻王補成奏之杜佑通典禮篇說同左傳序孔疏亦云漢武帝時河閒獻王獻左氏及古文周官此則祕府之本卽獻王所奏但馬序絕未之及不知果足馮否至馬序云出山巖屋壁祇謂薶藏荒僻與淹中孔壁絕無關涉釋文敘錄引鄭六藝論云後得孔氏壁中河閒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周禮六篇審繹鄭君論意蓋因古禮出於孔壁禮記周禮則得之河閒故兼涉二原不分區畛又云周禮六篇者亦由渾舉大數冬官闕篇偶未析別鄭君禮學受之馬氏鄭論所說與馬序固無戾也而曲禮孔疏乃謂六藝論云周官壁中所得六篇後漢書儒林傳亦謂孔安國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斯並誤會鄭情妄滋異論太平御覽學部引楊泉物理論云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周官闕無冬官漢武購千金而莫有得者遂以考工記備其數楊氏疑亦因六藝論文妄撰此說漢書藝文志楚元王傳劉歆讓太常博士書及許君說文敘備舉孔壁所得經傳而並無周官足證范蔚宗及楊泉之誤況武帝本不信此經購補之事必是虛妄禮器孔疏又謂漢孝文帝時求得周官不見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考工記補之此尤繆悠之說絕無根據者也惟漢禮樂志載孝文時得魏文侯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是時此經未出而得以校竇公之書者考漢藝文志說河閒獻王與諸儒采周官諸子作樂記劉向別錄亦載獻王所修樂記其第二十二篇曰竇公是蓋竇公獻書雖當孝文逮獻王得經後用相勘驗始知其原本是則獻之與校本不同時不得據此而疑孝文時已得周官也此經

在漢為古文之學故說文敘稱周官為古文五經異義亦多稱古周禮說書既晚出西漢之世絕無師說表章之功實賴向歆父子東漢之初博士罷廢袁宏後漢紀載章帝建初八年周官與古文尚書毛詩同置弟子厥後傳授漸盛而今文經師若何休臨碩之徒並發難端競相排擠唐趙匡五經辨惑陸淳春秋纂例復謂此經為後人附益宋元諸儒重性貶謬異論彌夥汪中云漢以前周官傳授原流皆不能詳故為眾儒所排攷之於古凡得六徵逸周書職方篇即夏官職方職文一也藝文志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二也大戴禮朝事載典瑞大行人小行人司儀四職文三也禮記燕義夏官諸子職文四也內則食齊視春時以下天官食醫職文春宜羔豚膳膏薌以下庖人職文牛夜鳴則廄以下內饗職文五也詩生民傳嘗之日泚卜來歲之芟以下春官肆師職文六也遠則西周之世王朝之政典大史所記及列國之官世守之以食其業官失而師儒傳之七十子後學者繫之於六藝其傳習之緒明白可據如是而以其晚出疑之斯不學之過也若夫古之典籍自四術以外不能盡人而誦習之故孟子論井地爵祿漢博士作王制皆不見周官不可執是以議之也古今異宜其有不可通者信古而闕疑可也案汪說最允今檢校周秦先漢諸書毛詩傳及司馬法與此經同者最多其它文制契合經傳者尤眾難以悉數然則其為先秦古經周公致太平之法自無疑義而俗儒不寤猶復妄有詰難皆鄉壁虛造不經之論等諸自鄧蓋無譏焉

鄭氏注 范氏後漢書云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少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公車徵為大司農以病自乞還家建安五年卒凡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

海高密人也少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公車徵為大司農以病自乞還家建安五年卒凡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

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荅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案本傳載鄭諸經注儀禮當作周禮其云禮記則通禮經及小戴記言之今本乃俗儒臆改非其舊也王溥唐會要司馬貞孝經鄭注議引鄭自序云遭黨錮之事逃難注禮則鄭注三禮並在遭黨錮時賈序廢與引鄭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贛及子大司農仲師故議郎衛次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又云玄竊觀二三君子之文章顧省竹帛之浮辭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復析斯可謂雅達廣攬者也然猶有參錯同事相違則就其原文字之聲類考訓詁据祕逸謂二鄭者同宗之大儒明理於典籍猶識皇祖大經周官之義存古字發疑正讀亦信多善徒寡且約用不顯傳於世今讚而辨之庶成此家世所訓也又云斯道也文武所以綱紀周國君臨天下周公定之致隆平龍鳳之瑞案此鄭周禮序佚文詩鄭譜序孔疏所云鄭於三禮論語爲之作序是也舊蓋附三禮目錄今亦并佚賈氏所引亦非全文又與賈辨證語淆混莫辨今稽覈文例審定錄之據禮序所述則鄭本從張恭祖受此經而所見解說則有二鄭衛賈馬五家之學蓋此經自劉歆立博士至東漢初而其學大興漢藝文志有周官傳四篇不著撰人疑即歆所傳也歆傳杜子春子春傳鄭興賈逵而與傳其子衆衆又自學於子春故釋文敘錄云杜子春受業於歆還家以教門徒好學之士鄭興父子等多往師之後漢書賈逵傳又云父徽從劉歆兼習周官逵於章帝建初元年詔令作周官解詁是劉歆別授賈徽徽子逵又傳徽之學然則逵雖受業杜君亦自受其父學與鄭仲師同也鄭君此經之學雖受之張氏然鄭序不與二鄭衛賈馬諸君並舉蓋唯有傳授無訓釋之書而後漢書董鈞傳又云鄭衆傳周官經馬融作傳授鄭玄則鄭又別傳馬氏之學羣書援引馬傳佚文與鄭義往

往符合而今注內絕無揭箸馬說者蓋漢人最重家法凡稱述師說不嫌蹈襲故不復別白也鄭所述舊說惟杜子春鄭少贛仲師三家最多自序所謂二鄭存古字發疑正讀亦信多善今讚而辨之者也至賈景伯說見於注者止韞人一專或以賈馬說解其時盛行故不備述杜鄭之義不顯傳於世故甄采較詳與又西漢傳注皆與經別行詩國風周南孔疏引馬融周禮注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此蓋亦馬序佚文據其所說則馬氏解詁始以注附經鄭君作注實沿馬例本傳載鄭又著荅臨孝存周禮難賈序廢與云林孝存以為武帝知周官未世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何休亦以為六國陰謀之書唯有鄭玄徧覽羣經知周禮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荅林碩之難義得旁通今案臨林字通後漢書孔融傳三國志魏志裴松之注引續漢書並云北海臨孝存孝存即碩字也碩與鄭為同里後進而所學殊異乃妄奮論難排笮古經鄭隨事規駁持論尤正其書久佚今惟女巫及夏官敘官賈疏詩衛風伯兮大雅棫樸禮記王制孔疏引其佚文各一事餘並不傳莫詳其說馬鄭之後訓釋周禮者釋文敘錄所載有王肅注十二卷干寶注十三卷隋志又有伊說注十二卷崔靈恩集注二十卷今亦並佚馬傳干注羣書閒有徵引孤文碎義無關情要惟鄭注博綜眾家孤行百代周典漢詁斯其崇概矣

惟王建國 建立也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營邑於土中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禮授之使居維邑治天下司徒職曰

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疏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

建國者此以下天官一篇之序目也釋文引干寶云王天子之號三代所稱說文口部云國邦也案大宰注云大曰邦小曰國邦之所居

亦曰國此建國卽建邦之所居謂營都也周公制官政之法在營維
之後故五篇之敘並以建國發端注云建立也者大宗伯量人注
同說文又部云建立朝律也引申之凡立皆爲建云周公居攝而作
六典之職謂之周禮者此鄭依劉歆說以周禮爲周公致太平之道
也明堂位云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
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鄭意作六典之職卽制
禮之一端也明堂位孔疏云周公制禮攝政孔鄭不同孔以武王崩
成王年十三至明年攝政管叔等流言故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
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時成王年十四卽位攝政之
元年周公東征管蔡後二年克之故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
斯得除往年時成王年十六攝政之三年也故詩序云周公東征三
年而歸攝政七年營洛邑封康叔而致政時成王年二十故孔注洛
誥以時成王年二十是也鄭則以爲武王崩成王年十歲周書以武
王十二月崩至成王年十二月喪畢成王時卽位稱己小求攝
周公將代之管蔡等流言周公懼之辟居東都故金縢云武王既喪
管叔等流言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無以告我先王既喪謂喪
服除辟謂辟居東都時成王年十三明年成王盡執拘周公屬黨故
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罪人謂周公屬黨也時成王年
十四至明年秋大熟有雷風之異故鄭注金縢云秋大熟謂二年之
後明年秋迎周公而反反則居攝之元年時成王年十五書傳所謂
一年救亂明年誅武庚管蔡等書傳所謂二年克殷明年自奄而還
書傳所謂三年踐奄四年封康叔書傳所謂四年建侯衛時成王年
十八也故康誥云孟侯書傳云天子太子十八稱孟侯明年營洛邑
故書傳云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於成王年二十一
明年乃卽政時年二十二也案詩豳譜孔疏引王肅金縢注云武王
九十三而崩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

克殷殺管蔡三年而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至六年而成即書為孔傳所本鄭說本於伏傳然伏傳所云一年救亂即指武王崩之次年六年制禮作樂即救亂後六年鄭君則謂武王崩三年喪畢周公辟居東都二年至第三年成王迎周公反而居攝是為周公居攝元年至六年而制禮作樂則六年為武王崩後之十年說與伏傳又異攷史記周本紀及魯世家並不云周公辟居東都反而後居攝金縢居東三年罪人斯得即大傳所云二年克殷罪人自指武庚管蔡而言鄭以居東二年在居攝之前說殊未安竊謂周公攝政之年當以伏傳為正鄭王之說並失之矣云營邑於土中者釋經建國即指營維之事也說文邑部云邑國也營邑與建國義同賈疏云即召誥云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是也立國必居地中者案尚書康誥云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鄭注云岐鎬之域處五岳之外周公為其於政不均故東行於洛邑合諸侯謀作天子之居據鄭此言則文武所居為非地中政教不均故居地中也案桓二年左氏傳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則居洛本是武王之意至成王周公時恐天下為疑更與諸侯謀定之也云七年致政成王者亦明堂位文鄭彼注云致政以王事歸授之王賈疏云必七年者洛誥云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鄭注以文武受命七年而崩周公不敢過其數也云以此禮授之使居維邑治天下者釋文云維水名也本作洛後漢都洛陽改為維案維邑之維不當作洛維非後漢所改詳職方氏疏賈疏云此鄭解周公制禮必兼言建國於洛邑之意案尚書洛誥云周公曰孺子來相宅亂為四方新辟是使居洛邑也下云惠篤敘無有違自疾是授以此禮使之也案賈說洛誥蓋攬括鄭書注義洛誥周公曰王肇稱殷禮孔疏引鄭書注云王者未制禮樂恆用先王之禮樂孔申其義云周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即用周禮仍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職然後班行周禮班訖始得用周

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據鄭義洛誥是周公攝政七年所作而尚稱
殷禮則周公作周禮雖在六年其班行則在致政時故明堂位孔疏
亦謂成王即位乃用周禮是也維邑即王城伏傳云營成周者下都
也洛誥周公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
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詩王譜孔疏引鄭書注云瀍水東既成
名曰成周今洛陽縣是也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御
覽州郡部引帝王世紀云周后稷始封邰及公劉徙邑於豳至太王
避狄徙邑於岐山之陽南有周原故始改號曰周王季徙程暨文王
受命徙都於豐武王自豐居鎬諸侯宗之是為宗周及武王伐紂營
洛邑而定鼎焉周公相成王以豐鎬偏處西方職貢不均乃使邵公
卜居洛水之陽以即土中於是遂築新邑營定九鼎以為王之東都
洛邑是為王城名曰西周故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成周者何
東周也地理志王城本邰邰之地是以或謂之邰邰故春秋傳曰成
王定鼎於邰邰河南是也成王既卜營洛邑建明堂朝諸侯復還豐
鎬故書序曰成王既黜殷命還歸在豐至懿王徙大丘平王即位徙
居洛邑及敬王避子朝之亂東居成周至赧王又徙居西周而失位
案皇甫謐所述最為詳析蓋周公營王城將使成王遷都之然成王
不果遷仍居鎬京至平王東遷乃居之其成周本營以遷殷民至敬
王始從王城遷成周之為王都至赧王復徙都王城而亡王城於職
方氏九州在豫州之域在今河南洛陽縣城內西偏成周在縣城東
二十里引司徒職文者證建國即營維也並詳本職賈疏云鄭引此
者破賈馬之徒建國為諸侯國詒讓案考工記匠人建國注云立王
國若邦國者是建國本含兩義鄭以下文云辨辨方正位辨別也鄭
方正位故以此建國為營維不從賈馬說也辨方正位辨別也鄭
四方正君臣之位君南面臣北面之屬立謂考工匠人建國水地以
縣置槩以縣視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畫參諸日中之

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是別四方召誥曰越三日戊申大保朝至于維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大保乃以庶殷攻位於維

納越五日甲寅位成疏辨方正位者釋文云辨本亦作辯盧文弼云正位謂此定宮廟疏說文辨判也辯治也後來多通用詒讓案辨

正字辯借字魏徵羣書治要引亦作辯文選張衡東京賦云辯方位而正則正本此經呂氏春秋慎勢篇云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

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晏子春秋內篇雜下云齊景公新成柏寢之臺師開曰室夕公召大匠曰室何為夕大匠曰立室

以宮矩為之於是召司空曰立宮何為夕司空曰立宮以城矩為之然則辨方正位者所以定城矩與宮矩使無朝夕也互詳大司徒匠

人疏注云辨別也者小爾雅廣言文賈師大司馬注並同鄭司農云別四方者後漢書鄭興傳云興子衆字仲師建初六年代鄧彪

為大司農案仲師作周禮解詁見鄭敘與鄭大夫興為二鄭敘所謂同宗之大儒故稱官以致敬司農亦釋辨為別與後鄭說同太平御

覽皇親部引干寶注云辨方謂別東西南北之名以表陰陽也干亦從二鄭義云正君臣之位君南面臣北面之屬者先鄭以正位為正

朝位御覽引干注云正位謂若君南面當陽臣北面即陰居后北宮以體太陰居太子於東宮以位少陽之類說亦與先鄭同後鄭不從

賈疏云案易緯乾鑿度云不易者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司農據而言焉云玄謂考工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禁以縣

視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畫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是別四方者此後鄭讚辨先鄭義故稱名以別之先鄭

釋辨方為別四方而不詳其法後鄭引匠人文增成其義並詳本職視本職作眡此引作視者眡視古今字經例用古字注例用今字也

詳大宰疏引召誥曰越三日戊申大保朝至于維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者維偽孔本作洛非下並同案此即周公居攝五年營維邑之

事也召誥上文云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肅爲孔傳云肅明也月三
日明生之名三月丙午肅於肅三日三月五日召公早朝至于洛邑
相卜所居其已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云越三
日庚戌大保乃以庶殷攻位於維納越五日甲寅位成者於書作于
此經例用古字作于注例用今字作於此注引書與上文于於錯出
疑鄭本通作於也詳臨人疏爲孔傳云於於戊申三日庚戌以衆殷之
民治都邑之位於洛水北今河南城也於庚戌五日所治之位皆成
孔疏引鄭書注云納隈曲中也云正位謂此定宮廟者明此正位與
召誥攻位位成義同破先鄭正君臣朝位之說匠人營國左祖右社
面朝後市卽宮廟之位也書盤庚下篇云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
厥位孔疏引鄭書注云正宗廟朝廷之位又周書作維篇云乃作大
邑成周于土中乃位五宮大廟宗宮考宮體國經野爲之里數鄭司
路寢明堂足證營維卽正宮廟之位也體國經野爲之里數鄭司
農云營國方九里國中九經九緯左祖右社面既體國經野者方位
朝後市野則九夫爲井四井爲邑之屬是也疏體國經野者方位
疆域使內外別異也注云體猶分也者墨子經上篇云體分於兼
也案此據引申之義也說文骨部云體總十二屬也本無分義以總
爲一體分爲衆體展轉引申亦得訓爲分故云猶分也凡杜鄭訓義
之言猶者並本訓不同而引申假借以通其義釋文引干注云體形
體義本遂入蓋分邦國之形體謂之體國猶制四方之形體謂之形
方干義與此注亦相成也羣書治要注云體猶分邦畿之度亦與鄭
義略同云經謂爲之里數者遂入云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
體之瀟鄭彼注云經形體皆謂制分界也又遂師云經牧其田野注
云經牧制田界與井也此經野亦謂制其里數爲之畺界若方里爲
井是也羣書治要注云經野疆理其井廬也說亦略同鄭司農云營

國方九里國中九經九緯左祖右社面朝後市者據匠人營國文彼

營國廟社朝市等皆分別營之即此所謂體國故引以為證並詳本

職疏云野則九夫為井四井為邑之屬是也者據小司徒文此即經

野為之里數之事故引以為證亦詳本職疏賈疏云案載師職云家

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疆地是畿內鄉遂及四等公邑皆為

溝洫法無此方里為井之事家邑小都大都三等采地乃有方里為

井之屬但郊外曰野大總言耳散文國外則曰野故鄉大夫職云國

中七尺野自六尺是城外則經中野對國言之謂國外則曰野但鄭

據小司徒成文而言案此野為國城外至五百里疆之通稱經野實

兼溝洫井田二法言之先鄭偏舉一端以見義耳又鄉遂以外四等

公邑亦當制井田鄭賈謂公邑無井田非也詳小司徒匠人疏設官分職鄭司農云置冢宰司徒宗

職而百疏設官分職者國野既分又廣設百官府以為治也注鄭

事舉者戰國策秦策高誘注云設置也說文言部云設施陳也自部
云官吏事君也爾雅釋詁云職主也官通公卿大夫士謂治事之人
職通三百六十職謂所主之疏以為民極極中也令天下之人
事大宰八則之官職是也以為民極極中也令天下之人
也者續漢書五行志劉昭注引洪範五行傳文臬氏注同說文木部
云極棟也棟在室之正中故引申之中並謂之極云令天下之人各
得其中不失其所者賈疏云案尚書洪範云皇建其有極惟時厥庶
民於汝極謂皇建其有中之道庶民於之取中於下之人各得其中
不失所也詒讓案極訓中猶言中正漢書兒寬傳天子建中和乃立
之極顏師古注云極正也引周禮此文顏訓與鄭義亦相成也乃立
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掌主也邦治王所以
治邦國也佐猶助也

鄭司農云邦治謂總六官之職也故大宰職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六官皆總屬於冢宰故論語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言冢宰於百官無所不主爾雅曰冢大也冢宰大宰也疏乃立天官冢宰者賈疏云據下注而當職則稱大宰也云使帥其屬而掌邦治者說文自部云帥佩巾也定部云蓬先道也凡經率領字通段帥為之屬者說文尾部云屬連也釋名釋親屬云屬續也恩相連屬也此經官屬亦謂同官尊卑以職事相連屬六官並以正長帥領其屬官大宰為天官之正天官全職減屬焉自小宰至胥徒又為當官之屬大宰並帥領之也賈疏云案小宰六屬而言則此屬唯指六十官之屬也掌邦治者掌主也言主治則兼六官以其五官雖有教禮政刑事不同皆是治法也云以佐王均邦國者詩小雅節南山云秉國之均毛傳云均平也賈疏云以大宰掌均節財用故也周禮以邦國連言者據諸侯也單言邦單言國者多據王國也然不言均王國而言均邦國者王之冢宰若言王國悉下兼諸侯今言邦國則舉外可以包內也注云掌主也者小爾雅廣言文云邦治王所以治邦國也者即本職云佐王治邦國是也云佐猶助也者肆師注義同說文無佐字左部云左手相左助也佐即左之俗左本訓手相助引申之凡助並謂之左廣雅釋詁云佐助也鄭司農云邦治謂總六官之職也者總俗總字冢宰雖專掌治職而總攝六官凡教禮政刑事五職無所不統也云故大宰職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者以司徒敘官掌邦教等五官各掌一典惟大宰總建六典明即總六官之職故引以為證云六官皆總屬於冢宰故論語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言冢宰於百官無所不主者明大宰雖帥本屬六十官實則統屬六官也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論語憲問篇文何晏集解引孔安國云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引之者亦證六官總屬大宰之事白虎通義爵篇云

所以聽於冢宰三年者何以爲冢宰職在制國之用是以由之也班說偏隘非論語義引爾雅曰冢大也者釋詁文書舜典孔疏引舍人注云冢封之大也云冢宰大宰也者此云冢宰本職作大宰一官二名故引爾雅而釋之鄭目錄及白虎通義書疏引馬融周禮注並訓冢爲大詳前疏又釋文引鄭云宰主也案鄭全經六篇注無宰治官主之訓陸氏蓋以注有冢宰於百官無所不主之文而推其義之屬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

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變冢言大進退異名也百官總焉則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大冢大

之上也山頂曰冢旅衆也下士治衆事者自大宰至旅下士轉相副貳皆王臣也王之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士以三命而下爲差

治官之屬者自小宰至夏采並屬於大宰即大宰入法之官屬也云大宰卿一人者此以下敘治官之目敘之通例皆先揭官名次陳爵

等次紀員數大宰爲治官之正卿其爵也說文卯部云卿章也六卿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即據

此經白虎通義爵篇云王度記曰天子冢宰一人爵如天子之大夫或曰冢宰視卿周官所云也班氏以王度記說與經不合故兩存之

臧琳謂白虎通封公侯篇引別名記司馬爲天官故謂冢宰非六卿之長其爵但爲大夫此蓋夏殷之制與周禮不合案臧說近是左定

四年傳說成王時周公爲大宰又書顧命成王召六卿爲孔傳說大保召公爲冢宰詩小雅十月之交云冢伯維宰漢書古今人表作大

宰冢伯鄭詩箋亦以爲冢宰又春秋桓四年經有宰渠伯糾左傳僖五年有宰周公亦曰宰孔文二年有大宰王子虎國語周語有大宰

忌父並即大宰卿也云小宰中大夫二人者治官之貳也自此以下至旅下士於大宰並爲當官之屬爵位以等遞降而員數則以次倍

增六官之屬皆如此賈疏云小宰與大宰同名大小為異故鄭注禮
記王制引此六卿下中大夫十二人為十二小卿云宰夫下大夫四
人者治官之考也賈疏云宰夫是大宰之考謂若地官之考為卿師
春官之考為肆師夏官之考為軍司馬秋官之考為士師冬官之考
為匠師以其掌事不與大官同故異大官也宰者調和之名夫者治
也以其治此一官所主事也胡匡衷云宰夫四人而雜記禮禮云宰
夫五人舉以東者宰夫下尚有上中下士也詒讓案大宰小宰宰夫
或單稱宰詳宰夫疏此經王官之爵凡七等曰公曰卿曰中大夫曰
下大夫曰上士曰中士曰下士而無上大夫沈彤云上大夫即孤卿
也大戴禮記盛德篇云三少皆上大夫也王制云諸侯之上大夫卿
天子亦然案沈說是也士相見禮云上大夫相見以羔注云上大夫
卿也孤即六卿之中執政者之稱蓋無專職亦無員數而爵等則與
卿同故五官之敘不見詳掌次疏其命數則中下大夫亦同國語周
語襄王曰外官不過九品者疑即據七等之爵而益以孤與庶子韋
昭注以為九卿未埒又左桓三年傳說侯國有上卿下卿上大夫又
成三年傳云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
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則卿有上
中下大夫有上下而無中並與此異然成二年傳載晉三帥同三命
與典命公之卿三命文合上大夫亦與此經中大夫相當然則彼制
與此經異而實同也凡諸官中大夫書牧誓立政謂之亞旅偽孔傳
云亞次旅衆也衆大夫其位次卿左傳文十五年杜注云亞旅上大
夫也又成二年傳魯賜晉三帥三命之服亞旅皆一命之服亦次於
卿也下大夫又謂之嬖大夫左昭元年傳鄭子產數子南曰子皙上
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又國語吳語嬖大夫提鼓即大司馬旅帥
下大夫執轡是也云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者凡諸官上士王制
謂之元士又謂之適士中下士又謂之官師祭法云適士二廟官師

一廟注云適士上士也官師中士下士吳語官師攤鐸亦即大司馬

兩司馬中士執鐸是也杜預春秋釋例以官師為上士中士恐非上

士或又謂之列士詳後疏凡大宰所屬上士以下亦繫宰為稱隱元

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公羊傳云宰士也是也云旅下

士三十有二入者唐石經三十作卅全經六篇並同今從宋本賈疏

云凡官尊者少卑者多以其卑者宜勞尊者宜逸是以下士稱旅以

其理眾事故特言旅也詒讓案大宰下士又謂之宰旅凡諸官下士

或謂之庶士並詳後疏注云變冢言大進退異名也者以上云佐

王均邦國則稱冢宰此敘官及本職又變文稱大宰五官咸無此例

故特釋之云百官總焉則謂之冢者荀子王制篇楊注云總領也冢

宰雖為天官卿實總領六官之事即上注云六官皆總屬於冢宰是

進異名也云列職於王則稱大者賈疏云不總百官與五卿並列各

自治六十官則退異名也若然總百官則稱冢者以其天官象天覆
萬物案經大宰職曰凡邦之小治冢宰聽之是專國小治而稱冢也
司書職曰掌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詔王及冢宰是貳王事總眾職
而稱冢也又宰夫職曰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
刑詔冢宰而誅之是總眾官誅賞而稱冢也又司會職曰以周知四
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是總四國之治而稱冢也若主當官不
兼他職則言大者謂若下文大喪贊贈玉含玉賓客贊玉几玉爵祀
五帝則涖卜如此之類與諸官並有事則稱大也案賈說是也宰夫
以官刑詔冢宰則稱冢宰而從大宰既滌濯則稱大宰一職之中二
文殊別其義尤顯較矣又冢宰在王朝為大宰之尊稱而侯國亦以
此稱上卿故聘禮注云侯國謂司徒為宰而左昭元年傳趙文子亦
稱鄭子皮曰冢宰則猶言冢卿爾云冢大之上也者謂冢既訓大又
有高而在上之義為大中之最上也云山頂曰冢冢腫也言腫起也此釋冢為大之上之
頂冢釋名釋山云山頂曰冢冢腫也言腫起也此釋冢為大之上之

義云旅衆也者爾雅釋詁文掌次及司士注並同云下士治衆事者
者宰夫八職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注云旅辟下士也又左襄二十
六年傳晉韓宣子聘於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
杜預注云宰旅冢宰之下士言獻職貢於宰旅不敢斥尊可與此互
證又燕禮大射儀士之外別有士旅食卽下府史及不命之士與此
旅下士異云自大宰至旅下士轉相副貳皆王臣也者莊存與云大
宰爲正小宰爲貳宰夫爲攷庶士爲股庶人爲輔賈疏云大卿一人
小卿則二人已下皆去上一倍者是轉相副貳也言王臣者自士以
上得王簡策命之則爲王臣也對下經府史胥徒不得王命官長自
辟除者非王臣也云王之卿六命其大夫四命者賈疏云典命文大
夫無中下之別案序官則有中下大夫則四命大夫自分爲中下似
若侯伯同七命子男同五命爵則有高下不同也云士以三命而下
爲差者大宗伯注云王之上士三命之中士再命下士一命是其差也
府六人史十有二人書者凡府史皆其官長疏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者此以下陳大宰當官之屬庶人
所自辟除疏給事者之員數也此亦并屬宰夫故燕禮云宰夫有司
薦注云宰夫之吏也卽此又左哀三年傳云命宰人出禮書杜注云
宰人冢宰之屬國語魯語韋注云宰人吏人也蓋亦卽通大宰之屬
吏言之凡府史以下亦謂之庶士祭法庶士庶人無廟注云庶士府
史之屬國語魯語云列士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夫韋注以列士爲
上士庶士爲下士與鄭說不同詩周南葛覃孔疏援鄭難韋未知孰
是也注云府治藏者釋文出府藏二字疑陸本作府治府藏案
宰夫八職云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則陸本非是說文广部云府文
書藏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府文書財物藏也是凡財物所藏並
謂之府因之凡治藏之吏亦通謂之府也又府與庫亦通稱檀弓說
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注云管庫之士府史以

下官長所置也管鍵也庫物所藏管庫與治藏義略同故鄭亦以府
 史為釋也云史掌書者宰夫入職云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說文
 史部云史記事者也是史本記事之官因之凡掌治文書之吏亦通
 謂之史也云凡府史皆其官長所自辟除者明府史即庶人在官者
 不命於王也官長謂當官之長地官敘官注云自胥師以及司稽皆
 司市所自辟除也又士冠禮注云有司羣吏有事者謂主人之吏所
 自辟除府史以下然則辟除府史皆當官之長主之故特牲饋食禮
 注於士私臣亦云自己所辟除者是職長或為士亦得自辟除屬吏
 矣王制注云庶人在官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
 孔疏云官長謂冢宰為天官之長司徒為地官之長或若大府為府
 藏官之長大司樂為樂官之長是也其說最析賈疏乃云官長謂一
 官之長若治官六十其下府史皆大宰辟召是謂非六官正長不得
 辟除府史失鄭指矣又府史班秩在胥徒之上大宰施灋於官府所
 謂置其輔也蓋選擇民之有才藝者充之與胥徒給役者不同故官
 長以禮辟除明不以役法徵發之也凡辟除者謂辟召除署漢書景
 帝紀云初除之官顏注引如淳云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王制
 疏云謂所命之官除去其舊名籍賈疏則釋除為除其課役而使之
 案此府史大司徒十二職事謂之服事鄉大夫職云國中服公事者
 皆舍則府史宜有除課役然非此注辟除之義也又案府史與胥徒
 皆無爵同為庶人在官者析言之則府史尊於胥徒亦得與不命之
 士同稱士故燕禮大射儀謂之士旅食矣賈疏又云周禮大甸皆府
 少而史多而府又在史上唯有御史百有二十人特多而在府上鄭
 云以其掌贊書數多也又有府兼有史以其當職事繁故也或空有
 史而無府者以其當職事少得史即足故也至於角人羽人等直有
 府無史以其當職文書少而有稅物須藏之故直有府也膳人食醫
 之等府史俱無者以其專官行事更無所須故也周禮之內唯有天

府一官特多於史以其所藏物重故也王引之云天官掌文府四人史二人春官鬱人府二人史一人司尊彝府四人史二人司几筵府二人史一人司服府二人史一人磬師府四人史二人典庸器府四人史二人皆府多於史而賈曰唯有天府一官府多於史則其餘皆否若如今本掌文等官皆府多於史賈氏不應獨舉天府一官竊疑掌文等官府四人史二人府二人史一人人數皆上下互譌唐石經已如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此民給徭役者若今衛士矣胥讀如諧謂其有才知爲什長

徒百有二十人者說文是部云徒步行也此徒亦步行給役者故以爲名唐石經二十作廿全經六篇並同今從宋本注云此給徭役者者徭明閩刻注疏本作徭案徭卽說文人部徭字之隸變地官敘官大司徒小司徒鄉師載師注並段繇爲之此作徭者徭之俗也鄭

以胥徒卑於府史非官長所辟除乃平民來應徵調供公家徭役者鄉大夫云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鄭司農云征之者給公上事也王制孔疏引鄭駁五經異義云周禮

所謂皆征之者使爲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衛耳是胥徒國野之人來給役者也賈疏云案下宰夫入職云七曰胥掌官敘以治敘

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鄭云治敘次序官中如今侍曹伍伯傳吏朝也徵令趨走給召呼案禮記王制云下士視上農夫食九人祿足以

代耕則府食八人史食七人胥食六人徒食五人祿其官並亞士故號庶人在官者也詒讓案府史胥徒並有稟食而無祿王制云祿者

卽稟食故府史及不命之士燕禮大射儀通謂之士旅食注云旅衆也謂未得正祿所謂庶人在官者也其胥徒雖亦爲庶人在官而不

得爲士以其爲受役之民也稟食詳宮正疏云若今衛士矣者舉漢法以況周也鄭駁異義亦謂胥徒如漢正衛與此注義同衛宏漢舊

儀云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而以爲衛士一歲爲材官五十六老衰

周禮正義 一 十二中華書局聚

乃得免為庶民漢書貢禹傳云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大半寬繇
 役是漢衛士亦民來給徭役者但漢衛士一歲而更周官胥徒給役
 更上之制無可攷耳云胥讀如誦謂其有才智為什長者段玉裁校
 改讀如為讀為云說文言部曰誦知也凡易其本字曰讀為凡言為
 者皆主謂變化此讀為各本作讀如誤也大行人注胥讀為誦象誦
 謂象之有才知者也可據以正此矣小雅君子樂胥箋胥有才知之
 名也不言讀為誦者省文賈疏云胥有才知為什長徒給使役故一
 胥十徒也案周官之內稱胥者多謂若大胥小胥胥師之類雖不為
 什長皆是有才智之稱彼不讀從誦從此讀可知唯有追胥胥是伺
 搏盜賊非有才智也易歸妹六二以須注云須才智之稱天文有須
 女屈原之姊名女須彼須字與此異者蓋古有此二字通用俱得為
 有才智也周禮上下文有胥必有徒胥為什長故也腊人之類空有
 徒無胥者得徒則足不假長帥故也食醫之類胥徒並無者以其專
 官行事不假胥徒也詒讓案以上府史胥徒四者皆無者所謂庶人
 在官者也其四者之外在官庶人見於五官者別有賈有工有奄又
 天官之闈人內豎地官之胥師賈師司虺司稽胥肆長鄰長春官之
 瞽矇眡瞭馱師舞者神士夏官之虎士狂夫馬醫圉師圉人秋官之
 罪隸蠻隸閩隸夷隸貉隸皆是以上諸吏徒自奄闈五隸為刑虜外
 或官長辟除或民共徭役
 要皆府史胥徒之倫比矣

宮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

人正長也宮正主
 宮中官之長
 宮正者說文宮部云宮室也此與宮伯並掌王
 宮政令宿衛之官大宰職兼宮府故二官屬焉

釋文云此以下鄭總列六十職序干注則各於其職前列之臧琳云
 康成於每官前總列六十職序當是古本如此干氏於各職前列之

蓋亦如詩三百篇序別爲卷毛公冠於每篇之前書百篇序馬鄭王
爲一卷僞孔移於每篇首皆變亂舊章非其本真也云上士二人中
士四人下士八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理衆事府二人主藏文書也
人爲官首中士四人爲之佐下士八人給徭役諸官皆放此周
史四人主作文書胥四人爲什長徒四十人給徭役諸官皆放此周
禮之內宗伯之類諸言伯者伯長也以尊長爲名縣師之類言師者
皆取可師法也諸稱人者若輪人車人膳人鼈人之類卽冬官鄭云
其曰某人者以其事名官言氏者有二種謂若桃氏爲劍築氏爲削
之類鄭注冬官族有世業以氏名官若馮相氏保章氏師氏保氏之
類鄭注引春秋官有世功則有官族是也諸稱司若司裘司市之類
言司者皆是專任其事事由於己故以司言之也諸典婦功典絲典
象之類言典者出入由己課彼作人故謂之爲典也諸稱職者謂若
職幣職內職歲財不久停職之而已凡云掌者有三義一者他官供
物己則斲掌之而已若幕人供帷幕幄帟掌次張之也二則掌徵斂
之官若掌皮掌染草之類是也三者掌非己所爲則掌節掌固掌疆
本非己造廢壞修之而已也自外不稱典司職掌者皆逐事立名以
義銓之可曉也凡六官序官之法其義有二一則以義類相從謂若
宮正宮伯同主宮中事膳夫庖人外內饗同主造食如此之類皆是
類聚羣分故連類序之二則凡次序六十官不以官之尊卑爲先後
皆以緩急爲次第故此宮正之等士官爲前內宰等大夫官爲後也
曲禮孔疏引干注云凡言司者總其領也凡言師者訓其徒也凡言
職者主其業也凡言衡者平其政也凡言掌者主其事也凡言氏者
世其官也凡言人者終其身也不氏不入權其材也通權其材者既
云不世又不終身隨其材而權暫用也案賈釋官名之義略本考工
記總敘注說干氏說亦略同然以諸職攻之似皆隨事立名本無定
例如同一鄉遂官也而州比鄩鄰稱長黨縣稱正族鄙稱師閭稱胥

里稱宰尊卑不嫌同名又遂人為六遂之長既非以事名官亦未必終身任職則鄭干之說皆不可通矣況全經之中如內饗本職稱饗入甸師大祝職稱甸人大僕射人職稱僕人大馭等五馭校人職稱僕夫與本職亦不必同至儀禮禮記左傳國語官名與此經復多岐互如宗伯或稱遂宗人鍾師或稱鍾人司關或稱關人鄉大夫或稱鄉正遂人或稱遂正庖人或稱庖正墓大夫或稱司墓宮人或稱司宮甸師或稱甸師氏大史或稱大史氏若此類甚多是官名可以互稱尤可證其本無定例又諸官稱氏者亦不必皆世官詳春官敘官疏莊存與云宮正宮伯佐小宰治宮中之令上士二人職在王宮常日得休沐相代下二職同注云正長也者爾雅雅釋詁文云宮正主宮中官之長者賈疏云此宮正并下宮伯雖俱訓為長其義則異若宮正則主任三宮卿大夫士之身為宮中官之長故其職云以時比宮中之官府宮伯所掌者亦掌之故言正長也宮伯云長者直主宮中卿大夫士之適子庶子行其秩敘授其舍次之事亦得為長故云伯也長

宮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伯長也**疏**

注云伯長也者爾雅釋詁文春官敘官注同

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

百有二十人膳之言善也今時美物曰珍膳膳夫食官**疏**膳夫上士

下至亭人五官並掌膳食之官王之服御以膳食為重故次宮衛諸官之後膳夫燕禮謂之膳宰注云膳宰天子曰膳夫掌君飲食膳羞

者是也胡匡衷云膳宰亦通稱宰夫如左傳稱膳宰屠蒯而檀弓云
蕢也宰夫也左傳稱宰夫肱熊蹯不熟而公羊傳云膳宰熊蹯不熟
是其確證膳夫亦稱爲膳宰玉藻云皆造於膳宰國語云膳宰不致
饋是也左傳所云宰夫將解黿宰夫和之之類皆指謂膳宰韋昭注
國語云膳宰掌賓客之牢禮以宰夫職釋膳宰皆由後世膳宰通稱
宰夫不能辨別遂誤合爲一案胡說是也膳夫大戴禮記保傅篇又
謂之太宰亦與家宰異互詳本職疏云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者燕禮
記云羞卿者小膳宰也注云膳宰之佐也案小膳宰卽此中士以下
是也云胥十有二人者大射儀云宰胥薦脯醢注云宰胥宰官之吏
也卽此膳夫之胥也注云膳之言善也者以聲類爲訓也凡鄭云
之言者並取聲義相貫說文肉部云膳具食也从肉善聲鄭燕禮注
亦云君物曰膳膳之言善也云今時美物曰珍膳者據漢時語爲說
續漢書百官志云少府卿掌中服御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是也
云膳夫食官之長也者小宰六屬云大事則從其長注云若庖人內
外饗與膳夫共王之食是膳夫卽庖人內外饗亭人諸食官之長也
云鄭司農以詩說之曰仲允膳夫者小雅十月之交篇又鄭彼箋云
仲允字膳夫上士也掌王之飲食膳羞先鄭引彼以證
仲允所爲卽此膳夫也左莊十九年傳又有膳夫石速

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庖之言苞也裹肉曰苞
苴賈主市買知物賈
疏庖人中士四人者左哀元年傳有庖正杜
注云掌膳羞之官案庖正蓋庖人之長卽

此中士是也注云庖之言苞也者亦以聲類爲訓也說文广部云
庖廚也字亦作胞祭統云胞者肉吏之賤者也庖苞胞聲類並同呂

覽本味篇又作焠人高注云焠猶庖也案庖焠亦音近段借字云裹
肉曰苞苴者裹嘉靖本誤作在今據宋紹興董氏本婺州唐氏本建

陽本正曲禮注云苞苴裹魚肉者也或以葦或以茅又少儀注云苞苴謂編束萑葦以裹魚肉也莊子列禦寇篇釋文引司馬彪云苞苴有苞裹也云賈主市買知物賈者爾雅釋言云賈市也聘禮賈人西面坐啓櫝取圭注云賈人在官知物賈者也國語晉語韋注云周禮府藏皆有賈人以知物賈案知物賈謂知賈直之貴賤其字今別為價古通以賈為之此賈亦庶人在官者凡諸官有市買之事者並有賈列府史下胥徒之上此及大府玉府職幣典婦功典絲泉府馬質羊人巫馬犬人十一職是也賈疏云下文九職鄭注行曰商處曰賈賈乃在市而處者故知物賈此特有賈人者庖人牲當市之故也

內饗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饗割亨煎和之稱內

饗所主內饗者本職亦稱饗人蓋通官長及徒屬言之左襄二十八年傳亦云饗人竊更之以驚云府二人史四人者公食

大夫禮云雍人以俎入陳于鼎南旅人南面加匕于鼎注云旅入雍人之屬旅食者也案雍人即饗人旅人即此官府史之屬少牢饋食

禮有雍人雍正雍府蓋大夫家臣亦有主饗之官雍正為長雍府即其府也注云饗割亨煎和之稱者據本職文說文食部云饗孰食

也饗即饗之隸變凡孰食必有割亨煎和故謂之饗字亦省作雝隸變作雍國語周語云佐雝者嘗焉韋注云雝亨煎之官也賈疏云饗

和也熟食曰饗熟食須調和故號曰饗案賈說亦通云內饗所主在內者賈疏云以其掌王及后世子及宗廟皆是在內之事實內饗官

寺所在鄭賈並無說攻少牢特牲饋食禮雍饗並在廟門外則此官所居疑亦當在王宮內路門外與廟寢並相邇也

外饗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外饗所主在外

注云外饗所主在外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外祭祀及邦饗孤子者老割亨皆是在外之事故云所掌在外也案外饗官寺所在鄭賈亦無說攷此官掌外祭祀兼有社稷大社在洽朝之右則此官疑亦當在應門內外其有事於四郊丘兆王社明堂大學等則各隨其地而掌事焉

亨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五人徒五十人主為外內饗煮肉者疏注云

外內饗煮肉者者內饗注云亨煮也據本職云職外內饗之饗亨以饗人雖外內事殊而亨煮之事則同故總設一官不分內外也

甸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郊外曰甸師主共

野物官疏甸師者以下至膳人皆掌共野物之官本職云帥其徒以之長薪蒸役外內饗之事故次於此此官與饗人亨人等職事相通故公食大夫禮云甸人陳鼎七注云甸人冢宰之屬兼亨人者是諸侯禮甸師兼亨人也云徒三百人者賈疏云特多者天子藉田千畝藉此三百人耕耨故多也注云郊外曰甸者謂即大宰邦甸之地在四郊之外者也本職注云甸在遠郊之外通典凶禮引盧植禮記注說甸人云郊外曰甸去天子城二百里內也與鄭說同爾雅釋地云郊外謂之牧陸釋文云李本牧作田案田甸字通素問六節藏義論王冰注引爾雅作郊外為甸甸外為牧雖與李巡本不同而田正作甸盧鄭疑兼本彼文賈疏云案載師云任近郊遠郊之地次即云公邑之田任甸地甸地即任百里遠郊外天子藉田又在南方甸地故稱此官為甸師也然此官主地事不在地官者以其供野之物薦又給薪蒸以供亨釂故在此次亨人也詒讓案甸師主田野之物非取郊外距國二百里之甸地以為名也大祝職及燕禮大射儀公

食大夫禮士喪禮文王世子喪大記左成十年傳國語周語並謂之
 甸人士喪注云甸人有司主田野者彼甸人即甸師之屬鄭以主田
 野釋之則不為郊外之地可知左傳使甸人獻麥杜注云甸人主為
 公田者藉田即公家田也省文亦稱甸穀梁桓十四年傳甸粟而內
 之三宮范甯注云甸甸師掌田之官也並與士喪注說略同又少儀
 云臣為君喪納貨貝於君則曰納甸於有司注云甸謂田野之物此
 官主藉田及共野物自當以士喪注主田野之說為正此注別援郊
 外為甸為說與彼不合蓋偶有不照賈疏曲申其說乃謂天子藉田
 在南方甸地故官稱甸師則尤誤之甚者也攷祭統云天子親耕於
 南郊以共齊盛諸侯耕於東郊孔疏云鄭云王藉田在遠郊故甸師
 氏掌之天子太陽故南也諸侯少陽故東也據孔說是鄭本謂藉田
 在南方之遠郊國語周語云宣王即位不藉千畝三十九年戰於千
 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詩小雅祈父孔疏引孔晁國語注云宣王
 不耕藉田神怒民因為戎所伐戰於近郊孔晁謂藉田在近郊雖與
 鄭孔少異要其在郊則同賈氏本職疏亦從祭統在南郊之說此疏
 又云在南方甸地以傳合郊外曰甸之義而忘其與祭統之文顯相
 違鑿不亦疏乎竊謂周語說耕藉之禮云王即齊宮王乃淳濯饗醴
 及期王裸鬯饗醴乃行及藉畢宰夫陳饗王歆大牢然則由國以至
 藉田之地必道涂不遠故崇朝往反可以逮事孔晁謂在近郊揆之
 事理實為允愜若在遠郊則至近亦必在五十里之外甸則又在百
 里之外古者吉行日五十里必竟日而後至其地於事徒勞義又無
 取必不然矣至白虎通義耕桑篇云耕於東郊何東方少陽農事始
 起故曾子問曰天子耕東田而三反之公羊桓十四年傳何注亦云
 禮天子親耕東田千畝諸侯百畝此又謂天子諸侯親耕同在東郊
 亦誤又案鄉遂不制井田四郊制同故藉田千畝即十夫之田遂入
 云十夫有溝是也與井田一井九百畝異此亦足證郊田為溝洫法

也云師猶長也者地官敘官注義同漢書百官公卿表注引應劭云師者長也文王世子云師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周書諡法篇云教誨不倦曰長是師長並有表率教訓之義故曲禮孔疏引干氏謂凡言師者訓其徒也義亦與鄭略同云甸師主共野物官之長者莊存與云獸人以下四官屬甸師賈疏云或云與地官掌葛掌炭掌蜃委人等同掌供野物故與彼官為長若然彼屬地官此屬天官越分相領恐理不愜此甸師當與下獸人已下亦供野物為長也故下數職注不言長明甸師與之為長但獸人等中士此為下士下士得與中士為長者如大史下大夫內史中大夫鄭云大史史官之長彼下大夫與中大夫為長此下士亦與中士為長有何嫌也案賈謂甸師下士得與獸人獸人等中士為長於理究未合竊疑甸師職任頗重下士或當為上中士之誤春官內史則非大史之屬官不足取證

詳春官敘官疏

獸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疏獸人者掌

共野獸之官也凡野獸謂之獸與家畜為牲別特牲饋食禮云實獸于楸上東首牲在其西北首東足內則云三牲用薪獸用梅爾雅釋獸釋畜亦分二篇是也獸人國語魯語亦謂之獸虞詳本職疏

獻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疏獻人

者釋文云獻音魚本又作魚亦作鮒同又音御案說文麋部云鮒捕魚也重文漁篆文漁从魚又竹部云籩禁苑也春秋傳曰澤之舟籩重文叙籩或作叙從又從魚莊述祖云鮒即叙讀御蓋古音也昭二十年左傳澤之萑蒲舟鮒守之注舟鮒官名鮒當為叙之譌案莊說

是也王維集京兆尹張公德政碑亦有舟漁衡鹿之文可證唐本左傳尚有作馭者但左傳舟馭自是澤虞非馭人也詳地官敘官疏此馭斂並馭之別體古段為捕魚字石鼓文漁字作馭即从馭之變體釋慧苑華嚴經音義云漁聲類作馭斂二體張參五經文字亦云漁馭同凡經用古字作馭注用今字作漁本職先鄭注及禮運後鄭注引並作漁人用正字也釋文別本作魚亦漁之段字國語魯語又有水虞章注亦謂即漁師詳本職疏云中士二人下士四人者穀梁隱五年傳云魚卑者之事也故以中下士掌之云徒三百人者賈疏引馬融云池塞苑囿取魚處多故也

鼈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十有六人疏鼈人者說文龜部云鼈甲蟲也此官掌共

介物與下膳人皆有府史徒而無胥與它職不同沈彤云五

官之有徒而無胥者殆其事易供而無庸有才智者率之

膳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膳之言疏府二人史二人

宰疏曰膳人食醫之等府史俱無者以其專官行事更無所須故也據此則膳人下無府二人史二人六字此因上鼈人下醫師皆有府

二人史二人之文而誤衍唐石經已然注云膳之言夕也者賈疏云乾曰膳朝曝於夕乃乾故云膳之言夕或作夕字夕乃乾成義亦

通也阮元云夕者夕之誤也惠棟云說文管乾肉也从殘肉日以晞之與俎同意籀文作曾从肉咎夕古字通穀梁傳云日入至于星出

謂之昔管子云日昔從事王逸楚辭章句引詩云樂酒今昔是皆以昔為夕昔之為物經夕乃乾故言夕或作夕久猶昔也國語云厚味實膳毒韋昭曰膳讀若廟昔酒漢之酋久白酒亦云昔酒詒讓案毛詩陳風墓門傳云昔久也文選十命李善注引賈逵國語注云膳久

也是腊亦得訓久但腊夕聲類相近凡注例云言者多依聲以通其義若前注云膳之言善庖之言苞是也或本作久義雖可通而非鄭舊之

醫師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醫師衆**疏**醫師

文西部云醫治病工也古者巫彭初作醫賈疏云諸醫皆在此者醫亦有齊和飲食之類故設在飲食之間也注云醫師衆醫之長者

前注云師猶長也故衆醫之長謂之醫師師莊存與云食醫以下四官屬醫師

食醫中士二人食有和齊**疏**注云食有和齊藥之類者賈疏云案其

藥同故鄭云食有和齊藥之類故在醫官之內也

疾醫中士八人**疏**疾醫者釋名釋疾病云疾病也客氣中人急疾也

衍成十年秦有醫緩疑即此官也

瘍醫下士八人瘍創**疏**瘍醫者若今之外科醫也注云瘍創癰也

也癰腫也癰即癰之隸變又刃部云刃傷也重文創刃或從倉廣雅釋詁云瘍創也本職注云腫瘍癰而上生創者潰瘍癰而含膿血者金瘍刃創也折瘍踠跌者則瘍為凡創癰之通名孟子萬章篇云孔子於衛主癰疽趙岐注云癰疽癰疽之醫也蓋即此瘍醫互詳醫師

職

獸醫下士四人

獸牛馬之屬

疏獸醫者

此官專主醫獸故以事類附諸醫案爾雅在野曰獸在家曰畜畜獸異矣而言獸牛馬者但此職云主

畜之通稱與獸人及庖人六獸為野獸對六畜為家獸者異賈疏云治牛馬未必治其野獸對文則畜獸異散文通故爾雅又云兩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既不別釋畜則獸中可以兼牛馬是其牛馬亦有獸稱詒讓案此官亦掌醫馬夏官敘官巫馬下士二人下別有醫四人者彼馬醫蓋散醫故無爵此獸醫通掌畜獸故有爵與彼異也

酒正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酒正酒官之長

疏

酒正者以下至鹽人八官皆掌飲食膳羞之官故次諸醫官之後說文酉部云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一曰造也吉凶所造起

也古者儀狄作酒醪禹嘗之而美遂疏儀狄杜康作秫酒注云酒正酒官之長者前注云正長也賈疏云此酒正與下酒人漿人為長注雖不言漿文略也案賈說是也酒正為酒官之長即月令之大酋詳本職疏

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

奄精氣閉藏者今謂之宦人月令仲冬其器闕以奄女酒女奴

曉酒者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為奴其少才知以為奚今之侍史官婢或曰奚宦女

疏酒人奄十人者賈疏云以其與女酒及奚

同職故用奄人奄不稱士則此奄亦府史之類以奄為異也云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者賈疏云則女酒與奚為什長若胥徒也奚三百

人以其造酒故須人多也注云奄精氣閉藏者說文門部云闔豎也宮中奄闔閉門者奄即闔之借字掌戮云宮者使守內然此經

宮府小官凡與嬪婦雜處者多以奄爲之不徒守內也云今謂之宦人者明周之奄人卽漢宦人也漢書惠帝紀顏注應劭云宦官闈寺也文選宦者傳論李注云宦者養也養闈人使其看宮人案戰國策趙策有宦者令繆賢又唐六典李林甫注引石氏星經云宦者四星在帝座西則周時已稱宦人不自漢始矣引月令仲冬其器闈以奄者鄭彼注云器闈而奄象物閉藏也引之者證此奄人取精氣閉藏與彼義同月令孟冬仲冬季冬文同此獨引仲冬者偏舉一時以况義也賈疏謂取十一月一陽爻生以其奄人雖精氣閉藏猶少有精氣說迂鑿非鄭指云女酒女奴曉酒者方言云曉知也謂多才知知作酒之事者凡酒漿醴醢醢醢醢七職並掌飲食柔盛之事故皆有女奴卽寺人世婦所謂女宮是也云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爲奴者司厲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臺注云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說文女部云奴奴婢皆古之卑人也亦引司厲文案凡女宮皆用刑女猶奄闈皆用刑男也沒入縣官爲奴者秦漢時通以國家爲縣官史記李斯傳云十公主死於杜財物入於縣官是也史記周勃世家司馬貞索隱云縣官謂天子也所以謂國家爲縣官者夏家王畿內名縣內卽國都也王者官天下故曰縣官互詳司厲疏云其少才知以爲奚者春官敘官注云奚女奴也說文女部云奚女隸也案奚卽嫫之借字凡此經之奚皆爲女奴對秋官五隸爲男奴也賈疏云奴者男女同名以其曉解作酒有才智則曰女酒其少有才智給使者則曰奚惠士奇云呂氏春秋精通篇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使人召而問之荅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爲公家爲酒臣之身得生而爲公家擊磬臣不覩臣之母三年矣量所以贖之則無有是故悲也然則古之爲酒者皆女奴信矣云今之侍史官婢者後漢書鍾離意傳李注引蔡質漢儀云尚書郎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者絮被服執香爐燒熏從入臺中給

使護衣服也又漢書貢禹傳云諸官奴婢十餘萬人漢舊儀云省中侍使令者皆官婢擇年八歲以上衣綠曰宮人不得出省門置都監老者曰婢婢教宮人給使尚書侍中皆使官婢不得使宮人案依衛宏說則漢之侍史即於官婢中選擇為之鄭以其類周之女奴與奚故以為況云或曰奚宦女者賈疏云漢時有此別號按左氏晉惠公之女名妾稱為宦女謂宦事秦公子亦云宦女也案賈說非也此別一說謂此奚即宦女對前奄為宦男司刑注云宮者丈夫則割其勢猶男之有宦人二者小異宦女非即官婢之別號也又左傳宦女即妾媵之稱與漢之宦女亦異俗本宦女作官女尤誤

漿人奄五人女漿十有五人奚百有五十人女漿女奴**疏**漿人者酒

今之載漿也酒漿同以共飲故漿人與酒人同屬酒正而員數則半於酒人以漿輕於酒事省故也注云女漿女奴曉漿者者女奴與

上女酒同曲禮云納女於國君曰備酒漿酒漿即是經女酒女漿是也

凌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凌冰室也詩云二

之日納疏凌人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冰凡外內饗之膳羞鑑焉以于凌陰疏供為膳羞故連類在此也云徒八十人者以供藏冰之役

故員數多也左昭四年傳說藏冰之事云山人去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杜注云輿隸皆賤官彼輿疑即此徒矣注云凌冰

室也者本職注同初學記地部引風俗通云積冰曰凌說文欠部云媵欠出也詩曰納于媵陰重文凌媵或从凌案出疑室之譌玉篇欠

部云凌冰室也漢書惠帝紀未央宮凌室災顏注云凌室藏冰之室也引詩云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者豳風七月篇文毛

也引詩云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者豳風七月篇文毛

傳云凌陰冰室也賈疏云案詩之所釋謂周之二月夏之十二月之日鑿冰者謂於深山窮谷固陰沍寒之處於是乎取之沖沖鑿冰之意周之三月夏之建寅之正月納冰於凌陰室中案彼又云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啓冰之時也鄭荅志以夏十二月取冰二月開冰四月班冰是其常也藏之既晚出之又早晚者建寅乃藏與此周禮十二月藏冰校一月故出之早者四月夏之二月出冰與周禮同今齒士寒故納冰可用夏正月也引之者證凌陰卽此冰室爲一物也

邊人奄一人女邊十人奚二十人

竹曰邊女邊女奴之曉邊者

疏邊人者以下至

膳羞之事故次凌人之後云女邊十人奚二十人者沈彤云一女邊亦爲二奚之長詒讓案下女醢女醢女醢女醢等並同與前女酒女

漿等一女領十奚異者以其事少用奚不多故也注云竹曰邊者爾雅釋器云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說文竹部云籩竹豆也本職

注云籩竹器如豆者其容實皆四升云女籩女奴之曉籩者亦與女酒同

醢人奄一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

醢豆實也不謂之豆此主醢豆不盡于醢也女醢女奴曉醢者

疏醢人者說文西部云醢肉醬也作醢之法詳本職注注云醢豆實也者本職云掌四豆之實掌客注云豆蒞醢器也鄉射禮記云

醢以豆注云豆宜濡物云不謂之豆此主醢豆不盡于醢也者于賈疏述注作於黃丕烈云于於古今字經用古字當作于注用今字當

作於本書往往錯互案黃校是也賈疏云決上籩人不以籩中之實爲名而以籩爲官號此卽以豆中之實爲官號不謂之豆人此是問

辭鄭還自荅豆不盡於醢者其豆之所盛非止此職中四豆之實而已天子豆百二十上公豆四十侯伯豆三十二子男豆二十四上大

夫二十下大夫十六彼有脚腫曉裁多膾之屬其數甚多是豆不盡盛醢而已若言豆人恐彼並掌之此醢人惟掌此四豆之實而已故不得言豆人而言醢人也案賈云天子百二十豆者據膳夫王饋差用百有二十品此與公豆四十等並是庶羞但依禮器孔疏引皇侃說天子庶羞百二十品籩豆各六十則天子亦止六十耳賈說殊失攷凡庶羞之豆皆別掌於庖人非醢人所共詳膳夫庖人疏云女醢女奴曉醢者醢亦與女酒同

醢人奄二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女醢女奴曉醢者**疏**醢人者釋文云醢

皿部云醢酸也作醢以醬以酒廣韻十二齊云醢俗作醢廣雅釋器云醢酢也案醢以醬和酒為之故鄭聘禮注云醢穀陽也醢肉陰也

內則云三牲和用醢獸用梅鄭彼注云家物野物自相和又說入珍云食漬以醢若醢醢醢即梅漿醢與梅醢同類則醢為酢明矣注

云女醢女奴曉醢者亦與女酒同

鹽人奄二人女鹽二十人奚四十人女鹽女奴曉鹽者**疏**鹽人者江永云鹽

地官虞衡之後不設掌鹽蓋王畿內鹽非所產也禹貢青州貢鹽即今之青登濟萊等處鹽其地在齊職方氏幽州利魚鹽即今之長蘆

鹽其地屬燕左傳郇瑕氏國饒近鹽即今解州池鹽其地屬晉諸侯各貢所有則鹽人所用其三國之貨貢與鄭注飴鹽為戎鹽其蕃國

之貨寶與意當時侯國產鹽之地或亦設官為守予其民以斤鹵之地使之取鹽以當賦如角人諸官之法至管仲為鹽筴始計口而增

鹽稅每鹽一升加賦二合而賦始重齊之季世有祈望之守則鹽利盡歸於公民始不得私煮耳注云女鹽女奴曉鹽者亦與女酒

同

冪人奄一人女冪十人奚二十人

以巾覆物曰冪女冪女奴曉冪者

疏冪人者賈疏云案其職云

掌供巾冪所以覆飲食之物故次飲食官後注云以巾覆物曰冪者說文巾部云幙幔也周禮有幙人案冪即幙之變體宋嘉祐石經依說文作幙輪人亦有幙字小爾雅廣服云大巾謂之冪廣雅釋詁云冪覆也云女冪女奴曉冪者亦與女酒同

宮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疏宮人

四人下士八人者此官掌王寢亦主服御之事故次飲食官之後宮人燕禮大射儀公食大夫記少牢饋食禮並謂之司宮公食注云司宮大宰之屬掌宮廟者也燕禮注以司宮為小宰誤莊存與云掌舍以下三官屬宮人云府二人史四人者大射儀有司宮士即此宮人之屬吏也

掌舍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舍行所解止之處

疏掌舍者掌王行道館舍之

事故次宮人之後聘禮云管人布幕于寢門外注云管猶館也館人謂掌次舍帷幕者也賈彼疏謂即此官而兼幕人者又左昭元年傳亦云敝邑館人之屬也杜注云館人守舍人也與鄭賈義同注云舍行所解止之處者說文人部云市居曰舍釋名釋宮室云舍於中舍息也賈疏云案其職云設車宮壇壝宮帷宮之等並是解脫止息之處故云解止之處也王引之云疏以解為解脫非也解猶休也息也止也昭五年左傳敝邑休怠杜注曰休解也釋文解佳賣反解止者休止也管子五輔篇曰上彌殘苛而無解舍下愈覆驚而不聽從

吳子治兵篇曰馬疲人倦而不解舍猶休止也漢書郊祀志曰奉尊之役休而復起繕治共張無解已時解已猶休已也五行志引京房易傳曰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張晏曰解止也五行志又曰合朔在夜明旦日食而出而解孟康曰夜食地中出而止也淮南原道篇曰解車休馬開元占經引石氏星經曰氏為宿宮休解房又引甘氏星經曰天牀寢舍解息燕休是解與休止同義音佳賣反故鄭云行所解止之處或言解舍或言解止或言解已也言解息或言解舍或言解其義一也

幕人下士一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四十人幕帷覆上者**疏**幕人者釋文出

文不合本職釋文仍作幕人則此作掌幕誤也幕人掌次並主張設帷幕之事以備王舍息故次諸宮舍官之後注云幕帷覆上者者

本職注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詳彼疏

掌次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徒八十人次自脩正之處**疏**府四人史二人

作府二人史四人詳前疏注云次自脩正之處者廣雅釋詁云次舍也凡於內外以帷簟別為舍息之處並謂之次脩正猶檀弓云曾

子與子貢入於其廡而脩容焉注云更莊飾凡次亦脩正莊飾之所也本職云凡祭祀掌尸次先鄭注云尸次祭祀所居更衣帳更衣亦

自脩正之一端正明注疏本作止誤

大府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十有六人

胥八人徒八十人大府為王治藏之長若今司農矣**疏**大府者以下至職幣九職並掌府藏會計之官凡府藏皆

以共王之用既用則須會計故次宮室服御官之後漢書食貨志云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顏注云周官太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史記貨殖傳張守節正義說同案泉府屬地官天府屬春官職金屬秋官似不宜與大府等同列九府劉迎王與之謂九府卽此大府至職幣九官其說較顏爲允曲禮云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鄭彼注以爲殷制與周法異也此府藏諸官通長屬言之謂之府人左昭十八年傳云使府人庫人各徹其事是也彼又有庫人此經無者左傳孔疏謂通言庫亦謂之府則此諸府可兼庫人月令季春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彼五庫蓋亦九府所該矣注云大府爲王治藏之長者前注云府治藏左傳隱七年孔疏引風俗通云府藏也藏府私府財貨之所聚也此大府與下玉府內府外府諸治藏官爲長故尊之曰大呂氏春秋分職篇說楚葉公發太府之貨予衆是侯國亦有大府也云若今司農矣者漢書百官公卿表云治粟內史掌穀貨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續漢書百官志云大司農卿一人中二千石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是漢時大司農主府藏與周大府職同故舉以爲况

玉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八人賈八人胥四人徒

四十有八人工能攻玉者又少儀云臣致禮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

注亦謂卽玉府之賈是也云胥四人徒四十有八人者沈彤云胥爲什長胥一則徒十玉府四胥而徒乃四十八何也必十徒不足供一

胥之科法故浮於常也注云工能攻玉者卽考工記玉人之工考工記總敘注云攻猶治也凡工皆庶人在官者與賈同諸官有造

作之事者
並有之

內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內府主良貨賄藏在內者
疏注云內府主

內者者良貨賄其物珍貴故藏在內別於外府謂之內府王與之謂當在庫門內也

外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外府主泉藏在外者
疏注云外府主泉

布以流通為用故藏之外舍其官即對內府稱外府也

司會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胥

八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會大計也司會主天下之大計計官之長若今尚書
疏注云會大計也

文言部云計會也算也賈疏云案宰夫職曰計曰成月計曰要歲計曰會故知會大計也詒讓案通言之成要會通曰計而會為歲計校

成要為大故云大計若司書三歲大計則又大於歲計亦司會所通掌也云司會主天下之大計者小爾雅廣言云司主也說文司部云

司臣司事於外者賈疏云其職云逆邦國都鄙官府是句考徧天下云計官之長者莊存與云司書以下四官屬司會云若今尚書者漢

書成帝紀建始四年罷中書宦官初置尚書員五人續漢書百官志尚書六人六百石劉注引蔡質漢儀云典天下歲盡集課事志又云

凡郡國歲盡遣吏上計蔡氏所云掌天下歲盡集課事即掌歲計也與周司會主計同故舉以為況

司書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司書主計
疏注云會之簿書
疏司書

主計會之簿書者司會注云書謂簿書左昭二十五年傳臧會為郅賈正計於季氏杜注云送計簿於季氏賈疏云古有簡策以記事若在君前以笏記事後代用簿簿今手版故云吏當持簿簿則簿書也

職內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徒二十人職內主入也若今之泉所入謂

之少疏注云職內主入也者說文入部云內入也故掌賦入之官謂內之職內云若今之泉所入謂之少內者賈疏云漢之少內亦

主泉所入案王氏漢官解云小官嗇夫各擅其職謂倉庫少內嗇夫之屬各自擅其條理所職主由此言之少內藏聚似今之少府但官

卑職碎以少為名王應麟云漢書丙吉傳少內嗇夫白吉曰食皇孫亡詔令注云少內掖庭主府臧之官也

職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徒二十人主歲計職歲以歲斷

四入中士八入府四人史八人徒二十人者此官上士中士及史員數皆倍於職內以主出事繁故官吏特多也注云主歲計以歲斷

者邦國會計之事以歲之豐歉為斷也金榜云王制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考之周官經司稼以年之上下

出斂法均人均力征以歲上下其斂諸民者每歲不同廩人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豐凶小司寇孟冬祀司

民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其國用多寡亦每歲輒異冢宰恆於歲杪制為式法凡受財用者皆並式法受之故授式

法之官名職歲義由此矣

職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疏職幣者王念孫云主餘財之官也職主也幣餘也所主者財物之

餘故次於大府以下諸官之後也案王說是也幣訓餘詳大宰疏

司裘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疏**司裘者說文

衣也司裘掌皮二官亦有府藏故次諸府藏會計官之後司裘不與

春官司服相次者玉藻注云裘褻也故與內司服及屨人等同屬天

官 掌皮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內宰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

十人 **疏**內宰者以下至內豎五官並掌王寢內之事與宮

宰者對大宰治百官內宰治婦人之事故名內宰然則大宰不稱外

者為兼統內也詒讓案內宰與小宰相對為內外小宰治王宮之政

令內宰治王內之政令職掌略同也賈謂對大宰未允云下大夫二

人者后卑於王故內宰之爵亦降於小宰一等也云上士四人中士

上中士以下是也 **注**云內宰宮中官之長者與下內小臣闈人寺

人內豎等為長故月令仲冬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

注云奄尹主領奄豎之官也於周則為內宰掌治王之內政宮令幾

出入及開閉之屬案彼注蓋以此官所領屬官多奄豎故亦稱奄尹

實則此官以士人為之非奄官也呂氏春秋仲冬紀高誘注云闈尹

於周禮為宮人則非是其九嬪以下內官雖亦內宰所教詔然非其

屬官賈疏謂與下女史已下為長非鄭愜也胡匡衷云祭統宮宰宿

夫人鄭注云宮宰守宮官然則諸侯之內宰又謂之宮宰也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奄稱士者異其賢也疏案其職云掌王后

之命正其服位案夏官大僕職云出入王之大命正其服位則此小臣侍后職與大僕侍王同亦是佐后之事故在此用奄者以其所掌

在內故儀禮燕禮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于阼階上鄭彼注云內小臣奄人掌君陰事陰令后夫人之官也詒讓案內小臣者對夏官

大僕屬官小臣為外也王官備故有大僕又有小臣內官略故止有內小臣其侍后與大僕侍王略同不復立內大僕也通言之內小臣

亦稱僕故書立政云左右攜僕為孔傳云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孔疏謂寺人內小臣等是也注云奄稱士者異其賢也者以其職掌較

重當選擇奄之賢者為之故特有爵也賈疏云案上酒人漿人等奄並不稱士則非士也獨此云以其有賢行命為士故稱士也案詩巷

伯奄官也注云巷伯內小臣小臣於宮中為近故謂之巷伯必知巷伯與小臣為一人者以其俱名奄又言巷亦宮中為近又稱伯長也

內小臣又稱士亦是長義故知一人也案賈引詩注即小雅巷伯敘箋義也左襄九年傳令司宮巷伯做宮杜注云司宮奄官巷伯寺人

孔疏亦以司宮為內小臣巷伯為寺人與鄭說不同今攷詩敘之巷伯即本詩之寺人孟子杜孔說不誤鄭以內小臣釋之非也內小臣

自是司宮故左昭五年傳楚靈王曰吾若以韓起為闔以羊舌肸為司宮足以辱晉注釋司宮云加宮刑彼以司宮與闔並舉明以加刑

示辱則司宮即此奄士無疑惟儀禮燕禮諸篇司宮為宮人故與內小臣並見與左傳義異詳前疏胡匡衷云內小臣左傳國語亦單言

小臣左傳僖四年與小臣小臣亦斃晉語說此事云飲小臣酒亦斃韋注云小臣官名掌陰事陰命闔士是也

闔人王宮每門四人圍游亦如之

闔人司昏晨以啓閉者刑人墨者使守門圍御苑也游離宮也

疏

闔人者賈疏云以其掌守中門之禁王宮在此故亦在此周禮之內有同官別職則此闔人每門及圍游同名闔人而職別山虞澤虞云

每大澤大山及川衡林衡亦是別職同官也別官同職者唯有官連耳詒讓案此闔人無爵則亦庶人在官者也沈彤云闔人內豎案其

職則類胥若徒也云王宮每門四入者黃度沈彤並云宮門皋庫雉應路凡五當二十人是也云圍游亦如之者釋文游作苻云本亦作

游案說文从部云游旌旗之流也从水孑聲苻即游之省圍人經及大宰注並作圍游則陸本非也亦如之者亦每門四入也其凡數無

致注云闔人司昏晨以啓閉者者昏闔聲類同說文門部云闔常以昏閉門隸也祭統云闔者守門之賤者也公羊襄二十九年傳云

闔弑吳子餘祭闔者何門人也晨時啓門則論語謂之晨門也皆以時事為時閉門則此名闔入也

名耳云刑人墨者使守門者賈疏云此秋官掌戮職文鄭彼注云黥者無妨於禁禦欲使守門案其職云掌守中門之禁言中門則唯雉

門耳而言每門者彼言中門据有禁守者言之其實王之五門皆使墨者守之或解以為王有五門四面皆有中門故言每門義亦通也

案禮記云古者不使刑人守門鄭彼注謂夏殷時公羊云闔殺吳子餘祭近刑人輕死之道彼據人君加之寵故云近刑人輕死之道若

君有防衛不親近則非近刑人其勦者使守關以其醜惡遠之不得約彼即以十二門皆使墨者也詩云昏椽靡共箋云皆奄人彼据后

宮門故使奄者也案依鄭賈說此闔人皆以墨者為之然詩召旻之昏椽昏即闔也鄭彼箋云昏椽皆奄人也昏其官名也椽椽毀陰者

也孔疏云案周禮序官闔人上有內小臣下有寺人內小臣之與寺人皆是奄人為之闔人與之為類官居其閒則亦奄人也闔人云王

宮每門四人圍游亦如之然則王宮之與圍游所守門者其官皆曰
闔人是闔之用人非獨奄也掌戮墨者使守門宮者使守內則者使
守圍則墨刑皆亦為闔非獨宮刑者矣但內門則用奄以守之其外
門則用墨耳闔人職曰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注云中門於外內為
中天子五門雉門為中門是雉門以內用奄庫門以外用墨其圍則
用刑也官與寺人為類主以奄者為名月令仲冬命奄尹審門閭謹
房室是門房之守皆奄為之故知闔是奄人之官名也案依孔說墨
守門宮守內則守圍通名闔人其說較鄭賈為長穀梁襄二十九年
傳亦云闔門者也寺人也是宮者為闔也左莊十九年傳云鬻拳自
則楚人以為大闔呂氏春秋音初篇說夏后孔甲田取民子以歸子
長幕動圻棟斧斫斬其足遂為守門者韓非子內儲說下篇齊有門
者則跪是則者亦為闔也管子接度篇云自言能為官不能為官者
劓以為門父是又以劓者守門也以意求之掌戮所云墨者使守門
者疑通凡守城郭宮府諸門者言之司門之門徒亦其一也又云刑
者使守圍者蓋即圍游之闔鬻拳則跪皆以刑者而守門或侯國之
法與此經不同王宮五門之闔蓋當兼用奄墨匠人注云內路寢之
裏也外路門之表也是王宮內外以路門為分限然則皋門至應門
為外當以墨者為之路門以內為內當以宮者為之掌戮所云宮者
使守內是也後漢書宦者傳論亦以此闔者守中門之禁為宦者蓋
晉宋以前此經舊說有以此官為奄人者孔謂雉門以內用奄庫門
以外用墨似即本於彼義亦得通但治朝應門六宮嬪御所不至似
不必用奄人耳至賈泥鄭義乃謂不得以王城十二門皆使墨者殊
為失攷又本職所云中門實兼庫雉應諸門言之鄭孔謂專指雉門
義固未賅賈引或說謂四面皆有中門則通闔門言之不知闔門雖
亦當有闔人然不得稱中門亦未必有四人也云圍御苑也者地官
敘官圍人注云圍今之苑說文部云圍苑有垣也一曰禽獸曰圍

又艸部云苑所以養禽獸竹部云籩禁苑也漢書宣帝紀顏注引蘇林云折竹以繩綿連禁籩使人不得往來律名為籩此御即籩之借字大戴禮記夏小正云圃也者園之燕者也呂氏春秋重己篇高注云養禽獸所大曰苑小曰圃淮南子本經訓高注云有牆曰苑無牆曰圃釋文應一切經音義引字林義同詩秦風駟驥孔疏云有蕃曰園有牆曰圃左傳僖三十三年孔疏云天子曰苑諸侯曰圃以上諸說蓋各舉一端言之實則苑圃通稱此經及地官圃人並稱圃是周制天子稱圃雍氏云禁山之為苑者非天子圃之名左傳疏說非也淮南注與許說正相反疑傳寫之誤賈疏云案詩云王在靈圃注所以養禽獸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案孟子齊宣王問孟子云文王之圃方七十里猶以為小寡人之圃方四十里猶以為大何也孟子答文王之圃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故以為小不亦宜乎君之圃民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民以為大不亦宜乎則文王之圃方七十里者大於諸侯小於天子故也白虎通又云天子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與孟子不同者白虎通細別言之也案圃王與諸侯大小之制經無正文賈引白虎通義今本佚此文其說與毛詩大雅靈臺傳同公羊成十八年何注云天子圃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皆取一也徐彥疏引司馬法穀梁楊士勛疏引徐邈說並同此依今文家說三等國里數十取一以為圃與此經不相應也又案天子靈圃在郊故詩駟驥疏云圃諸侯四十里處在於郊靈臺云王在靈圃鄭駁異義引之云三靈辟雍在郊明矣孟子對齊宣王云臣聞郊關之內有圃焉方四十里是在郊也又靈臺疏引五經異義云公羊說天子有圃臺觀鳥獸魚鼈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攷周西都文王都豐所作靈圃三輔黃圖云在長安西北四十二里蓋亦於郊內為之圃人所掌者即郊圃委人又有野圃則更在郊外彼或亦當有闔人守之又月令孔疏云路門內雖是宮

室所在亦有林苑焦循亦云左襄十四年傳云衛獻公戒孫文子甯
惠子食皆服而朝日盱不召而射鴻于囿二子從之是時二子應召
至朝久待不召乃知公在囿故往見是囿在宮中也案依孔焦說王
宮中亦有苑囿然其地當甚小與郊囿廣狹迥殊此闈人守宮門亦
得兼掌之矣云游離宮也者囿人注釋囿游為離宮小苑鄭蓋謂游
即於囿內為宮室說苑正諫篇云谷犯曰便游赭畫是也別於城中
王所居之宮故謂之離宮以其可以游觀故謂之游漢舊儀云上林
苑中離宮觀七十所皆容千乘萬騎是也賈疏云囿是大苑其門皆
使闈人守之也此離宮即囿游之獸禁故彼鄭云謂囿之離宮小苑
觀處也或以為游亦謂城郭中與公所為者也案賈引或說蓋謂游
在城郭中別於囿在城郭外也今攷晏子春秋諫上篇云景公攷於
署梁晏子自國往見公比至衣冠不正不革衣冠望游而馳則游不
定在城郭中矣或說未然

寺人王之正內五人

寺之言侍也詩云寺人孟子正內路寢

疏寺人者內則云為宮室辨外內深宮固門闈寺

守之是寺人守內與闈人守外職掌相備故次闈人之後此寺人亦無爵與闈人同

注云寺之言侍也者寺侍聲類同廣雅釋詁云侍近也詩大雅瞻仰篇時維婦寺毛傳云寺近也是寺侍並訓近寺人者猶言近侍之人也又詩秦風車鄰篇寺人之令陸彼釋文云寺本

或作侍是寺侍互通左傳襄二十五年侍人賈舉昭二十五年侍人僚相孟子萬章篇侍人瘠環侍人並即寺人也賈疏云欲取親近侍

御之義此奄人也知者見僖二十四年晉文公既入呂卻欲焚公宮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披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

若易之行者甚眾豈唯刑臣彼寺人披自稱刑人明寺人奄人也若然寺人既掌內人不掌男子而秦詩云欲見國君先令寺人而掌男

周禮正義

子者彼秦仲宣王命作大夫始大有車馬其官未備故寺人兼小臣是以寺人得掌男子詒讓案車鄰毛傳云寺人內小臣也孔疏云天子之官內小臣與寺人別官也燕禮諸侯之禮也經云獻左右正與內小臣是諸侯之官有內小臣也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之官有寺人也然則寺人與內小臣別官矣此云寺人內小臣者言寺人是在內細小之臣非謂寺人即是內小臣之官也內小臣之官與寺人之官猶自別矣案孔說較賈為長引詩云寺人孟子者小雅巷伯篇文鄭彼箋即據此經孔說引之者證彼寺人與此同也彼巷伯亦即此寺人左傳襄九年杜注同詩箋以巷伯為內小臣非是詳前疏云正內路寢者內與寢義同大戴禮記夏小正傳云燕操泥而就家人入內即此義漢書鼂錯傳云家有一堂二內彼專謂室為內與此義微異賈疏云寺人既不得在王之路寢而云正內五人者謂在后之路寢耳若王之路寢不得稱內以后宮故以內言之故先鄭下注后六宮前一後五前一則路寢案賈說是也凡王與后皆路寢一燕寢五路寢為正燕寢為小此正內既非王寢明據后路寢言之可知后六寢對王六寢謂之內猶女史云內宮是也云王之正內者后寢亦統於王猶內宰稱后宮為王之北宮也但此寺人與下內豎雖專繫后路寢其王燕寢及后燕寢側室等亦當有侍御奄豎蓋燕寢卑於正寢或以冗散給事無定員專直故經唯著正內之人數與后六寢亦前一後五詳內宰疏

內豎倍寺人之數豎未冠者疏也內豎無爵蓋與庶人在官者同

注云豎未冠者之官名者國語楚語云使富都那豎贊焉韋注云豎未冠者也案未冠謂十九以下十五以上故本職注謂之童豎學記

注云成章十五以上是也賈疏云春秋左氏傳叔孫穆子辛庚宗婦人而生牛以為豎官則亦童豎未冠者必使童子為之者鄭於其職

注云使童豎通王內外之命給小事者以其無與為禮出入便疾也
詒讓案內豎以侍御王內為名文王世子世子之記曰朝夕至於大
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周書度邑篇云王至于周自
鹿至於丘中具明不寢王小子御告叔曰小子御即此內豎也是內
豎亦侍王大寢燕寢明寺人內豎不僅侍后寢矣內豎省文亦稱豎
左傳二十八年傳云曹伯之豎侯孺管子小稱篇云管仲對桓公曰
公喜內而妬豎刀自刑而為公治內然
則內豎或亦以奄為之然不盡用奄也

九嬪

嬪婦也昏義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
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

理也不列夫人於此官者夫人之於后疏九嬪者此官與世婦女御
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疏並王之妾御不列於百官

以大宰兼治宮政故以事類屬之全經五篇凡本非屬官而以事類
附屬者有三一婦官此九嬪世婦女御女祝女史及春官世婦內外

宗等是也一三公地官之鄉老爵尊於大司徒是也一家臣春官之
都宗人家宗人夏官之都司馬家司馬秋官之朝大夫都士家士是

也三者皆無所繫屬故以其職事相近者附列各官亦大宰入法官
屬之變例也注云嬪婦也者爾雅釋親文釋名釋親屬云天子妾

有嬪嬪賓也諸妾之中見賓敬也曲禮鄭注云嬪婦人有法度者之
稱孔疏云嬪婦之美稱可賓敬也引昏義以下者以九嬪世婦女御

三官經不列其人數故據禮記補之鄭彼注云三夫人已下百二十
人周制也內治婦學之法也檀弓云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

從也注云帝嚳而立四妃矣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為正妃餘三小
者為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取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謂之三

夫人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入春秋說云天子取十二即夏
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

周人上法帝嚳立正妃又三二十七為八十一人以增之合百二十

一邕獨斷說略同內宰先鄭注亦據彼以釋六宮金鶚云周官世婦女

御不言數而昏義謂天子世婦御妻合三夫人九嬪共一百二十人

說未可信曲禮云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鄭注云天子皇后以下百

二十人廣子姓也夫百姓亦約舉其大數言之非必限定百人也為

此說者蓋以王制言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后之

設官當與之準故有百二十人之數然王制所言亦未可信周官六

官之屬合三百六十以法周天之度其入數更不止此豈止百二十

人邪鄭注以為夏制昏義以天子立六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

十一元士與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兩相

比擬其同為周制可知若以三公以下百二十人為夏制三夫人以

下百二十人為周制則比擬不倫矣然則王制所言官數指周制言

明矣所言周制顯與周官不合且天子之事繁故設官必多后之事

簡何必悉與天子相準若王后以準天子而諸侯三卿五大夫二十

七上士其夫人何不設三十五人以準之邪后之婦官有世婦女祝

女史等官已如此其備又何必有百二十人乎案金說也是也此經九

嬪世婦女御並不言數昏義所說內官之數與外官相準而外官之

數與此經六官之數遠不相應則內官之數亦不可信可知矣依昏

義說內官三夫人視三公九嬪視卿世婦視大夫女御視士而鄉內

司服屨人注說內外命夫命婦秩次則以九嬪視孤妻世婦視卿大

夫妻復與彼文舛異至春官世婦則又兼有宮卿下大夫中士三等

此皆與昏義有不能強合者又曲禮云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

嬪有妻有妾又以世婦在嬪上與昏義及此經敘內官次第並不合

攷九嬪職主贊后非世婦之比追師職又以九嬪在內命婦之外則

九嬪必尊於世婦可知曲禮文蓋偶有駁異不為典要也又案獨斷

云天子一娶十二女象十二月三夫人九嬪攷天子一娶十二女亦見檀弓注引春秋說而白虎通義嫁娶篇引王度記則云天子一娶九女兩文已自差悟蔡氏又以三夫人九嬪合充十二人之數則古絕無是說唯春秋繁露爵國篇說天子立一后一世夫人中左右夫人四姬三良人似即春秋說十二女之義彼中左右夫人似即三夫人然又有世夫人及姬良人等尤與禮不合必非周制也又管子小匡篇說齊襄公有九妃六嬪尹知章注云天子九嬪諸侯六嬪亦未知墻否云不列夫人於此官者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者阮元云于當作於是也案內宰注亦云夫人如三公從容論婦禮此注與彼同鄭意此經有九嬪世婦女御獨無三夫人明三夫人擬三公三公與王坐而論道無正職三夫人亦與后坐而論婦禮無官職聚人云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即此注所謂三夫人也經文止此一見蓋其位尊女於后故

事亦彌簡猶三公之事亦簡於六卿也

世婦不言數者君子不苟於色疏世婦者世與大義同謂內外命婦進以服事君子也以其猶貴故加以世言之亦廣世胤也案孔說未

塙惠士奇云春官世婦其職視宮卿二人其次視下大夫四人其次視中士八人而天官世婦則闕焉康成謂屬春官者如漢大長秋屬

天官者乃二十七世婦非也世婦屬天宮內宰而職掌禮事故兼屬春官其職本同文有詳略春官世婦云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

具天官世婦亦云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春官世婦云帥六宮之人共盥盛天官世婦亦云帥女宮而濯撫爲盥盛春官世婦則曰大賓

客云云大喪云云天官世婦則一言以蔽之曰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彼列其目此舉其綱也獨內外宗女不屬天宮然內宗云凡卿大

夫之喪掌其弔臨春官世婦則曰相內外宗之禮事天宮世婦亦云

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則又未嘗不同也但此略而彼詳耳案惠謂此世婦與春官世婦職同以經攷之良是竊謂世婦蓋有內命婦外命婦之別此世婦次於嬪御之間則內命婦也春官世婦與內外宗並列則外命婦也職掌雖略同而內外迥別故分屬二官至鄭謂春官世婦為男子則其誤互詳春官敘官疏注云不言數者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者對九嬪稱九是言數世婦及下女御皆不著人數明必有德乃充不必備數也世婦以下人數眾多故容有不備九嬪以上人少則必備三九之數賈疏謂九嬪無德亦與世婦女御同闕故特五其文令義兩得見誤

女御 昏義所謂御妻也疏注云昏義所謂御妻者昏義御妻在九嬪世御妻也御妻又謂之妻曲禮云天子有妻有妾鄭彼注云妻八十一

御妻周禮謂之女御以其御序於王之燕寢是也案喪大記云君之喪夫人世婦諸妻疏食水飲諸妻疑亦據侯國之女御言之但御妻

在嬪世婦下則不得取齊匹之義荀子君子篇云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然則女御者其正名御妻者其別稱不為典要者也周書祭公

篇云汝無以嬖御固莊后嬖御即女御之屬此經女御無人數蓋亦不必備員其分列各職者唯內司服女御二人縫人女御八人餘無

可攷內宰九嬪兩職又謂之九御亦非其員數昏義御妻八十一人

疑八十一元士與此經元士之數不合不宜據彼以定此女御之數前疏已辯之矣云御猶進也侍也者春官敘官注義同廣雅釋詁云

御進也又釋言云御侍也獨斷云御者進也凡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妃妾接於寢皆曰御

女祝四人奚八人 女祝女奴疏女祝者此官與女史並后宮之官故曉祝事者疏次嬪御之後惠士奇云女祝視大祝

小祝 注云女祝女奴曉祝事者謂亦與女酒女奴曉酒同說文亦部云祝祭祀主贊詞者案女祝雖無爵位然亦備官后宮且古者巫祝皆世事則女祝疑當以祝官之家婦女為之與女巫略同鄭槩以女奴當之恐非

女史八人奚十有六人 女史女奴 女史者說文女史部云史記事者

詒讓案亦兼視內史外史詳本職疏 注云女史女奴曉書者謂通曉文字者亦與女酒同案女史疑當以良家婦女知書者為之奚乃女奴耳鄭義恐未允春官世婦之屬有女史二人與此官亦異

典婦功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工四人賈四人徒二十

人 典主也典婦功者主 疏 典婦功者以下三官並主女功之事故次婦人絲枲功官之長 宮官之後云工四人者此不言女工則男

工也疑即以慌氏之工為之云賈四人者賈疏云以其絲枲有善惡貴賤之事故須賈人也 注云典主也者廣雅釋詁同說文支部云

數主也典即數之段字云典婦功者主婦人絲枲功官之長者絲枲並婦功之事此典婦功總掌其事為下典絲典枲諸官之長也惠士

奇云月令染人曰婦官蓋典婦功之屬官

典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二人 疏 典絲者說文

所吐也案凡繒帛皆以絲為之此官通掌之也

典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疏 典枲者賈疏云枲麻也案喪服傳云牡麻者枲

麻也則棄是雄麻對首是麻之有菁實者也案泉詳籩人疏淮南子覽冥訓云位賤尚菓惠士奇謂菓與泉通即此典菓是也淮南高注以菓為菓耳菓名失之案古無木棉凡布皆以麻葛為之此官通掌之也

內司服奄一人女御二人奚八人內司服主宮中裁縫官之長有女御者以衣服進或當於王廣其禮

使無疏內司服者此官與縫人並掌宮中衣服亦是婦功之事故次色過疏女功官之後賈疏云以其掌后已下六服言內司服者亦是

對春官司服男子服為內不與春官司服同處者以從內官之例故在此云奄一人者賈疏云以其衣服事多須男子兼掌以與婦人同

處故用奄也云女御二人者以王后尊貴其衣服自有法式故以女御內官監領之蓋女御雖於內命婦秩次最卑然尚當尊於無爵之

奄故縫人敘亦以女御次奄下而其職則云以役女御以相比例知此官當亦聽於女御女御非此官之屬也若然經不以女御領奄者

以內司服官府自以奄主之女御為內官特兼領其事而不常居其寺故經首列奄次列女御亦變例也注云內司服主宮中裁縫官

之長者說文衣部云裁制衣也又糸部云縫以鍼紩衣也賈疏云長者謂與下縫人為長云有女御者以衣服進或當於王廣其禮使無

色過者謂此女御二人與奄官同職蓋選擇良家女子為之亦得以禮侍御於王故與前女御同名也賈疏云以此女御還是女奴曉進

御衣服者故與女酒女祝女史同號女也以衣服進謂進衣於王王見之或當王意廣其禮得與八十一女御同名欲見百二十人外兼

有此女御之禮王合御幸之使王無淫色之過故名女御也案賈說非也女奴乃罪人沒入者至卑賤不得為侍御下縫人女工在女御

之下注謂是女奴則鄭不以女御為女奴明矣但此與縫人二職之女御當即選上女御為之鄭似謂在八十一人之外亦未允女御本

無定數不必有八十一人詳前疏

縫人奄二人女御八人女工八十人奚三十人女工女奴**疏**縫人奄

賈疏云奄有二人亦是縫線事多須有男子故也云女御八人女工

八十人者女御亦與奄官同職專掌縫王后之衣服故本職云掌王

宮之縫線之事以役女御以縫王及后之衣服明奄官與女工為女

御役每十工以女御一人監領之若然此女御亦非縫人之屬而女

工則屬女御又兼屬縫人蓋亦大宰入法官屬之變例也注云女

工女奴曉裁縫者此女工亦於女奴中選充之與女祝女史同國

語晉語云鄭伯嘉造納女工妾三十人蓋即此女工韋注以工為樂

師非也又左成二年傳魯賂楚以執鍼織紅皆百人杜注云執鍼女

工織紅織繒布者蓋亦女工之別名也人共四人

染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疏染人者說文水部云染

兼染絲及臬布等許偏舉一端言之賈疏云案其職云掌染絲帛因婦人衣服故亦連類在此也

追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工二人徒四人疏追師者賈

周禮正義

中華書局聚

琢鄭箋云周禮追師掌追衡筭則追亦治玉也爾雅釋器云玉謂之
雕又云玉謂之琢又云雕謂之琢是雕琢並為治玉之名荀子富國
篇引詩追作雕說苑修文篇又引作彫又詩周頌有客篇敦琢其旅
孔疏云敦雕古今字案說文玉部云瑀治玉也雕彫並瑀之借字瑀
追敦聲之轉

履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工八人徒四人疏履人者說文履部
云履履也賈疏云

案其職云掌王及后之服履故從內官衣服亦連類在此若然追師
專掌婦人首服此履人兼男子屨鳥在下體賤故男子婦人同在此
官也云工八人者蓋以韋氏之工為之呂氏春秋召類篇子罕曰
南家工人也為鞞者也高注云鞞履也作履之工也亦此工之類

夏采下士四人史一人徒四人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
羽象而用之疏夏采者釋文云采或作菜案采菜字通賈疏云在此

謂之夏采者其職云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太祖以乘車建綏復
于四郊喪事是終故在末職也詒讓案此官所掌止大喪復一事疑

文有闕佚大喪非常復又喪紀之小節不當專設一官也右天官之
屬卿一人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十二人上士四十二人中士百十八

人下士百七十九人府八十五人史百四十八人胥百七十四人徒
二千二百四人工二十二二人賈四十四人凡正官自卿至庶人總三

千三十三人又奄上士四人寺人內豎及奄無爵者四十四人內司
服縫人女御十人女祝四人女史八人女奴百二十五人奚六百七

十二人女工八十人凡女官女庶人總八百九十九人此外九嬪世
婦女御無員數閭人每門四人有員數無總數不可計大凡可計者

總三千九百八十八人注云夏采夏翟羽色者染人云秋染夏注云染

夏者染五色謂之夏者其色以夏狄爲飾又月令季夏命婦官染采鄭彼注云采五色也據此則夏卽謂染五色象夏翟之羽采卽畫績所謂五采備也此官掌以乘車建旛復于四郊爲飾纛有染鳥羽所謂夏采也穀梁隱五年傳舞夏范注云夏大也大謂大雉大雉翟此亦以夏爲夏翟而訓義又小異夏翟詳染人疏云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者禹貢徐州云羽畎夏翟亦詳染人疏云有虞氏以爲綏者鄭據明堂位云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而互易其字又讀綏爲綏其說非也綏卽巾車五路所建之大麾司常九旗之旂也不必著羽其著羽者別爲九旗之旂旂詳本職及巾車司常疏云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者賈疏云案冬官考工記有鍾氏染羽夏卽五色也此職中注及彼注皆云綏謂注旂於干首不云翟羽者蓋注文不具耳

周禮正義卷一

今一十二人一人一人一人工八人徒四人

鳳齋五卷一

古今圖書集成

卷一百一十一

卷一百一十一
宋書 卷一百一十一

宋書 卷一百一十一 宋書 卷一百一十一

宋書 卷一百一十一 宋書 卷一百一十一

宋書 卷一百一十一 宋書 卷一百一十一

宋書 卷一百一十一 宋書 卷一百一十一

宋書 卷一百一十一 宋書 卷一百一十一

周禮正義卷二

瑞安孫詒讓學

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

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

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

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

以任百官以生萬民大曰邦小曰國邦之所居亦曰國典常也經也法也王謂之禮經常所秉以治天下也邦國官

府謂之禮法常所守以為法式也常者其上下通名擾猶馴也統猶合也詰猶禁也書曰度作詳刑以詰四方任猶俸也生猶養也鄭司

農云治典冢宰之職故立其官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教典司徒之職故立其官曰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

國禮典宗伯之職故立其官曰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政典司馬之職故立其官曰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刑

典司寇之職故立其官曰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此三時皆有官唯冬無官又無司空以三隅反之則事典司空之職也司

空之篇上小宰職曰六曰疏大宰之職者天官之正所分掌之職事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疏即下入法之官職也官各有職百官府

所同經惟大宰小宰宰夫云職者以正貳攷其官特尊故別異其文地春夏秋四官並放此云掌建邦之六典者敘官注云建立也經例

言建者並謂修立其政法之書頌而行之六典至九兩即後文治象
 之法亦即治官官法之總會也六典分屬六官大宰掌治而總建六
 典者敘官先鄭注云六官皆總屬於冢宰是也云以佐王治邦國者
 大宰之治外統邦國故穀梁僖九年傳云天子之宰通于四海云一
 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者國語楚語章注云經經緯
 也大戴禮記盛德篇云是故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
 紀曰亂也亂則飭冢宰又云冢宰之官以成道以之道則國治即治
 邦國官府之義詩大雅棫樸云綱紀四方鄭箋云以綱罔喻為政張
 之為綱理之為紀白虎通義三綱六紀篇云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
 者為綱小者為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內則云后王命冢宰
 降德于眾兆民鄭注云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案此散文得通賈
 疏謂以畿內據近而言非是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
 萬民者盛德記云地宜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飢寒教訓失道風俗淫
 僻百姓散敗曰危也危則飭司徒又云司徒之官以成德以之德則
 國安即安邦國之義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者
 爾雅釋詁云諧和也和諧訓同變文以見義盛德記云父子不親長
 幼無序君臣上下相乖曰不和也不和則飭宗伯又云宗伯之官以
 成仁以之仁則國和即和邦國諸萬民之義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
 以正百官以均萬民者盛德記云賢能失官爵功勞失賞祿爵祿失
 則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也不平則飭司馬又云司馬之官以
 成聖以之聖則國平即平邦國之義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
 官以糾萬民者小宰注云糾猶割也察也盛德記云刑罰不中暴亂
 姦邪不勝曰不成不成則飭司寇即詰邦國之義云六曰事典以富
 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者盛德記云百度不審立事失理財物失
 量曰貧也貧則飭司空即富邦國之義治典教典曰官府禮政刑事
 四典曰百官者亦變文也後文及小宰宰夫詳言之曰百官府略言

之則或曰官府或曰百官其實一也賈疏謂尊天地二官不局其數故不云百官而云官府非也小宰六職及諸官敘首所說與此經小異大同並文偶變易不為義例注云大曰邦小曰國者說文邑部云邦國也又口部云國邦也釋名釋州國云大曰邦邦封也封有功於是也案此注析言之故大邦小國大小並據封域所包而言許統言之故邦國互訓不分大小此經上曰邦者據王國而言下曰邦國者總舉大小侯國通言之王國亦曰國故詛祝云作盟詛之載辭以敘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注云國謂王之國邦國諸侯國也賈疏云周禮凡言邦國者皆是諸侯之國此言大曰邦小曰國者止據此文邦在上國在下故為此解案儀禮覲禮云同姓大國異姓小邦則邦國大小通也云邦之所居亦曰國者此復於大邦小國中析言之明國又為對野之稱也呂氏春秋明理篇高注云國都也賈疏云此即據王國而言故上云惟王建國匠人營國方九里與典命國家皆是邦之所居亦曰國也釋文引干注云國天子諸侯所理也邦疆國之境案理當作治陸書傳寫避唐諱改干以國為天子諸侯所治即邦之所居也惟以邦為國境則不分邦大國小與鄭說小異云典常也經也法也者賈疏云爾雅釋詁云典常也孫氏云禮之常也釋言云典經也又云禮者以其經常者即是法式詒讓案說文刀部云典五帝之書也又引莊都說典大冊也典本訓書冊書冊所以著政法故又為典法也毛詩周頌維清傳云典法也典法者治之大經可以常行者故又訓經訓常此並展轉引申之義鄭言此者明典含義甚廣施之尊卑各有所取也云王謂之禮經常所秉以治天下也者即經邦國之義明上秉之以治下者也云邦國官府謂之禮法常所守以為法式也者法式者下守之以事上亦與下入法治官府義略同云常者其上下通名者賈疏云經據在上灋據在下至於王與邦國官府俱有常義故云常者上下通名也云灋猶馴也者服不氏注

義同此段借之義也呂飛鵬云說文手部擾煩也與馴義異牛部擾

牛柔謹也馴擾之擾當作擾玉篇曰尚書擾而毅字如此惠棟云春

秋傳云乃擾畜龍應劭史記注云擾音柔擾馴也尚書擾而毅徐廣

曰擾一作柔懷有柔音故史記或作柔又有馴音故李軌徐邈皆音

尋倫反或音而小反失之案惠呂說是也擾即懷之借字廣雅釋詁

云擾馴善也又釋言云馴擾也懷柔亦聲近義通國語齊語云寬惠

柔民柔民猶言擾民也地官敘官注云擾亦安也安與馴義亦相成

云統猶合也者後入統注云統所以合率以等物也說文糸部云統

紀也紀別絲也別絲必總合之故又引申為統合之義漢書敘傳張

晏注云統合也書周官孔疏引馬融注云統本也百官是宗伯之事

也案本與統合義亦相近云詰猶禁也者說文言部云詰問也引申

為詞禁之義廣雅釋詁云詰責也責與禁義亦相成釋文引干注云

詰彈正糾察也義與鄭略同引書曰度作詳刑以詰四方者呂刑文
偽孔本刑上無詳字大司寇注引書亦作詳刑蓋鄭據今文書為注
本有此字後漢書劉愷傳李注引鄭書注云詳審察之也書偽孔傳
云度時世所宜訓作贖刑以治天下四方之民此引之者證詰邦國
即彼詰四方也云任猶傳也者後注同說文人部云任保也引申為
傳立之義釋名釋言語云事傳也傳立也凡所立之功也故青徐人
言立曰傳也案傳有立義此經凡作官民以立其職事治土地以立
其材產並謂之任大司馬注又云任猶事也事與傳聲義亦同賈疏
云傳猶立也東齊人物立地中為傳欲使百官皆立其功也云生猶
養也者本職後注同說文生部云生進也引申為生養之義大戴禮
記夏小正傳云養長也生長義亦同賈疏云冬官主土地所以養民
故也鄭司農云治典冢宰之職以下者並據五官敘官文云此三時
皆有官唯冬無官又無司空者謂四時之官唯冬官亡闕也云以三
隅反之則事典司空之職也者三隅反論語述而篇文謂以春夏秋

三官例之則司空篇首當有使帥其屬而掌邦事之文故知事典司空之職是也云司空之篇亡者謂河閼獻王得周官時亡此篇賈疏謂六國時亡其時以考工記代之非也詳前及考工記總敘疏引小宰職曰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者冬官既亡而小宰六屬有冬官掌邦事之文故引以入灋治官府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證司空掌事典也以入灋治官府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辨邦治三曰官聯以會官治四曰官常以聽官治五曰官成以經邦治六曰官灋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糾邦治八曰官計以弊邦治百官所居曰府弊斷也鄭司農云官屬謂六官其屬各六十若今博士大史大宰大祝大樂屬大常也小宰職曰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是也官職謂六官之職小宰職曰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二曰教職三曰禮職四曰政職五曰刑職六曰事職官聯謂國有大事一官不能獨共則六官共舉之聯讀為連古書連作聯聯謂連事通職相佐助也小宰職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二曰賓客之聯事三曰喪荒之聯事四曰軍旅之聯事五曰田役之聯事六曰斂弛之聯事官常謂各自領其官之常職非連事通職所共也官成謂官府之成事品式也小宰職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四曰聽稱責以傅別五曰聽祿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賣買以質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九曰聽職所主之法度官職主祭祀執觀會同賓客者則皆自有其法度小宰職曰以法掌祭祀執觀會同賓客之戒具官刑謂司刑所掌墨劓辜宮辜劓辜殺辜也官計謂三年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玄謂官刑司寇之職五刑其四曰官刑上能糾職官計謂小宰之六計所以斷

羣吏疏以入灋治官府者釋文云灋古法字案說文馬部云灋刑也

之治疏平之如水从水馬所以觸不直者去之从馬去重文法今文

省凡經皆作灋注皆作法經刻用古字注刻用今字也法本為刑法

引申之凡典禮文制通謂之法韓非子難三篇云法者編著之圖籍

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此入法為治百官之通法全經六

篇文成數萬總其大要蓋不出此入科以大宰一職論之自職首至

末通為官職其中六典入法之等建立大綱則官法也正月之吉始

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以下行事細別則官常也歲終則令百官府各

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

賞之受會則官成也廢置誅賞則官刑也計吏則官計也至於率領

貳政以下則有官屬旁通五官則有官聯其餘六官三百六十職雖

爵有尊卑事有餘簡要此入法足以賅之矣賈疏云此入灋雖不云

建亦有建義故鄭注大史職云六典入灋入則冢宰所建以治百官

大史又建焉是也上六典云治邦國此入灋云治官府官府在朝廷

之官府也云一曰官屬以舉邦治者賈疏云以下皆單言邦據王國

而言之云二曰官聯以會官治四曰官常以聽官治者此入灋皆云

邦治唯官聯官常云官治者亦變文無義例故小宰六聯亦云合邦

治賈疏謂官聯言官欲取會合眾官乃始得治官常言官欲取官有

常職各自治其官故二不言邦而云官失之餘詳小宰疏注云

百官所居曰府者廣雅釋宮云府舍也官也管子度地篇云官府寺

舍文選東京賦薛綜注云官吏所止為府左隱七年孔疏引風俗通

云府聚也公卿牧守府道德之所聚也案府者大名其小者即宮正

次舍之舍注云舍其所居寺是也凡內外眾官皆有府寺長各率其

屬而居之賈疏云官府與上府史之府別彼府主藏文書此府是百

官所居處皆是府聚之義也云幣斷也者小宰既侵掌囚注並同小

爾雅廣言云蔽斷也左昭十四年傳叔魚蔽罪邢侯杜注同大司寇

官所居處皆是府聚之義也云幣斷也者小宰既侵掌囚注並同小

爾雅廣言云蔽斷也左昭十四年傳叔魚蔽罪邢侯杜注同大司寇

先鄭注引左傳蔽作弊弊即蔽之借字鄭司農云官屬謂六官其屬各六十者據小宰六屬文屬猶言屬別謂以爵秩尊卑相領隸國語楚語云五物之官陪屬萬為萬官彼據五官言之義亦同也凡官屬有總屬有分屬有當官之屬有冗散之屬總屬即六官屬各六十通屬於其正是也分屬若庖人內饗外饗亨人屬膳夫是也當官之屬若宮正中下士以下屬於上士是也冗散之屬若四方之以舞仕者屬旌人國勇力之士屬司右相大率夫者屬犬人皆無職名員數是也四者各以尊卑相隸通謂之官屬先鄭舉其大者言之凡六官之屬亦多贏羨不皆六十小宰約舉大數耳詳彼疏云若今博士大史大宰大祝大樂屬大常也者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屬官有太樂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醫六令丞博士秦官掌通古今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引之者證官大小相屬之事引小宰職曰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是也者以此官屬舉邦治與彼文同故舉以相證六屬止引天官者撮舉六官之首餘不備詳云官職謂六官之職者職者主領之言即敘官注云各有所職而百事舉也凡三百六十職通謂之官職此舉其大者明之引小宰職曰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二曰教職三曰禮職四曰政職五曰刑職六曰事職者亦證此官職辨邦治與彼文同云官聯謂國有大事一官不能獨共則六官共舉之者大事即小宰六聯之屬其事衆多則六官之屬相佐助共舉之依小宰云凡小事皆有聯則不必合六官或異官或同官凡各屬共者言之故云大事其小事則不必合六官或異官或同官凡各屬共為一事亦得為聯儀禮燕食射聘諸篇衆官各執其事亦即官聯之法故燕禮大射儀注謂庶子與膳宰樂正聯事即其義也云聯讀為連古書連作聯者段玉裁云漢以後連貫字皆用連不用聯故司農以今字易古字而又明之曰周秦古書連貫字皆用聯說文耳部曰

聯連也耳連於頰絲連不絕故從耳從絲此古書二字與凡言故書者不同案段說是也云聯謂連事通職相佐助也者王制注云連猶聚也謂連聚數官旁通它職互相佐助以合治一事周書大戒篇云連官集乘同憂若一荀子王制篇云職而不通則職之所不及者必隊蓋言官聯也藝文類聚職官部引胡廣漢官解詁云光祿大夫與博士俱以儒雅之選異官通職周官所謂官聯者也說與鄭同引小宰職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二曰賓客之聯事三曰喪荒之聯事四曰軍旅之聯事五曰田役之聯事六曰斂弛之聯事者亦證此官聯會邦治彼云合邦治會合義同云官常謂各自領其官之常職非連事通職所共也者謂各職當官常行之事大史云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是也每官各有其專領之職事不得相侵越官常主分與官聯主合義正相反蓋以官職分言之著於書者為官法布於行事者為官常官尊者法與常兼備官卑者則惟奉行官常而已故宰夫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明司以上皆有官法旅以下則惟有官常也云官成謂官府之成事品式也者謂各官府所掌之事已成則案其簿書文字攷其品數法式即治會之事司會云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此官成正與日成月成歲成同義司書云凡稅斂掌事者受灋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注云成猶畢也此注云成事猶彼云事成彼要貳亦即官成之要會也然則鄭所謂成事品式即謂凡官事之有文籍可稽校案驗者小宰以此居簡稽等為入成正是此義士師掌士之八成邦約邦賊之等亦即最會刑名之簿書王制云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即此官成也賈疏乃謂官自有成事品式依舊行之則是有司循行故事與官常殆無區別經注之義皆不如是矣引小宰職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

以比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四曰聽稱責以傅
別五曰聽祿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賣買以質劑八
曰聽出入以要會者亦證此官成經邦治與彼文正同後文云以官
成待萬民之治注亦釋爲入成與此義同云官法謂職所主之法度
官職主祭祀朝覲會同賓客者則皆自有其法度者此注用今字作
法也謂邦之大事各有專法著其禮節名數若今會典通禮之屬一
官秉之以授衆官使各依法共治之是謂官法若大司徒之地法小
司徒之比法大司馬之戰法後世謂之司馬法縣師之縣法稍人謂
之縣師之法皆是也鄭約舉此四者爲下引小宰職文起義耳引小
宰職曰以法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者亦以彼云以法與此
六法文同彼又云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此注不及者亦文不備云
官刑謂司刑所掌墨辜劓辜宮辜劓辜殺辜也者據司刑五刑文辜
古罪字凡經例用古字或作辜注例用今字皆作罪今司刑經並作
罪而此注引乃作辜與例不合疑誤詳甸師及司刑疏賈疏云此是
正五刑施於天下非爲官中之刑故後鄭不從之也云官計謂三年
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者據後文凡三年大計與歲計通爲官
計先鄭略舉一隅爲釋也云玄謂官刑司寇之職五刑其四曰官刑
上能糾職者據大司寇文宰夫官刑注義同凡百官府黜陟廢置誅
賞並以此爲斷與司刑五刑異也書舜典云鞭作官刑史記五帝本
紀集解引馬融云官刑爲辨治官事者爲刑案鞭亦官府輕刑之一
也賈疏云是專施於官府之中於義爲當也云官計謂小宰之六計
所以斷羣吏之治者小宰云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與此經
官計文亦相會故鄭據彼爲歲計補先鄭義也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二曰瀆

則以馭其官三曰廢置以馭其吏四曰祿位以馭其士五曰賦貢以

馭其用六曰禮俗以馭其民七曰刑賞以馭其威八曰田役以馭其

衆都之所居曰鄙則亦法也與法則所用異異其名也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在畿內者祭祀其

先君社稷五祀法則其官之制度廢猶退也退其不能者舉賢而置之祿若今月奉也位爵文也賦口率出泉也貢功也九職之功所稅

也禮俗昏姻喪紀舊所行疏也凡三等采邑與公邑地相錯則公邑也鄭司農云士謂學士

與都鄙治法當略同以其可互推故經不具也云一曰祭祀以馭其神者都家各有常祀又有山川等命祀大宗伯云乃頒祀于邦國都

家鄉邑是也賈疏云采地之中祭祀宗廟社稷五祀下注云凡云馭者所以馭之內之於善則於祭祀之中宗廟先祖則無可去取至社

稷配食者若取句龍后稷上公有功是內之善也案賈說非也都鄙命祀亦以地之廣陝爵之尊卑為差蓋地廣爵尊者所祀神亦尊而

衆地陝爵卑者所祀神亦卑而少是祀命各隨黜陟而改故曰以馭其神也云二曰灋則以馭其官者後經云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

立其兩設其任陳其殷置其輔即都鄙之官府皆秉法則以治之也云三曰廢置以馭其吏者吏謂采邑有地治之吏則計其賢否以詔

廢置也云八曰田役以馭其衆者田役謂凡田獵起徒役也遂人注云役謂師田若有功作也蓋役事以師田為最大故經起徒役以田

謂之田役以發兵則謂之師役而功作之事亦賅焉大宗伯軍禮云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故云以馭其衆賈疏云謂采地

之中得田獵使役於民據此文則卿大夫得田獵而春秋左氏傳鄭大夫豐卷請田于產不許者彼常田之外臨祭取鮮唯人君耳大夫唯得常田故禮云大夫不掩羣亦是常田豐卷亦僭取鮮故子產云唯君用鮮明大夫不合也注云都之所居曰鄙者大司徒注義同

釋名釋州國云鄙否也小邑不能遠通也案鄙即都家居治之邑通
界域言之則曰都鄙此猶上文邦國國即邦之所居官府即百官
所居也與遂人贊鄙異互詳大司徒疏書蔡仲之命孔疏引馬融云
距王城四百里至五百里謂之都鄙鄙邊邑也以封王之子弟在畿
內者案此馬氏解詁佚文其說專據大小都而遺家邑又距王城四
百里至五百里地兼有公邑亦不必盡爲都鄙其說殊未安故鄭不
從也又案此都鄙爲采邑與縣鄙爲公邑亦異凡采邑與公邑地相
比經或合舉之宰夫謂之羣都縣鄙司士謂之都家縣鄙蓋四等公
邑自甸外其稍縣都三處並與三等采地錯居以其環繞國之邊竟
故通謂之鄙所居爲公邑則爲縣鄙所居爲采地則爲都鄙其爲鄙
同而曰縣曰都則異都鄙屬於采地之主縣鄙屬於公邑之吏官制
迥不同蓋都家爲內諸侯故亦立兩設伍略放邦國之制若縣鄙則
天子使吏治之而領以縣師不得有兩鄉五大夫之等也云則亦法
也者爾雅釋詁云則法也大宗伯大史大司馬注義並同亦者冢上
入法明文異義通云典法則所用異異其名也者賈疏云謂典法則
三者相訓其義既同但邦國言典官府言法都鄙言則是所用處異
故別言之其實義通也劉台拱云都鄙亦有官府所以治之者亦猶
王朝之入法也但施於都鄙則曰法則云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
子弟所食邑者大司徒注同載師云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
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置地注云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
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案都鄙制井田小司徒注井牧之
法四井爲邑四縣爲都故大夫曰家邑公卿王子弟曰大小都都邑
以大小異名散文亦通故經以都鄙賅家邑而注則以采邑食邑通
釋大小都左隱元年傳有大都中都小都彼中都即此小都而小都
則即此家邑明都邑通言不別矣采邑者禮運云天子有田以處其
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白虎通義京師篇云公卿大夫皆食采

者示與民同有無也公羊襄十五年何注云所謂采者不得有其土
 地人民采取其租稅爾漢書刑法志顏注云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
 采地說者不曉采地之義因謂菜地云以種菜非也案何說是也家
 邑大小都三等采地皆頒田邑以爲祿也凡公卿大夫貴戚有功德
 得世祿者皆頒邑以爲祿是謂采邑唯疏族新進未得世祿者則賦
 田斂粟以頒祿是謂祿田賈喪服疏引鄭志云天子之卿其地見賜
 乃有是采地皆特賜也其在王子弟無官者雖無祿而得以恩澤食
 邑采邑食邑食其并主其并邑治以家宰私臣又子孫得世守之祿
 田不世守且僅食其田之租稅而不得主其邑各就近屬鄉遂或公
 邑王官治之若司勳賞地附屬六鄉之比此其異也凡命士有功德
 者或功臣之後亦闕有采地祭法注云置都立邑爲卿大夫采地及
 賜士有功者之地是也然士有采地者甚少且里數亦大減其餘則
 唯頒祿田而已故國語晉語云大夫食邑士食田明恆制士不得有
 采邑鄭釋三等采地止於大夫王制說縣內三等國亦云其餘以祿
 士是也其不命之士及庶人在官者則又無祿而唯有稍食以祿與
 命相將不命則亦無祿也通言之祿田或亦謂之采采地及稍食或
 亦謂之祿散文不別也其外諸侯入仕者亦受采地以爲祿如其官
 爵故毛詩鄭風緇衣傳云諸侯入爲天子卿士受采祿公羊定四年
 何注亦云禮諸侯入爲天子大夫更受采地於京師是也凡三等采
 地制互詳小司徒載師疏賈疏云親王子母弟與公同處而百里次
 疏者與六卿同處而五十里次疏者與大夫同處二十五里案禮記
 禮運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鄭注中庸云同姓雖恩不同義必同
 也尊重其祿位所以貴之不必授以官守然則王子母弟雖食采邑
 未必別有官有官則依公卿大夫食邑不假別言也云周召毛聃畢
 原之屬在畿內者者左僖二十四年傳富辰云管蔡邲霍魯衛毛聃
 邰雍曹滕畢原豐郇文之昭也邰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

周公之胤也杜預春秋釋例土地名云周扶風雍縣東北周城也邵
扶風雍縣東南有邵亭畢京北長安縣西北原河內汝水縣西北原
城毛明闕鄭以此六國並王子弟食邑之在畿內者故引以為證白
虎通義京師篇謂天子太子食采百里與諸侯封同於經無證疑不
足據云祭祀其先君社稷五祀者賈疏云案孝經大夫章不云社稷
則諸侯卿大夫也若王子母弟及三公稱諸侯者五廟五祀三社三
稷故云祀先君社稷五祀也詒讓案先君社稷五祀舉都鄙之常祀
而言都宗人注云都或有山川及因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彼
皆非常祀故此注不及也云法則其官之制度者都鄙亦有兩卿五
大夫等官官各有制度是謂法則也賈疏云謂宮室車旗衣服之等
皆不得僭也云廢猶退也退其不能者者說文廣部云廢屋頓也引
申之人罷棄屏退亦謂之廢檀弓注云廢去也士冠禮注云退去也
是廢退義同謂退去其不能者不復用也云舉賢而置之者廣雅釋
詁云置立也鄭以此經廢置對文廢為退去其不能者明置為舉其
賢者而置立之於位也云祿若今月奉也者釋文云奉本或作俸案
俸即奉之俗國語楚語韋注云祿奉也廣雅釋詁云稟奉稟祿也漢
書高后紀列侯幸得餐錢奉邑顏注引韋昭云粟米曰奉續漢書百
官志載百官受奉自大將軍三公至斗食佐史奉並云月若干斛所
謂月奉也賈疏云古者祿皆月別給之漢之月奉亦月給之故云若
今月奉也沈彤云宮正之會稍食宮伯之均秩皆以月終則給祿當
亦然蓋漢亦承周法也云位爵次也者謂爵秩尊卑之次即後文長
兩伍殿輔各以爵等尊卑相領屬是也云賦口率出泉也者後注同
賈疏云下文九職九賦職賦相繼而言故知賦即九賦口率出泉也
釋文引干云賦上之所求於下案干說蓋通諸賦稅言之是也鄭意
蓋以都鄙亦有口泉賈小司徒疏引鄭志說都鄙無口賦者謂其不
入於王非謂自全不征也實則後經九賦非口泉鄭說殊不足據詳

後疏云貢功也者廣雅釋詁同說文具部云貢獻功也丁晏云易繫辭傳六爻之義易以貢釋文荀作功古貢功通用故鄭訓為功云九職之功所稅也者賈疏云亦約下文言九賦上言九職九職任之九賦斂之是以大府云九賦九功九職即九賦之功故鄭於此以貢為功是九職之功出稅也詒讓案後文別有九貢致邦國之用知此貢非彼九貢者九貢出於諸侯非都鄙所出故以貢為九職之稅也釋文引干云貢下之所納於上說與鄭同云禮俗昏姻喪紀舊所行也者土均注云禮俗邦國都鄙民之所行先王舊禮也管子立政篇云藏於官則為法施於國則成俗曲禮云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守其法而審行之賈疏謂若士冠禮若不醴醮用酒是其一隅也今案禮俗當分為二事禮謂吉凶之禮即大司徒十二教陽禮教讓陰禮教親之等是也俗謂土地所習與禮不同而不必變革者即十二教之以俗教安彼注云謂土地所生習是也土均小行人禮俗義並同鄭賈合為一失之鄭司農云士謂學士者明此士對官吏而言則非上中下士國語周語韋注云士講學道藝者也學士即士之養於學者見樂師大胥小胥職都鄙亦有其尤賢者亦得升於王朝皆得受祿位也

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

柄所秉執以起事者也詔告也助也爵謂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也詩云誨爾序爵言教王以賢否之第次也班祿所以富臣下書云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幸謂言行偶合於善則有以賜子之以勸後也生猶養也賢臣之老者王有以養之成王封伯禽於魯

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後是也五福一曰壽奪謂臣有大罪沒入家財者六極四曰貧廢猶放也舜殛鯀于羽山是也誅責讓也曲禮曰齒路馬有誅凡言馭者所以馭之內之於善

疏以入柄詔王馭羣臣者與內史司士爲官聯也賈疏云大宰以此入柄詔告於王馭羣臣餘條皆不言詔獨此與下入統言詔王者餘並羣臣職務常所依行歲終致事乃考知得失此乃王所操持王不獨執羣臣佐

之而已故特言詔也云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者爵祿爲予奪置廢之本故首舉之司士云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

以久奠食此不言食者祿亦可以賅食也云四曰置以馭其行者賈疏云有賢行則置之於位故云以馭其行云七曰廢以馭其罪者罪

疑當作臯詳前疏云入曰誅以馭其過者誅卽內史之殺爲罰之最重者故以次於末案此經入者唯爵祿爲賞罰通法以下六者則予

置生爲賞之事奪廢誅爲罰之事賞罰文別而敘次則正相對若內史入枋則自爵祿之外以予奪置廢生殺皆賞罰自相對爲文故與

此文不同義各有當也自鄭誤解生爲養老誅爲薄責賈氏遂強爲之說謂奪重於誅又謂內史變誅言殺與此義殊並不可通今無

取焉注云柄所秉執以起事者也者說文木部云柄柯也重文棟或从秉是柄本爲斧柯之名以斧柯爲人所執引申之凡有所秉執

者皆謂之柄左昭二十三年傳云又執民柄杜注云賞罰爲民柄莊子釋文引司馬彪云棟威權也此入者亦王所秉執威權賞罰之事

故謂之入柄也禮運云禮者君之大柄也注云柄所操以治事柄秉聲類亦同內史又借枋爲之管子小匡篇管子曰昔者聖王之治其

民也謹用其六秉如是而民情可得而百姓可御桓公曰六秉者何也管子曰殺生貴賤貧富此六秉也國語齊語載其文作六柄案彼

六柄御百姓生貴貧富與此同殺卽誅賤卽廢也此馭羣臣增予置爲入柄義亦略同云詔告也助也者說文言部云詔告也爾雅釋詁

云詔助勳也經例凡言詔者並以言語詔告相左助之謂詔訓告大
 卜大僕注亦同云爵謂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也者喪服傳注云爵
 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也此八柄據羣臣而言故上不及天子爵下
 及士者王制云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
 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鄭彼注云爵秩次也又士冠禮記
 云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諡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諡鄭彼注云
 今謂周衰記之時也古謂殷殷士生不為爵死不為諡周制以士為
 爵死猶不為諡耳下大夫也又大行人注云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也
 此不言孤者孤亦冢卿也白虎通義爵篇云爵有五等以法五行也
 或三等者法三光也或法三光或法五行何質家者據天故法三光
 文家者據地故法五行含文嘉曰殷爵三等周爵五等各宜也王
 制曰王者之制祿爵凡五等謂公侯伯子男此據周制也殷爵三等
 謂公侯伯也又云公卿大夫者何謂也內爵稱也內爵稱公卿大夫
 何爵者盡也各量其職盡其才也何以知士非爵禮曰四十強而仕
 不言爵為士至五十爵為大夫何以知卿為爵也以大夫知卿亦爵
 也何以知公為爵也春秋傳曰諸侯四伯諸公六伯合而言之以是
 知公卿為爵內爵所以三等何亦法三光也所以不變質文何內者
 為本故不改內也案小宗伯云賜卿大夫士爵則饋又職喪云掌諸
 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則士得為爵經有明文白虎通
 謂周士非爵與此經義異鄭所不從云詩云誨爾序爵言教王以賢
 否之第次也者誨爾序爵大雅桑柔文鄭彼箋亦云教女以女序賢
 能之爵與此注同云班祿所以富臣下者韓非子解老篇云祿也者
 人之所以持生也凡食稟田邑通謂之祿皆所以富瞻臣下故經云
 以馭其富也引書云凡厥正人既富方穀者賈疏云尚書洪範文厥
 其也方道也穀善也凡其正直之人既以爵祿富之又以善道接之
 引之者證以馭其富也案賈說同偽孔傳鄭書注今佚不知與彼同

否以此注引彼文推之疑鄭本釋穀爲祿也云幸謂言行偶合於善則有以賜予之以勸後也者呂飛鵬云左傳曰善人富謂之幸賜予雖未能馭富亦富之漸也故云予以馭其幸詒讓案說文天部云秀吉而免凶也幸卽秀之隸變公羊宣十五年何注云幸僥幸也鄭意幸者僥幸恩澤之言謂諸臣本無功德以言行偶合於善則王亦有以賜予之以廣恩澤并以爲後人勸也江永云凡賜予皆爲予主贊車馬衣服旌旗弓矢鉞鉞虎賁皆予之大者幸與福二例得予則爲幸得生則爲福案江說是也注義未賅云生猶養也者前注同劉敞云生以馭其福福者其人本坐死以親故功貴者議而免之是其福矣楚誅鬬氏而免箴尹克黃改命曰生則此類也江永云生謂以入議生之案劉江說是也易被李光坡李鍾倫蔣載康俞樾說並同經以生對誅殺爲文則止謂保全臣下使究其年壽耳鄭以養爲訓求之太深於義轉遠矣云賢臣之老者王有以養之者謂老者筋力衰劣故王養以福之云成王封伯禽於魯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後是也者賈疏云此並文公十三年公羊傳文彼云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此云爲周公後不同者鄭以義言之詒讓案主後聲義並近疑嚴顏文異此引之者證生養義同云五福一曰壽者賈疏云此亦洪範文引之者證賢臣老養之是五福一曰壽故曰以馭其福也云奪謂臣有大罪沒入家財者說文又部云奪手持佳失之也又支部云攸疆取也此奪卽攸之借字淮南子本經訓高注云奪取也臣有大罪沒取其家財入官亦謂之奪劉敞云奪者削其田邑祿職惠士奇云左傳莊十九年惠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奪田收秩所謂奪以馭其貧也案劉惠說是也鄭鏗說同此奪對予爲文亦謂奪其田祿耳非必盡沒其家財也云六極四曰貧者賈疏云亦洪範文引之者證大罪奪之家資以馭其貧也云廢猶放也者此引申之義小爾雅廣言云放棄

也莊子釋文引李頤云廢棄也是廢放義同說文支部云放逐也左傳宣元年杜注云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遠案經以廢對置為文亦止謂廢黜不令在位耳前注云廢猶退也與此義最合此注放棄之說亦似太深也云舜殛鯀于羽山是也者葉鈔本釋文殛鯀作極鯀案說文無鯀字今書舜典亦作殛鯀于羽山東裔也祭法孔疏引鄭志荅趙商集解引馬融書注云殛誅也羽山東裔也祭法孔疏引鄭志荅趙商云鯀非誅死鯀故居東裔至死不得反於朝禹乃其子也以有聖功故堯與之若以為殺入父用其子而舜禹何以忍乎而尚書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者箕子見武王誅紂今與己言懼其意有懃德為說父不肖則罪子賢則舉之以滿武王意也據鄭志則鄭以殛為放與馬說不同故引以證此廢為放之義也殛當依宋本釋文作極段玉裁云洪範鯀則殛死釋文殛本又作極左氏昭七年傳堯殛鯀羽山釋文殛亦作極然則堯典殛鯀亦是極字之假借殛之本義訓為殊殊之訓死也一曰斷也殛之所假借為極極窮也孟子言極之於所往是也云誅責讓也者司救注云誅誅責也義與此同廣雅釋詁云讓誅責也黃以周云鄭意過與罪對罪重而過輕故誅誅責讓引曲禮曰齒路馬有誅者鄭彼注云路馬君之馬齒欲年也誅罰也賈疏云引之者證誅為言語責之非有刑罪也內史變誅言殺欲見為惡不止則殺之劉敞云誅者殺也過當作禍聲之誤耳有馭其福則有馭其禍矣福稱生則禍稱誅矣入柄者先敘賞而後言罰賞則先重罰則後重故誅最後言也內史貳八柄爵祿廢置子奪生七者皆同而其一為殺殺則誅也俞樾云鄭必以責讓釋誅者疑過失但當責讓不當誅殺耳不知此過字當讀為禍古禍過通用漢書公孫弘傳諸常與弘有隙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史記過作禍是其證也因段過為禍鄭君遂失其解賈見內史八柄變誅言殺不知其文異義同而曲為之說胥失之矣案劉俞說是也王安石王昭禹姜兆錫說並

同此經凡言誅雖有訓責讓者而此職之誅以內史證之則不得與殺義岐連鄭賈說並未允云凡言馭者所以馭之內之於善者此總釋上下兩章也馭釋文作馭案說文彳部云御使馬也重文馭古文御从又从馬又馬部云驅馬馳也重文馭古文驅从支馭即馭之隸變大戴禮記盛德篇云德法者御民之銜勒也吏者轡也刑者筴也天子御者內史太史左右手也晏子春秋諫下篇云禮者所以御民也轡者所以御馬也蓋使馬以筴策馭之使行引申之凡有所馭使皆曰御經例凡言馭者並有予奪勸懲之謂入則入柄及下入統皆所以令臣民強之為善猶孟子梁惠所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王篇云驅而之善故並以馭為文也

二曰敬故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達吏八曰

禮賓統所以合牽以等物也親親若堯親九族也敬故不慢舊也晏平仲久而敬之賢有善行也能多材藝者保庸安有功者尊貴

尊天下之貴者孟子曰天下之達尊者三曰爵也德也齒也祭義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達吏察舉勤

勞之小吏也禮賓賓客諸疏以入統詔王馭萬民者此親故賢能庸侯所以示民親仁善鄰疏貴吏賓入者所賅甚廣不止羣臣故經

以馭萬民言之賈疏謂民與在上同有此入事故以萬民為主則保庸達吏諸事非萬民所得與於義難通不可從注云統所以合牽

以等物也者前注云統猶合也廣雅釋詁云牽連也此入統並所以連合上下敘其等差故云合牽以等物也魏氏羣書治要注云統所

以總物者也義與鄭同賈疏云物事也謂牽下民使與上合皆有以等其事上行之下效之也云親親若堯親九族也者賈疏述注若上

有謂字書堯典云以親九族書釋文引馬鄭注云九族上而高祖下至玄孫凡九族云敬故不慢舊也者大司寇注云故謂舊知也云晏

平仲久而敬之者論語公冶長篇文引之者證敬故之事云賢有善
 行也能多材藝者者孔繼汾謂有善行也也疑當作者阮元校同案
 詩大雅烝民孔疏引此注作賢有善行者也能多材藝者也疑今本
 二句各挽一字內則注云賢猶善也說文能部云能態屬能獸堅中
 故稱賢能而強壯稱能傑也鄉大夫云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
 而興賢者能者鄭彼注云賢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小司寇議
 賢議能注義亦同大司徒十二教又云以世事教能注謂士農工商
 之事是賢屬德行能包道藝及四民之事故鄭云有善行多材藝善
 行與德行義亦同云保庸安有功者者地官敘官注云保安也又大
 司徒注云庸功也司勳云民功曰庸云尊貴尊天下之貴者者廣雅
 釋言云貴尊也天下人所尊尚者王亦尊之引孟子曰天下之達尊
 者三曰爵也德也齒也者公孫丑篇文引以證尊貴之義彼文云天
 下有達尊三爵一德一齒一趙注云三者天下之通尊也引祭義曰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老敬長慈幼者證尊貴之
 義貴有德即孟子之尊德也貴貴即尊爵也貴老即尊齒也敬長慈
 幼二者牽連引之於經無所當也江永云尊貴鄭引孟子三達尊及
 祭義證之則貴中兼有爵齒德案江說是也賈疏以孟子爵德當經
 進賢使能又以祭義之貴有德為經之舉賢貴貴為經之尊貴非鄭
 引彼二書之惜云達吏察舉勤勞之小吏也者廣雅釋詁云達通也
 說文一部云吏治人者也後注云吏小吏在鄉邑者大宗伯一命受
 職注云始見命為正吏王之下士一命是命士及不命之士並得稱
 吏賈子階級篇云古者聖王制為列等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
 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施及庶人彼官師小吏蓋專指中下士及
 不命之士言之與此注義亦通也小吏爵秩卑猥有勤勞者則亦察
 舉之俾通於上故謂之達檀弓云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注云謂君
 所命蓋周制公孤上卿皆以世族為之其大夫士以下則多參用庶

族故小吏積勞亦得馴至達官也此吏與宰夫之羣吏義同詳後疏
又此八統與小司寇八辟目正相應達吏當彼議勤之辟鄭云勤勞
之小吏蓋隱據彼經爲釋此達吏與進賢使能異賢能者皆有才德
殊異於衆故因而進之使之達吏則不必有才德但以任事年久積
累勤勞錄而通之蓋以校計年勞振拔困滯卑官平進與後世計資
格相似故司士云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彼德功
能卽此進賢保庸使能久卽此勤勞之小吏明勤勞必年久乃著此
職與小司寇司士二經義實相通貫也云禮賓賓客諸侯者卽後文
云以禮待賓客之治是也凡諸侯來朝會王待以不純臣故謂之禮
賓小司寇八辟八曰議賓之辟注云謂所不臣者三恪二代之後與
彼注專據賓恪諸侯爲釋義與此注小異云所以示民親仁善鄰者
釋馭萬民而有賓客諸侯之事賈疏云親仁善鄰左氏隱公六年陳
五父之辭親仁善鄰則當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
禮賓故引以證禮賓也

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

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

材九曰閑民無常職轉移執事任猶傳也鄭司農云三農平地山澤也九穀黍稷稻麻大小豆大小麥

八材珠曰切象曰嗟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鏤革曰剝羽曰析

閑民謂無事業者轉移爲人執事若今傭賃也玄謂三農原隰及平

地九穀無秣大麥而有梁菰樹果麻曰圃園其樊也虞衡掌山澤之
官主山澤之民者澤無水曰藪牧牧曰圃園其樊也虞衡掌山澤之
處曰賈阜盛也金玉曰貨布帛曰賄嬪婦人之美稱也堯典曰釐降
二女嬪于虞臣妾男女貧賤之稱晉惠公卜懷公之生曰將生一男

一女男為人臣女為人妾生而名其男曰圉女曰妾及懷公

疏以九

質於秦妾為宦女焉疏材百草根實可食者疏不熟曰饑

萬民者任民以制國用之法也黃以周云九職者任夫力也任夫力

以興功故九職亦謂之九功鄉大夫言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

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是九職任民之法國語云任力以夫而

議其老幼謂此閭師言任農貢九穀以至任虞貢其物各以其所有

穀物以充力征是九職徵賦之法司會云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

用謂此又云周禮民之受田地而不耕毛者出里布屋粟民之不受

田地而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皆示罰也不以為正稅至孟子言廩

無夫里之布則知戰國時以成周所以罰惰民闕民之征為經常之

賦矣周初征民之常經祇有九職九賦二法而其國用之所仰給者

祇在九賦之一征故九賦曰九正也九職力征祇以充府庫以備非

常之需而里布夫家之征特以禁閑惰之民尤非國用之所待給也
周禮九職中有貢九穀貢布帛二職農貢九穀不出布帛續貢布帛
不出九穀非一人並征之均人職云凶札則無力征無財賦則經常
之征止有力賦兩稅可知案黃說是也穀梁成元年傳云古者立國
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桓寬鹽鐵論本議篇云古者之賦稅
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穫女工効其功是有民則有
職有職則有功九職者謂任民以職事其目有九也民各以其力所
能受職而貢其功以為賦稅故大府內府司會謂之九功閭師謂之
八貢大府謂之萬民之貢以充府庫蓋任民之貢不為正賦其率亦
甚輕故惟實府庫以共餘羨之用下文九賦地稅則為賦法之正大
府以共九式之正法用二者迥異鄭以此為正賦對彼為口賦失之
遠矣又案此經力征役征亦分二法任力者民以其力自任其職事
而共貢均人所謂均地職是也任役者民以其力任國事共軍旅會
同及城道之役亦通謂之力征均人所謂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

又云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是也力征計戶任夫猶後世之丁稅自
老疾及惰民外無不受職共貢役征雖亦計戶任夫而大役不必常
有有事受役歲不過三日無事則免不以爲歲征之常科是其異也
互詳鄉大夫均人疏云一日三農生九穀者說文晨部云農耕也閭
師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是也民事以農爲尤重故九職亦以此爲
首云二曰園圃毓草木者閭師云任圃以樹事貢草木是也大司徒
注云育生也毓育古今字云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者閭師云任衡
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彼分爲二以充八貢此則合爲
一職其事同也山澤之材卽後入材凡山澤所出者皆是作謂蕃聚
興發之以給用也云四曰藪牧養蕃鳥獸者閭師云任牧以畜事貢
鳥獸是也大司徒注云蕃蕃息也云五曰百工飭化入材者閭師云
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是也考工記總敘云或審曲面勢以飭五材
以辨民器亦謂此也賈疏云謂百種巧作之工所爲事業變化入材
爲器物飭之而已飭勤也勤力以化入材案考工記飭五材先鄭注
訓飭爲治此飭化與下文化治義蓋略同說文力部云飭致堅也謂
治入材極其堅致化礦樸以成器物也賈訓飭爲勤未塙互詳考工
記疏云六曰商賈阜通貨賄者閭師云任商以市事貢貨賄是也考
工記總敘云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亦謂此也云七曰嬪婦化治
絲枲者閭師云任嬪以女事貢布帛是也化治謂繅絲擘麻化爲綫
縷織成布帛故考工記總敘云或治絲麻以成之枲麻義同管子輕
重甲篇有絀絲之籍孟子盡心篇有布縷之征亦謂此也云八曰閭
妾聚斂疏材者此民家所養有常主者以其賤故無貢也云九曰閭
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者自三農至臣妾皆有常職此閭民不任受職
止任與人傭賃而卽以轉移執事爲職閭師云凡無職者出夫布是
也江永云九職任萬民皆任之以生財大學所謂生之者衆也九職
外有學士習道藝巫醫卜筮守世事府史胥徒服公事皆非所以生

財故不在九職之數而大司徒并之為十有二天下之民盡此矣九職生財即閭師之八貢與無職者之夫布然亦稍有不同九職合虞衡為一而有臣妾聚斂疏材閭師無疏材之貢而分虞衡為二亦得九大府所謂九功者也案江說是也大司徒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其稼穡樹藝作材阜蕃飭材通財化材斂材生材九者與此正同而別有學藝世事服事三者此九職無之者大宰主財用之總要彼三者皆無力征非財用所出故不及也注云任猶傳也者前注同賈疏云傳謂立也使民之業得立鄭司農云三農平地山澤也者據角人云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于山澤之農羽人云掌以時徵羽翻之政于山澤之農又掌葛云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澤徵草貢之材于澤農故以山澤澤農與平地之農為三也彼山澤皆曰農又皆出物以當邦賦明生九穀為其本職而後鄭不從者蓋以山澤生穀之地甚少故易之云九穀黍稷稻麻大小豆大小麥者說文禾部云穀續也百穀之總名稷齋也五穀之長林稷之黏者稻稌也黍部云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麻部云麻泉也未部云未豆也又艸部云苔小豆也麥部云麥芒穀廣雅釋艸云大麥麩也小麥麩也大豆未也小豆苔也案先鄭所說九穀今惟稻麥豆名與古同麻即籩人之黃宋以後醫書謂之火麻人詳彼疏其稷今謂之高梁林即高粱之黏者也黍即今北方之稷其米為黃米南方或無其穀後人說稻黍二穀者多淆亂莫辨故爾雅釋草稌稷郭注云今江東人呼粟為稌左傳桓二年孔疏引舍人云稷粟也齊民要術引孫炎說同國語晉語韋注云稷梁也本草陶弘景注云汜勝之種植書無稷有梁是林依此諸說是西漢以後並以九穀之梁冢稷林之名故先鄭此注舉林而遺梁其釋鍾氏丹林亦以為赤粟稷即梁也蘇恭唐本草謂稷即稌則又九穀之黍與稷相提唯程瑤田辨黍稷最為精析今依用之程氏說黍云說文黍禾屬而黏者也糜稌也禾屬而

黏者黍則禾屬而不黏者糜對文異散文則通稱黍爾雅秬黑黍內
則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鄭注黍黃黍也經傳中見黑黍白黍黃黍
不見黑糜白糜黃糜是以知散文通稱黍也糜一曰稭飯用米之不
黏者黏者釀酒及為餌資馳粥之屬故簠簋實糜為之又名曰稭不
黏者有糜與稭之名於是黏者得專稱黍矣黍有黑黍白黍赤黍而
獨無黃黍惟糜則類多黃者然則黃黍者糜也稭也內則直呼曰黍
今人乃以為稷豈不繆哉今山西人無論黏與不黏統呼之曰糜黍
又冒黃粱之名呼黏者曰軟黃粱不黏者曰硬黃粱大原以東則呼
黏者為黍子不黏者為糜子武邑人亦呼之曰黍子糜子而呼黍之
米曰黃米糜之米曰稷米北方稷稭音相邇稭奪稷名承譌日久論
者因謂稷稭一物而以黏不黏分黍稷失之矣說文黍稭互釋稷齋
互釋其為二物甚明又說稷云稷齋大名也黏者為稭北方謂之高
粱或謂之紅粱通謂之秫秫又謂之蜀黍蓋稭之類而高大似蘆月
令孟春行冬令首種不入鄭注舊說首種謂稷今以北方諸穀播種
先後考之高粱最先粟次之黍糜又次之然則首種者高粱也管子
書日至七十日陰凍釋而藝稷百日不藝稷聞之鳳陽人云彼地種
高粱最早諺云九裏種伏裏收管子曰至七十日今之正月也余旁
行南北氣候不齊曾未聞有正月藝高粱者至安徽藝粟遲至五六
月烏在其為日至百日不藝也而高粱早種於正月者則南北並有
之故曰稷為首種諸穀惟高粱最高大而又先種謂之五穀之長不
亦宜乎良耜詩箋云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疏云賤者食稷耳大
戴禮無祿者稷饋稷饋者無尸注云庶人無常牲故以稷為主今北
方富室食以粟為主賤者食以高粱為主是賤者食稷而不可以冒
粟為稷也又云鄭衆班固服虔孫炎韋昭郭璞之流其言稷者類皆
冒粟之名陸德明孔穎達賈公彥顏師古並承襲前人之說無能正
之者陶通明注本草言書多云稷與黍相似然觀其所著書其所謂

與黍相似者猶是指粟言不謂稷在黍中也至唐蘇恭誤解陶氏與黍相似之云乃曰本草載稷不載稌因以稌為稷而謂與黍為私稌破冒粟為稷之非轉致強分黍為二穀不知黍中之有稌猶稷中之有稌稻中之有稌也一穀自兼二種安可以黍之不黏者而冒為稷乎厥後陳藏器因之謂稷如黍黑色宋蘇頌則直謂黏者為稌不黏者為黍而孟詵寇宗奭之徒亦踵蘇恭之繆而與蘇頌相反所見不同均之為誤也案程說是也云入材珠曰切象曰瑳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鏤革曰剝羽曰析者說文木部云材木挺也引申之凡可用之物皆曰材爾雅釋器云金謂之鏤木謂之刻骨謂之切象謂之瑳玉謂之琢石謂之磨郭注云六者皆治器之名此即先鄭所據案珠曰切釋器珠作骨賈疏謂司農讀爾雅本作珠象曰瑳釋器差作瑳王充論衡量知篇亦云骨曰瑳與此注同革曰剝者說文刀部也司常云析羽為旌此二者釋器無文先鄭以意增之以足入材之數也江永云入材先鄭本爾雅珠象玉石木金革羽遺博埴之工且珠之用少當不特設一工宜以曲禮土金石木獸革之六材而益以玉羽案江說亦通云閱民謂無事業者轉移為入執事者左傳昭五年杜注云閱暇也此民無常職專轉移無定與入為役故謂之閱民說文疋部云逌遷徙也移即逌之段字江永云閱民傭力之人執事於農工商賈圃牧虞衡之家轉徙無常即閭師之無職者云若今傭賃也者說文貝部云賃庸也史記范雎傳云雎曰臣為人傭賃一切經音義引孟氏云傭役也謂役力受直曰傭玉篇貝部云賃借傭也案詩周頌載芟侯疆侯以後鄭彼箋云以謂閱民今時傭賃也與先鄭此注說同云玄謂三農原隰及平地者大司徒注云高平曰原下濕曰隰原隰平地即王制孔疏引五經異義左氏說所謂原防隰皋衍沃也後鄭以原卑於山隰高於澤於生穀為宜故用易先鄭義其

一為平地則同賈疏云原及平地可種黍稷之等隰中可種稻麥及
菰也惠士奇云三農者上農中農下農也管子揆度篇曰上農挾五
中農挾四下農挾三小司徒上地中地地下地分爲三者以此案惠說
亦通云九穀無秫大麥而有梁菰者此破先鄭說也釋文云菰字或
作菰案菰卽菰之俗後鄭蓋依先鄭膳夫六穀注說而加麻及大小
豆也賈疏云以秫爲赤粟與稷黏疎爲異故去之大麥所用處少故
亦去之必知有梁菰者下食醫云凡膳食之宜有大宜梁魚宜菰故
知有梁菰也且前七穀之中依月令麥屬東方黍屬南方麻屬西方
豆屬北方稷屬中央故知有稷黍麻豆麥稻與小豆所用處多故知
有稻有小豆也必知有大豆者生民詩云藝之戎菽戎菽大豆后稷
之所殖故知有大豆也案賈疏以秫爲赤粟卽沿先鄭鍾氏注說之
誤梁者今北方之小米也南方謂之粟米說文米部云梁米名也米
稟實也肉部云稟嘉穀實也禾部云禾嘉穀也程瑤田云禾粟之內
稟者也其實粟也其米梁也史記索隱載三蒼云梁好粟其證也內
則言飯有梁又有黃梁是梁者白梁也今北方猶呼粟米之純白者
曰梁米賈公彥舍人疏乃云正言粟卽稷也夫稷稷也以粟爲稷是
以粟爲稷此說蓋據郭璞爾雅注乃漢世訓詁相承之語孔穎達於
曲禮稷曰明稷亦釋之曰稷粟也蓋承其誤矣汜勝之種植書不見
稷而云梁是稷先鄭注鍾氏丹稷爲赤粟其注九穀亦有稷無梁然
於六穀則又稷梁並錄韋昭注國語直曰稷梁也顯然與禮經相畔
矣及其注百穀之屬於稷之外又復舉梁稷梁二穀見於經者判然
兩事不知秦漢以後何以溷二穀而一之如呂氏春秋審時篇舉梁
而逸稷其十二紀中所載又舉稷而逸梁月令及淮南子皆因於呂
紀文亦同之淮南子天文墜形主術三訓凡四見諸穀之名皆不見
稷字直謂稷卽梁也後鄭知稷梁之不可以相無也而改司農九穀
之說識卓矣又云食醫宜徐宜黍宜稷宜梁宜麥宜菰見稷則不見

疏內則菽麥黃稻黍梁秫唯所欲見秫則不見稷故司農說九穀稷

秫並見後鄭不從入梁而去秫以其闕梁而秫重稷也案程說是也

段玉裁劉寶楠說並同至九穀之說二鄭而外亦多舛異如齊民要

術引汜勝之種植書以為稻黍黍麻秫小麥大麥小豆大豆案據本

草陶注汜氏所謂秫者即梁則所謂米者蓋即指梁之不黏者此與

先鄭義略同唯以米易稷耳崔豹古今注又以為黍稷稻粱三豆二

麥其說豆有三不知塙指何種此諸說並與疾醫六穀不合不可以

說此經放即彫胡詳膳夫疏云樹果麻曰園園其樊也者載師注義

同賈疏云此圃即載師所云場圃任園地謂在田畔樹菜蔬果麻者

又云案漢書食貨志云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環廬樹桑麻菜茹

瓜瓠果蔬應劭曰木曰果草曰蔬張晏曰有核曰果無核曰蔬臣瓚

曰木上曰果地上曰蔬邵與瓚義同晏獨異也案載師云場圃任園

地則圃在園中故鄭云樹果麻曰園圃其樊是以詩云折柳樊圃謂

與圃為樊樊其蕃蔽也詒讓案毛詩齊風東方未明傳云圃菜園也

又將仲子傳云園所以種木也說文口部云種菜曰圃園所以樹果

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論語子路篇集解引馬融說並略同據載師

云場圃任園地則不得如毛許說以菜木分屬園故鄭易之依鄭

義圃樹果麻甸師注云果桃李之屬麻瓜瓠之屬則云樹果麻可通

包菜木圃之四畔為藩籬則謂之園說文爻部云樹藩也樊即樹之

段字爾雅釋言及詩東方未明傳並云樊藩也詩疏引孫炎云樊圃

之藩也與鄭義同至穀梁宣十五年傳云古者公田為居井竈葱韭

盡取焉范注云損其廬舍家作一園以種五菜外種楸桑以備養生

送死此謂井田之法於公田中廬舍之旁隙地為園以種菜木與此

園圃專為毓草木之地迥異詳載師疏云虞衡掌山澤之官主山澤

之民者者賈疏云案地官掌山澤者謂之虞掌川林者謂之衡則衡

不掌山澤而云虞衡作山澤者欲互舉以見山澤兼有川林之材也

鄭既云虞衡掌山澤之官復云山澤之民者欲見虞衡是官非出稅
之人以山澤之民無名號故借虞衡之官以表其民所任者任山澤
之萬民山虞澤虞之官非是以任出稅之物但主山澤之民也案賈
說是也山林川澤之民屬於虞衡故即名其民職曰虞衡亦通謂之
虞史記貨殖傳引周書云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
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云澤無水曰
藪者地官敘官澤虞有大澤大藪中澤中藪小澤小藪注云澤水所
鍾也水希曰藪水希即是無水華嚴經音義引韓詩傳云澤中可禽
獸居之曰藪無水故可居禽獸也蓋折言則藪與澤別統言之則藪
澤亦通故職方氏藪澤注云大澤曰藪是也云牧牧田在遠郊者據
載師云以牧田任遠郊之地彼注云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又
鄭司農云牧田者牧六畜之田後鄭彼注不從先鄭而此注乃正從
先鄭彼注義當以此注為正詳彼疏云皆畜牧之地者牧為蕃畜鳥
獸之專地其地甚廣載師所任既別為區域藪近水澤薦草蕃衍則
亦可就之畜牧故經兼舉之閭師入貢止云任牧不及藪者文省也
管子國準篇云蒞菜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麋鹿牛馬之地春秋賦
生殺老彼麋鹿之地即藪牛馬之地即牧也江永云藪牧養蕃鳥獸
不必家畜藪牧之民各守其地野鳥獸取之有時是亦所以養蕃之
疑藪牧之民有二種其受田於遠郊者則貢家畜其處山澤與邦田
之地者則貢野鳥獸家畜入於遂師而遂師以共野牲其卵鳥則掌
畜復養而共之野鳥獸入於迹入獸人與掌畜而諸官以共腊人庖
人之用案江說是也云行曰商處曰賈者司市注云通物曰商居賣
貨曰賈義與此同說文商部云商從外知內也又貝部云賈行賈也
賈市也一曰坐賣售也案商即賈之段字白虎通義商賈篇云商之
為言商也商其遠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也賈之為言
固也固其有用之物以待民來以求其利者也行曰商止曰賈易曰

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論語曰沽之哉我待價者也
 即如是尚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何言遠行可知也方言欽厥父
 母欲留供養之也案商賈對文則異散文則通故尚書以行為賈班
 說非文選西京賦薛注又云坐者為商行者為賈蓋誤文云阜盛也
 者毛詩鄭風大叔于田傳文大司徒司市掌畜注義並同云金玉曰
 貨者後注云貨貢珠貝自然之物也聘禮記多貨則傷于德鄭彼注
 云貨天地所化生謂玉也金玉並天地所化生自然之物故謂之貨
 杜臺卿玉燭寶典引蔡邕月令章句云龜貝金玉之屬曰貨云布帛
 曰賄者玉燭寶典引月令章句云布帛魚鹽之屬曰賄案此商賈阜
 通貨賄大司徒十二職事謂之通財說文貝部貨賄並訓云財也漢
 書食貨志云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
 也是布帛亦得為貨蓋對文則異散文得通賈疏云聘禮曰賄用束
 紡是人所為曰賄也若然王制云錦文珠玉不粥于市此商賈得通
 之在市者彼據珠玉有錦文者或彼異代禮也案左氏襄十五年宋
 人獻玉于子罕子罕實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
 服氏云富賣玉得富是其得粥玉也案賈說非也王制所說欲防民
 之奢耳此經主於阜通貨賄義各有當不當援彼疑此又王制錦文
 與珠玉各異物賈謂珠玉有錦文者尤謬云續婦人之美稱也者敘
 官九嬪注云嬪婦也案此嬪婦指外嬪婦即典絲之外工與九嬪世
 婦等內嬪婦異嬪義取可賓敬故為婦人之美稱詳敘官疏引堯典
 曰釐降二女嬪于虞者證嬪為婦人美稱偽孔傳云降下嬪婦也與
 鄭義同云臣妾男女貧賤之稱者書費誓臣妾逋逃偽孔傳云役人
 賤者男曰臣女曰妾史記魯世家集解引鄭書注云臣妾廝役之屬
 也惠士奇云古無奴婢有臣妾易遯九三畜臣妾吉旅六二得童僕
 貞左昭七年傳謂之阜隸輿臺公羊宣十二年傳謂之廝役廝養周
 書大聚曰春發枯槁夏發葉榮秋發實蔬冬發薪烝皆臣妾之職也

又云魯國之法贖人臣妾于諸侯者皆取金于府並見呂覽家語故知古之臣妾卽今之奴婢江永云臣妾奴婢也貧民鬻身爲人奴婢閭師無疏材之貢恤其貧也而九職生財必及之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注人民奴婢卽此經之臣妾也庶人商賈家皆有之云晉惠公卜懷公之生曰將生一男一女男爲人臣女爲人妾生而名其男曰圍女曰妾及懷公質於秦妾爲宦女焉者證臣妾爲男女之賤稱賈疏云左氏傳僖十七年夏晉大子圍爲質於秦云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圍女曰妾及子圍西質妾爲宦女焉注養馬曰圍不聘曰妾此與文異者鄭以義增之也云疏材百草根實可食者委人注云疏材草木有實者案疏俗作蔬小爾雅廣物云藁謂之蔬爾雅釋天郭注云草菜可食者通名爲蔬國語魯語云烈山氏子柱能植百穀百蔬章注云草實曰蔬案據委人注則木實亦得稱蔬故月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鄭彼注云草木之實爲蔬食玉燭寶典引月令章句亦云蔬食謂山有榛栗杼橡澤有菱芡鳧茈之屬可以助穀者也此注不及木實者文偶不具上云園圃毓草木據人所種者言之此疏材之草木據地自生者言之以其種別繁多故得百蔬之稱矣云疏不熟曰饑者釋文熟作孰案熟卽孰之俗曹憲廣雅音云顧野王玉篇孰字加火未知所出是古無熟字當以釋文爲正爾雅釋天云穀不熟爲饑蔬不熟爲饑果不熟爲荒彼疏作蔬亦俗字也詩小雅爾無正孔疏引李巡注云可食之菜皆不熟爲饑引之者證疏材可共食也

周禮正義卷二

周禮正義卷三

瑞安孫詒讓學

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

之賦九曰幣餘之賦財泉穀也鄭司農云邦中之賦二十而稅一各

之筭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

之遂師之職亦云以徵其財征皆謂此賦也邦中在城郭者四郊去國百里邦甸二百里家削三百里邦縣四百里邦都五百里此平民

也關市山澤謂占會百物幣餘謂占賣國中之斥幣皆未作當增賦者若今賈人倍筭矣自邦中以至幣餘各入其所有穀物以當賦泉

之數每處爲一疏收也經凡征斂通謂之賦此九賦則皆任地以制書所待異也

國用之法也黃以周云九賦者斂田地之租也田地爲正稅故九賦司書亦謂之九正

大府職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殊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

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此言九賦田地之租司會所謂以九賦之法令田野

之財用者此也周初征民之常經祇有九職九賦二法而其國用之所仰給者祇在九賦之一征九賦力征祇以充府庫以備非常之需而里布夫家之征特以禁惰閒之民尤非國用之所待給也案黃申

先鄭說是也九職蓋以田稅為正而它地稅亦無不賅焉先鄭以載
 師任地之法為釋與司會令田野財用之文昭合最為得解書禹貢
 九州之賦亦各以上中下三等為差此即田賦之正名也蓋此經九
 賦自國中至邦都六者並以由內而外地之遠近為稅法輕重之差
 關市山澤以及幣餘之斂於官府者其地禱廟於六處之中而於田
 稅之外別為科率故列於諸賦之後通校各職征賦之法有二一曰
 任地即此九賦地征是也一曰任民前九職之貢與均人人民牛馬
 車輦之力政是也國語魯語仲尼曰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
 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彼藉田謂田稅賦
 里謂廛稅並為任地之法任力謂力征為任民之法與此經正同九
 賦猶後世之稅九職猶後世之丁稅而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則
 猶後世之差徭各自為一法此職九賦以司會載師證之其為地征
 本無疑義自後鄭以為口泉而賈疏申其義遂於九職闕民夫布之
 外增一泉征又無以處幣餘之賦而經義晦矣云一曰邦中之賦者
 載師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此其地征也六鄉之吏
 及閭師場人等斂之云二曰四郊之賦者距國百里四郊六鄉之地
 征載師云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
 遠郊之地是也六鄉四郊之吏及閭師斂之云三曰邦甸之賦者距
 國二百里六遂公邑之地征載師云以公邑之田任甸地是也六遂
 之吏及縣師斂之云四曰家削之賦者距國三百里公邑之地征載
 師云以家邑之田任稍地是也自此以外至邦都並縣師斂之賈疏
 云謂三百里之內地名削其中有大夫采地謂之家故各家削大夫
 采地中賦稅入大夫家但大夫家采地外其地為公邑公邑之內其
 民出泉入王家故舉家削以表公邑之民也江永云八則言賦貢以
 馭其用則都鄙亦當有賦入於天子司勳凡頒賞地參之一食疏云若
 采地之稅則四之一與小國入天子同是謂采地有賦此疏謂三等

采邑出泉賦於公卿大夫而三等公邑則出泉賦於王蓋揭采邑表
公邑非是案江說是也賈依後鄭義以此九賦爲口泉與稅異小司
徒疏引鄭志云稍縣都鄙地有公邑之民口率出泉於王也邦國都
無口率之賦故此疏亦本彼爲說不知此賦自是地征非口賦地征
在公邑固全入王采邑雖入其主亦計率貢其餘於王此由誤解賦
字與司勳疏實不相冢也但彼疏謂采地之稅四之一入王亦不
耳詳彼疏云五曰邦縣之賦者距國四百里地之征載師云以小
都之田任縣地是也其公邑之賦全入於王小都采地之賦則計率
貢於王云六曰邦都之賦者距國五百里地之征載師云以大都
之田任疆地是也亦公邑之賦全入於王大都采地之賦計率貢於
王云七曰關市之賦者司市司關所斂廛征財征是也云八曰山澤
之賦者山林川澤之地征也山虞澤虞川衡林衡斂之云九曰幣餘
之賦者說文食部云餘饒也百官府法用之餘羨職幣所斂者是也
注云財泉穀也者宰夫小司徒注義同說文貝部云財入所寶也
考工記總敘云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財亦指穀言之賈疏云見
外府云掌邦布之出入賜予之財用以此知財中有泉也又知財中
有穀者案禮記喪大記云納財朝一溢米米卽是穀故知財中有穀
也詒讓案荀子富國篇楊注云粟米布帛曰財依鄭前注說則布帛
爲賄此財賄並言則財中不含布帛對文則異也但鄭意此賦爲口
泉則以泉爲主其無泉者則入穀及布帛以當泉然此賦實爲地稅
則本不計口爲征而泉穀布帛各隨所有斂之亦不定以泉爲正也
鄭司農云邦中之賦二十而稅一各有差也者賈疏云先鄭約載師
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故云各有差後鄭不從者
以關市山澤幣餘之賦皆無地稅卽上云邦中四郊之等亦非地稅
故不從也案先鄭據載師釋此九賦爲地稅其說罔不可易後鄭及
賈破之非也云幣餘百工之餘者謂百工財贖所用之餘入於官者

大府幣餘之賦先鄭注云幣餘使者有餘來還也與此注說異皆未
 盡得其義此幣餘之賦乃官府法用之餘不徒出於百工若云在市
 百工器物之貢則是九職之一與幣餘之賦尤不相涉也云玄謂賦
 口率出泉也者漢書高帝紀云郡各以其口數率入歲六十三錢以
 給獻顏注云率計也此即漢初口率出泉之法廣雅釋言云率計數
 也謂校計人口令出泉也口率出泉省文亦云口泉與漢小丁之口
 錢異詳後賈疏云案大府云九貢九賦九功各別又見司會云以九
 貢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令民職之財用貢
 賦及功各別賦為口泉也金榜云先鄭謂邦中之賦二十而稅一謂
 地稅也後鄭云賦口率出泉謂夫布也二者古皆謂之賦閭師掌國
 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入
 貢與夫布閭師以時徵之通謂之賦是賦者歲入之總名也江永云
 漢之口率出泉周禮亦有之閭師言凡無職者出夫布是也此因閭
 民一職轉移執事於人故使出夫布猶後世之丁錢及僱役錢不可
 以此通釋賦字也案江說是也賦雖為歲入之總名而九賦當以先
 鄭之說為正蓋自邦布至山澤入者並任地之稅幣餘出於官府雖
 非地稅而官府亦即出賦之地故司會云以令田野之財用若是口
 泉則不得言田野矣載師任地自國宅無征外國廛近郊遠郊甸稍
 縣都及漆林之征即此邦中至山澤入賦之法若夫布則閭師與入
 貢同舉乃九職閭民之征非九賦之正若如鄭說非徒幣餘一賦必
 不可通而閭民之外農牧虞衡之民既各有所專任之職事以令貢
 稅乃復計口令出泉是責倍輸之賦也豈先王之法乎惟管子山至
 數篇云邦布之籍終歲十錢輕重甲篇云桓公曰寡人欲藉於萬民
 管子曰不可是隱情也又云則無屋粟邦布之藉國蓄篇云以室廡
 籍謂之變成以六畜籍謂之止生以田畝籍謂之禁耕以正入籍謂
 之離情以正戶籍謂之養贏五者不可畢用故王者徧行而不盡也

以諸文互校彼邦布蓋卽閭師無職者所出之夫布載師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亦出此布周制本使閭民惰民出之則不以此爲任民之通法而管子言之甚詳疑春秋以後侯國橫征或使民之有職事者亦出此布抑或變更九職任民之故法改貢物爲入泉皆未可知要所謂籍於萬民籍於正人者實後世口泉之濫錫也管子海王篇又云萬乘之國正人百萬也月人三十錢之籍爲錢三千萬此正入月籍三十錢與山至數篇文異考彼書揆度篇云萬乘之國爲戶百萬戶爲開口千萬人爲當分者百萬人是萬乘之國實有千萬人而止籍其當分之正人百萬蓋亦十賦其一然非周初九賦之制也又案漢書食貨志說周法云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虞衡之入也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刑法志亦云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其下卽說丘乘軍賦之法蓋亦以稅當此經之九職賦當此經之九賦與後鄭義略同而以賦爲兼有軍賦則小異攷國語魯語說軍賦歲收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與井田什一之常稅絕不相冢詳載師疏漢志說稅賦給用與大府九賦分給九式之文尤不合不可以證此經也云今之筭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者此舉漢法證賦爲口率出泉也漢舊儀云筭民年七歲以至十四歲出口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又令民男女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筭以給車馬案此卽鄭所謂筭泉或謂之賦者也漢書高帝紀四年初爲筭賦如淳注引漢儀注與衛敬仲說同賈疏謂漢法民年二十五以上至六十出口賦錢人百二十以爲筭與衛說小異當以衛爲正漢之口錢與筭錢二者不同然其計口出泉則同二者民並謂之賦故漢書昭帝紀如淳注引漢儀注以口錢爲口賦錢鄭惟舉筭泉爲況者以鄉大夫云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

五皆征之與漢筭泉法約略相當也黃以周云注口率出泉蓋亦謂計夫賦役故又曰今之筭錢漢有筭錢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錢起於高帝貢禹以為古無賦筭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至於生子輒殺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二十乃筭錢口錢二者分別言之後漢光武紀注引漢儀注分筭錢口錢為二與貢禹傳合筭錢者已成丁壯而賦之口錢則賦其未成丁壯者高帝紀初為筭錢文帝紀民賦四十景帝紀二十始傳宣帝紀減民筭三十成帝紀減賦四十皆筭錢也又云漢之筭錢為古力役之征應入九職不得據以釋九賦案黃說是也鄭以前九職為地征正賦故以此九賦為口賦而以漢筭賦況之然漢之算賦與古九職力役之征相類但九職之征受職者各貢其物自閭民外皆不定賦泉漢之筭賦則概令出泉而不貢物其法仍異而鄭以況九賦田野之征則尤不相當也若漢之口錢則取之十四歲以下之小口此皆古之所不征者實為病民之橫斂鄭固不謂周有此法也以管子攻之則東遷以後侯國已有口賦之制漢書食貨志載董仲舒說武帝云秦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則秦亦有口賦此並漢筭賦之濫觴而亦非小丁之口錢但口錢雖橫征然似亦起於漢初貢禹謂起於武帝者據產子三歲即出口錢又加錢三言之耳非前此全無口錢也引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者證六鄉之征賦也云遂師之職亦云以徵其財征者證六遂之征賦也云皆謂此賦也者謂鄉大夫遂師二職所云征即此經之賦並據口泉而言然鄉大夫所云乃力役之征計戶共貢役而不計口出泉先鄭彼注訓征為給事於義為近後鄭以為賦稅乃誤說也遂入財征則據地稅言之雖即此九賦而亦非口泉此注亦誤詳鄉大夫疏云邦中在城郭者者與鄉大夫國中同彼注亦云國中城郭中也案城中謂王城

方九里之中城之外有郭周書作維篇云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城
方千六百二十丈郭方七十二里孔晁注云郭郭也案七十二里當
作二十七里此國中注謂兼城郭中言則方二十七里郭門之內並
爲國中矣焦循云隱公五年傳云鄭人伐宋入其郭公聞其入郭也
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按公聞其入郭
而使者對以未及國公以其給己而怒則當時謂郭內爲國也齊語
參其國而任其鄙韋昭注云國郊以內也鄙郊以外也孟子云請野
九一而助國中十一使自賦鄉大夫職國中對野言與孟子同遂人
掌邦之野注云郊外曰野此野爲甸稍縣都準此則近郊遠郊爲國
中矣又云經典國有三解其一大曰邦小曰國如惟王建國以佐王
治邦國是也其一郊內曰國國語孟子所云是也其一城中曰國小
司徒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質人國
中一甸郊二甸野三甸鄉士掌國中是也蓋合天下言之則每一封
爲一國而就一國言之則郊以內爲國外爲野就郊以內言之又城
內爲國城外爲郊蓋單舉之則相統並舉之則各屬也云四郊去國
百里者載師職近郊遠郊注杜子春云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
又引司馬法云王國百里爲郊此四郊據王城四面各百里遠郊
以內通得郊稱說文邑部云距國百里爲郊亦據遠郊大界言之段
玉裁云周禮之制王城方九里謂之國中城外五十里
爲近郊至百里爲遠郊近郊遠郊見載師近郊經不多見遠郊經文
謂之郊謂之四郊郊之內爲六鄉至二百里爲野野之內爲六遂經
文如大宰小司徒閭師多以國中四郊並舉言四郊卽關六鄉在內
但言鄉則未見鄉之所際故言六鄉不可以關四郊也郊者鄉與遂
之閒也國中四郊對舉猶今人云城裏城外也鄭注王制移之郊云
郊鄉界之外者也正謂郊在鄉與遂相接之閒故云鄉界之外者謂
鄉之邊也案段說是也此經凡言郊有包六鄉在內者如此職言四

郊之賦不別出六鄉猶之甸包六遂經止言邦甸之賦也有別郊於
 鄉之外者如小司徒大比六鄉四郊之吏遺人有鄉里之委積又有
 郊里之委積郊與鄉並舉則郊專指鄉外之餘地言之互詳小司徒
 載師遺人疏云邦甸二百里者載師職甸地注引司馬法云二百里
 為州甸即州也云家創三百里者釋文云創本亦作稍又作鄩案說
 文邑部云鄩國甸大夫稍稍所食邑周禮曰任鄩地在天子三百里
 之內載師職作稍地注云故書稍或作鄩鄩正字創稍同聲段借字
 縣師稍人字並作稍載師注又引司馬法云三百里為野稍即野也
 說文云國甸者疑因稍與甸地相比故冢其稱周書作維篇云制郊
 甸方六百里方六百里開方為地三十同即自稍以內包國中及郊
 甸之地也云邦縣四百里者載師職縣地注引司馬法云四百里為
 縣是也云邦都五百里者載師職大都任疆地注引司馬法云五百
 里為都說文邑部亦云周禮距國五百里為都是也金鶚云邦都即
 疆地以其在五百里為疆界之地故曰疆以其大都所在為都之宗
 故曰都云此平民也者賈疏云謂六曰已上皆是平善之民先王以
 農為本故謂之平民也對七曰已下非農民者為末作也云關市山
 澤謂占會百物者史記平準書各以其物自占司馬貞索隱引郭璞
 云占自隱度也案占會百物謂向官自隱度諸物會聚積貯以求利
 若食貨志王莽詔云工商能采金銀銅連錫登龜取貝者皆自占司
 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是也賈疏云謂關上以貨出入有稅物市若
 泉府厘布總布之等亦有稅物山澤民人入山澤取財亦有稅物此
 人占會百物為官出息易被云關市之賦如司市所言市征司關所
 言關門之征是也山澤之賦如非人所取金錫玉石角人所取齒角
 骨物之類是也案易說是也孟子滕文公公孫丑篇趙注並引此經
 關市之賦以明關市之有征稅則趙岐亦以此賦為即關征市征疑
 漢時禮家已有此說而郊鄉從之蓋此關市山澤之賦即地稅及貨

賄材物之稅非占會百物者之口賦鄭賈說亦誤云幣餘謂占賣國中
之斥幣者一切經音義引漢書音義云斥不用也謂國中之斥幣
不用者隱度其直受而賣之也賈疏云斥幣謂此物不入大府指斥
出而賣之故名斥幣孔廣森云封禪書曰賜樂大乘輿斥車馬帷帳
器物然則斥幣謂物陳積而斥出不用者若占賣之即謂之斥賣貨
殖傳烏氏贏畜牧及衆斥賣漢書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萬
是也賈師注云官有所斥令賣其斥字義同此晏子春秋曰財在外
者斥之市是周時已有斥賣之語王念孫云幣餘之賦鄭司農云百
工之餘大府注又云幣餘使者有餘來還也二說不同後鄭則以爲
占賣國中之斥幣又司書以敘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後鄭云亦
受錄餘幣而爲之簿書使之入于職幣幣物當以時用之久藏將朽
蠹案幣餘之幣非幣帛也用之不盡則有餘凡物皆然不獨幣帛而
已幣當讀爲做說又做帔也一曰敗衣從支術敗衣也象衣敗之
形急就章帔做囊橐不直錢顏注曰帔者僚殘之帛也做敗衣也是
做爲衣敗殘之名殘則餘矣因而凡物之殘者皆謂之做餘今時營
造用物有餘價賣以還官謂之回殘是也職幣職曰掌式灋以斂官
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後鄭曰幣謂給公用
之餘是餘財謂之幣較然甚明職幣主餘財之官也斂凡用邦財者
之幣謂收用邦財者之餘也司書敘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謂受
其餘財使入於主餘財之官泉府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後鄭
曰納入也入餘於職幣是也古做字多通作幣魯語不映先君之幣
器即做器管子輕重甲篇靡幣之川輕重乙篇器以時靡幣即靡做
也孔宙碑彫幣即彫做也皇象碑本急就章帔幣即帔做也字或作
槃管子小匡篇戎車待游車之槃戎士待臣妾之餘趙策趙以七敗
之餘收破軍之槃槃亦餘也合言之則曰槃餘耳先鄭前一說以幣
餘爲百工之餘差爲近之後一說謂使者有餘來還則誤以爲幣帛

之餘矣後鄭云幣謂給公用之餘已得其義而又云占賣國中之斥幣餘幣當以時用之久藏將朽蠹則亦誤以為幣帛之幣豈知幣為敝之假借讀當如其本字乎案王安石王昭禹易被薛氏劉迎陳友仁方苞江永莊存與沈夢蘭並據職幣證此幣餘為式法所用之餘幣而王說尤精塙足正二鄭之誤云皆未作當增賦者謂關市山澤幣餘三者皆未作與上平民務本業者異當增其口泉也今案此並非口泉幣餘為官府公用之餘亦非未作鄭說並失之云若今賈人倍筭矣者證未作當增賦也惠棟云此漢律也應劭漢書惠帝紀注云漢律入出一筭筭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筭云自邦中以至幣餘各入其所有穀物以當賦泉之數者賈疏云以經云斂財賄財賄卽是穀物取之以當賦泉之數者若漢法人百二十云每處為一書所待異也者據大府職九賦各有待若此一日邦中之賦彼云邦中之賦以待賓客之等是也賈疏云此九賦所得財物給下九式之用九式用處不同故此九賦分為九處是以每一處為一書以待其出式謂用財之節度是所待異也江永云關市山澤之賦亦卽在邦中四郊甸稍縣都之中幣餘之賦亦卽入賦中之餘財何以別出三種列而為九蓋九賦因九式而分者也觀大府職可知矣賓客芻秣工事匪頒幣帛祭祀羞服喪荒好用因國之用財有此九事故於通國之賦先分之為九以待九式之用酌其所入所出之多寡約略相當準之以為式焉非謂王之膳服必出於關市國之喪荒必取諸山澤也其財物略相當焉耳他賦與式皆倣此惟幣餘一賦從入式所用之餘而生因王不能無賜予故於入式所用之財常留餘特設職幣一官掌之是以賦與式皆有九也案江說是也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

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

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式謂用財之節度荒凶年也

飲食之物也工作器物者幣帛所以贈勞賓客者芻秣養牛馬禾穀也鄭司農云匪分也頒讀為班布之班謂班賜也玄謂王所分賜羣

臣也好用燕疏以九式均節財用者此制國用之總要也此皆國之好所賜予法用大府以九賦正共之財待之因事為之法式故

司書謂之九事金榜云九式者冢宰以歲之上下制之其式凡九王制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考之經司稼

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均人均力征以歲上下其斂諸民者每歲不同廩人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豐凶小司

寇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其國用多寡亦每歲輒異冢宰恆於歲杪制為式法凡受財用者皆並式法

受之理財之道節用為本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小宰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節邦用又云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曰治

職以節財用蓋其職之轉相佐貳者如此云一曰祭祀之式者若肆師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牲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皆有等差又

王制說冢宰制國用云祭用數之仇注云筭今年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一即祭祀用財之式也賈疏云謂若大祭次祭用大牢小祭用

特牲之類云二曰賓客之式者若大行人掌客所掌禮籍之等數是也云三曰喪荒之式者賈疏云喪謂若諸侯諸臣之喪含祔贈奠賻

賵之類王家之喪所用大非此所共也案賈說非也此喪當通大喪小喪言之凡斂葬祭奠及明器等皆依法式共之王制云喪用三年

之仇是也金榜云喪荒大府作喪紀凶荒事出非常不可預為節度遺人縣郡之委積以待凶荒倉人辨九穀之物有餘則藏之以待凶

而頒之故耕三餘九耕九餘三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此治凶荒之道也云四曰羞服之式者賈疏云謂王之膳羞衣

服所用也釋文云羞服干云羞飲食也服車服也服或作膳臧琳云干賈本皆作羞服釋文同或作膳係妄改阮元云大府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注云膳服即羞服也此經本作羞服之證案阮說是也羞即膳夫庖人所共膳羞酒正有酒式是其一隅服即司服內司服弁師屨人所共冠服皆有法式干寶謂兼有車亦是也云五日工事之式者冬官百工造作器物須授以賡材貴賤工沽亦各有法式也

注云式謂用財之節度者說文工部云式法也此九者皆國用之節度多少有常法式者大府所謂凡頒財以式灋授之是也云荒凶年也者大司徒注同爾雅釋天云穀不熟為饑蔬不熟為饑果不熟為荒說文禾部云穠虛無食也荒即穠之省又凶部云凶惡也凶年謂年惡也穀梁襄二十四年傳云五穀不升為大饑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饑五穀不升謂之大侵韓詩外傳康作荒荒康古字通墨子七患篇云一穀不收謂之饑二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饑五穀不收謂之饑諸書所說凶荒異名此經通言不別也云羞飲食之物也者釋文引干注義同此羞為凡飲食膳羞之通名與膳夫羞用百有二十品專屬庶羞者異云工作器物者漢書食貨志云作巧成器曰工賈疏云若考工所作器物也云幣帛所以贈勞賓客者者賈疏云謂若司儀職上三公三問三勞之等皆有束帛聘禮賄用束紡詒讓案贈賓客猶司儀諸公相朝之致贈聘禮云公使卿贈如覲幣注云贈送也所以好送之也聘禮又云宰書幣諸侯之宰猶天子大宰故亦掌幣帛之事但此幣帛之式似當主聘問幣齎之幣而言若贈勞之幣則上賓客之式內已咳之矣云芻秣養牛馬禾穀也者說文艸部云芻刈艸也又食部云秣食馬穀也秣與秣同小爾雅廣物云稾謂之稗稗謂之芻充人注云養牛羊馬曰芻毛詩小雅鴛鴦云乘馬在廐摧之秣之傳云摧莖也秣粟也箋云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

於廢無事則委之以莖有事乃予之穀案凡刈草及莖禾稾飲牛馬謂之芻以粟飲牛馬謂之秣故云芻秣養牛馬禾穀也江永云賓客來固有幣帛芻秣又別爲二式者王朝遣使存覘省聘問亦用幣帛牛人牧人諸官自有芻秣十二閑之馬用芻秣尤多也案江說是也賈疏偏據聘禮致饗饋芻禾等爲釋說未啖鄭司農云匪分也者廩人注云匪讀爲分是匪分聲轉義同莊述祖云說文匪器似竹篋無分訓惟羹有非音說文云羹賦事也从美从入八分之也入亦聲讀若頌一曰讀若非周禮借匪作羹故司農云匪分也云頌讀爲班布之班者宮伯大宗伯注大史先鄭注讀並同說文頁部云頌大首兒又玉部云班分瑞玉也支部云攷分也段玉裁云司農謂頌非其義故易爲分瑞玉之班頌古音讀如汾在詩文欣魂痕部班古音在元寒桓刪山仙部合音最近古相假借若讀爲分或讀爲攷則同部假借云謂班賜也者以匪訓爲分班訓爲布匪頌卽謂分布賜予也云玄謂王所分賜羣臣也者賈疏云就足司農班賜之義也江永云匪頌之式見於經者廩人匪頌稍食也宮正內宰王宮后宮之稍食也廩人外內朝宥食者之食也又如膳夫肉脩之頌賜酒正之秩酒宮伯司裘之頌衣裘司裘羅氏之行羽物凌人之頌冰皆匪頌之類是皆有常數者其出於恩好賜予則入好用之式金榜云國語天子之田九畝以食北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周官以九賦待九式之用祿食宜在九式中廩人掌七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頌大宰九式入曰匪頌之式則匪頌者謂祿食歟祿食所以代耕恆以歲爲上下由是匪頌有式墨子書歲饑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旱則損五分之二凶則損五分之三餽則損五分之四饑則盡無祿稟食而已矣蓋其遺法案江金說是也沈彤說亦略同凡經言匪頌者以羣臣之祿爲最大此外若稍食及歲時之常賜遺人之委積凡著於秩籍爲法所當得者並入此科經例常賜謂之頌非常賜謂之賜典矣

云頌衣服授之賜予亦如之頌衣服為匪頌賜予為好賜其分別甚明合言之則云頌賜膳夫云凡肉脩之頌賜是也此注釋匪頌為分賜羣臣蓋通咳祿食及常賜言之廩人注又以匪頌為遺人諸委積不及羣臣之祿賜者以委積為藏聚米穀倉廩之通稱凡羣臣祿賜之米穀咸出於彼故偏舉為釋義實互相備也詳廩人疏云好用燕好所賜予者內饗凡王之好賜肉脩注云好賜王所善而賜也大府云幣餘之賦以待賜予注云賜予即好用也案左傳昭五年云宴有好貨杜注云宴飲以貨為好又昭七年云楚子享公于新臺好以大屈注云宴好之賜此並因饗燕而賜此好用內饗謂之好賜予注並訓好為善蓋與內小臣好事好令典瑞大行人結好義並略同此注云燕好所賜予亦謂王燕闋與諸侯及親貴諸臣為恩好而有賜予下經旂貢注亦以燕好為釋可證則不必專屬饗燕之賜但其賜予在常法頌賦之外故別入好用賈疏以燕飲有所愛好釋注燕好非鄭惜也呂飛鵬云玉府云凡王之好賜內府云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職幣云以詔上之小用賜予皆謂好用職幣疏以為常賜予誤也小雅鹿鳴燕羣臣嘉賓以幣帛筐篚將其厚意而曰人之好我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而曰中心好之是其證也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

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旂貢

九曰物貢

嬪故書作賓鄭司農云祀貢犧牲包茅之屬寶貢皮帛之屬器貢宗廟之器幣貢繡帛材貢木材也貨貢珠貝自然

之物也服貢祭服旂貢羽毛物貢九州之外各以其所貴為摯肅慎氏貢楛矢之屬是也玄謂嬪貢絲枲器貢銀鐵石磬丹漆也幣貢玉

馬皮帛也材貢纁幹栝柏篠簜也貨貢金玉龜貝也服貢絺紵也旂讀如圍游之游游貢燕好珠璣琅玕也物貢雜物魚鹽橘柚

疏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者此邦國即詛祝注云諸侯國也與前邦國通
王國言者異九貢即職方氏云制其貢各以其所有大戴禮記千乘
篇云諸侯內貢於天子率名數地實也是以不至必誅是其事也賈
疏云此諸侯邦國歲之常貢則小行人云令春入貢是也大行人云
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彼謂因朝而貢與此別也但諸侯國內得民
稅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所貢者市取當國所出美物
則禹貢所云厥篚厥貢之類是也案賈以大行人六服朝貢與此不
同故專據小行人春入貢為釋其說是也但據小行人注則每歲常
貢亦六服所貢唯以遣使奉之為異又大行人朝貢祀饋器服材貨
六貢亦具在此九貢之內是彼職不備九貢而此經則通賅彼六貢
二文固足相參證矣又案依大司徒注先鄭說當云大國貢半次國
三之二小國四之三賈依後鄭說誤詳彼疏注云饋故書作賓者
賈疏云言故書者鄭注周禮時有數本劉向未校之前或在山巖石
室有古文考校後為今文古今不同鄭據今文注故云故書作賓段
玉裁云周禮以出於山巖屋壁入於祕府者為故書然則鄭君時所
傳為今書也今書往往與故書不同如今作饋故書賓是也故故書
中亦復互異今書亦然蓋說者既殊而轉寫乖異矣鄭君所見故書
非真祕府所藏也亦轉寫之本目為祕府本耳鄭君擇善而從絕無
偏執故司農從故書作賓己從今書作饋於此可見其例也故賓今
饋此即賓讀為饋大約古字多用假借徐養原云周禮有故書今書
之別疏謂劉向未校以前為古文既校以後為今文非也以鄭注考
之凡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所據之本並是故書故書今書猶言舊
本新本耳周禮乃古文之學何今文之有劉向校書未卒業子歆續
成之周禮蓋歆所校杜子春鄭大夫親從歆問而並據故書作注則
故書乃校後之本也醢人注云故書鴈或為鶉鄉師注云今書多為
屯是故書今書皆非一本然子春等於經文但正其讀不易其字今

書竟改之後鄭就今書以校故書而著其異同於注詒讓案周禮故
 書今書與儀禮古文今文不同儀禮自有古今文兩家之學周禮則
 自劉歆以來止有古文之學無所謂今文徐氏謂故書亦為校後之
 本故書今書猶言舊本新本足正賈疏之誤但此經唯祕府所藏河
 閔獻王所獻者為祖本或為古文書與孔壁諸經同此非二鄭所得
 見然則所謂故書者有杜及二鄭所據之本有後鄭所據之本要皆
 不必祕府舊帙不過校之今書所出略前耳今書則後鄭所見同時
 傳寫之帙蓋故書今書皆不能搞定其為何家之本也至杜鄭所校
 本外又有賈馬二家亦今書之別本以疏及釋文所引攷之大宗伯
 圍敗馬本作國敗巾車有握馬本作有幄梓人曾鳴買馬作胃鳴並
 不見於注則今書或本甚多鄭亦不能悉校矣夏采注謂士冠禮玉
 藻故書綏作綏禮經雖有古文而小戴記則本不出壁中無古文而
 亦得有故書斯亦故書今書不過新舊本之證也鄭司農云祀貢犧
 牲包茅之屬者大行人後鄭注義同月令云季冬乃命大史次諸侯
 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
 芻豢此即祀貢犧牲之法齊桓公責楚貢包茅見左僖四年傳禹貢
 亦云荊州厥貢包匭菁茅包茅詳甸師疏云賓貢皮帛之屬者小行
 入六幣璋以皮注云皮虎豹皮也帛即上注云幣帛所以贈勞賓客
 者是也賈疏云此九貢皆是諸侯賓之所貢不得特以一事為賓貢
 作賓貢者非也王引之云祀與賓相對為文其為賓客之事明其上
 文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地官甸師閭共
 祭器州共賓器是其例也祀貢以供王祭祀之事賓貢以供王賓客
 之事非謂諸侯來賓而貢之因謂之賓貢也賈疏不達先鄭之意而
 臆為之解非是案王說是也先鄭以賓貢為供賓客之貢後鄭因其
 與幣貢無別故不從其義然以經攷之實當以先鄭為長若然此注
 所謂帛者專指供賓客之帛而言其他幣帛並當入幣貢也云器貢

宗廟之器者大行人器物後鄭注云尊彝之屬與先鄭同與此注異
賈疏云大行人因朝而貢者得有成器此歲之常貢不得有成器故
後鄭不從也江永云器貢若昭十五年左傳魯壺之屬傳曰諸侯之
封皆有以鎮撫王室又曰彝器之來嘉功之由疏謂諸侯常貢無成
器未確案江說是也莊存與說同互詳大行人疏云幣貢繡帛者說
文中部云幣帛也禹貢貢篚兗州有織文徐州有玄纁縞揚州有織
貝荊州有玄纁璣組是也云材貢木材也者說文木部云材木挺也
禹貢揚州貢木云貨貢珠貝自然之物也者聘禮記注云貨天地所
化生謂玉也珠亦玉之類與貝並天地所化生故云自然之物後鄭
則珠入游貢中不為貨貢也云服貢祭服者即禹貢玄纁玄纁縞之
屬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書注云纖細也祭服之材尚細是也先鄭
說服貢亦謂服材非謂制成衣服賈疏謂後鄭不從以大行人因朝
而貢有祭服此歲之常貢不得有成服亦非也左桓十五年傳云諸
侯不貢車服則成服無貢法大行人貢服物亦非成服互詳彼疏云
游貢羽毛者說文从部云游旌旗之流也从汙聲游即游之省賈
疏述注作游貢疑經本不作游字先鄭以游為旌旗之游旌旗有注
羽旄故以羽毛為釋禹貢揚州荊州並貢羽毛徐州貢羽賦夏翟案
毛即旄人之旄說文犛部云犛犛牛尾也犛正字毛旄假借字旌旗
注羽旄詳司常疏云物貢九州之外各以其所貴為犛者釋文云犛
本亦作犛案說文無犛字蓋即犛之俗經注凡瑞犛字並作犛或作
犛者誤也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為
犛先鄭蓋以大行人六服之貢與此九貢為一而物貢在彼六貢之
外故別曰蕃國之犛為釋也賈疏云後鄭不從者以其九州之外世
一見無此歲之常貢之法也云肅慎氏貢楛矢之屬是也者國語魯
語云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罫其長尺有
咫仲尼曰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

方賄來貢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韋注云楛木名砮
 鏃也以石為之肅慎北夷之國此亦貢其所貴寶之事故引以為證
 云玄謂嬪貢絲枲者後鄭依今書作嬪為釋大行人嬪物注義同禹
 貢青州貢岱畎絲枲篚檠絲兗州貢絲豫州貢枲國語齊語云桓公
 伐楚使貢絲於周後鄭以絲枲婦功所用故以當嬪貢也王引之云
 寶本字也嬪借字也讀當如其本字不當依借字為解若謂嬪婦化
 治絲枲因謂絲枲為嬪貢則下文服貢亦嬪所為何以不謂之嬪貢
 乎材貢飭化於百工不聞謂之工貢貨貢阜通於商賈不聞謂之商
 貢也當以先鄭之說為長又案秋官大行人使服其貢祀物甸服其
 貢嬪物嬪亦當讀為賓祀物祭祀之事所用之物賓物賓客之事所
 用之物也故書作類物類即賓之借字鄭司農乃誤讀類物為嬪物
 以為嬪物婦人所為物後鄭因以絲枲當之豈知大行人之其貢類
 物即大宰之賓貢乎案王說足正後鄭之誤云器貢銀鐵石磬丹漆
 也者六者皆制器所用禹貢梁州貢錫鐵銀鏤磬磬荊州貢砥礪砮
 丹青州貢鉛松怪石徐州貢泗濱浮磬兗州豫州並貢漆錫貢磬錯
 並是也云幣貢玉馬皮帛也者後鄭以小行人六幣圭以馬璋以皮
 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是玉帛皮馬並通稱幣故據增成先
 鄭之義後注又以玉入貨貢則鄭意以此玉專指圭璋等六玉追琢
 成器者而言皮亦當專指虎豹皮其它獸皮中裘材者自入服貢中
 也賈疏引禹貢之熊羆狐狸球琳等以釋此皮玉未僚鄭惜云材貢
 纁幹栝柏篠簜也者亦與先鄭義同禹貢荊州貢柁幹栝柏說文木
 部云柁木也重文纁或从熏鄭考工記總敘注引書柁亦作樅或鄭
 本尚書如是賈考工記疏及詩衛風竹竿孔疏引鄭書注云樅幹栝
 柏四木名幹柁幹栝葉松身曰栝又揚州厥貢篠簜蕩賈大射儀疏引
 鄭書注云篠箭蕩大竹也云貨貢金玉龜貝也者前注云金玉曰貨
 說文具部云古者貨貝而寶龜先鄭說有貝而無金玉龜故後鄭增

成其義禹貢揚州貢金三品荊州九江納錫大龜雍州貢球琳卽金玉龜貢也禹貢揚州貢織貝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書注云貝錦名也則鄭不以爲龜貝賈疏引彼釋此貝亦非云服貢絺紵也者禹貢豫州貢絺紵是也云旂籍如圍游之游者賈疏述注如作爲段玉裁云賈疏作讀爲是游本訓旂旗之流其字省作旂圍游與旂旗之流義不同故雖同字而曰讀爲易其義也圍游見序官阮元云依說文从部旂旗之流字作游从水凡聲假借爲出游之游出游字或作遊則俗字也先鄭云游貢羽旂游之本義也後鄭云游貢燕好珠璣琅玕游之引申假借之義也易其字之本義故曰讀爲圍游之游其字皆从水凡作旂不从水者亦俗字也凡讀如讀爲皆有仍用本字之例殊之於其義也案段阮說是也後鄭不從游之本義爲釋故云讀爲若作讀如則是僅擬其音不易其義不宜別以燕好爲釋矣游俗作遊者說文游古文作遊之變體詳師氏疏云游貢燕好珠璣琅玕也者段玉裁云地官囿人注囿游囿之離宮小苑觀處也燕好珠璣琅玕皆游觀之物詒讓案後鄭以游爲燕游故釋爲燕好之物禹貢徐州貢淮夷嬪珠荊州篚璣組雍州貢琅玕詩韓奕孔疏引鄭書注云琅玕珠也云物貢雜物魚鹽橘柚者禹貢徐州貢魚青州貢鹽絺海物惟錯揚州包橘柚是也以九兩繫邦國之

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數以富得民兩猶耦也所以協耦萬民繫聯綴也

長諸侯也一邦之貴民所仰也師諸侯師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宗繼別爲大宗收族者鄭司農云主謂公

卿大夫世世食采不絕民稅薄利之玄謂利讀如上思利民之利謂
 以政教利之吏小吏在鄉邑者友謂同井相合耦耨作者孟子曰鄉
 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則百姓親睦藪亦有虞掌其
 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民守其材物以時入于王府頌其餘於萬
 民富謂藪 **疏**以九兩繫邦國之民者此聯倫屬以立治教之本也賈
 中材物 **疏**云言邦國即據諸侯及萬民而言謂王者於邦國之
 中立法使諸侯與民相合耦而聯綴不使離散有九事吳廷華云周
 禮邦國或主天下或主一國此經九兩亦應通天下言之案吳說是
 也此九兩以有牧以地得民故經云繫邦國之民實則通畿內畿外
 言之賈疏殊泥惠士奇云繫猶屬也大戴禮文王官人七屬曰國則
 任貴官則任長學則任師先則任賢族則任宗家則任主鄉則任貞
 蓋牧以地得民故國則任貴長以貴得民故官則任長以賢得民者
 師以道得民者儒族則任宗宗以族得民家則任主主以利得民鄉
 則任貞吏以治得民此文王官人以七屬任之之法周公又分七屬
 為九兩者有師以賢得民自有友以任得民有吏以治得民自有藪
 以富得民則九兩包於七屬也 **注**云兩猶耦也者說文兩部云兩
 再也兩即兩之借字廣雅釋詁云耦兩二也釋名釋親屬云耦遇也
 二人相對遇也案耦即相入偶際會之意御覽職官部引舊注云兩
 耦合之言與鄭義同云所以協耦萬民者說文心部云協同心之辭
 也明注疏本作協非言立此九兩所以使民自相協耦也云繫聯綴
 也者廣雅釋詁云聯綴系連也說文糸部云繫繫纆也一曰惡絮系
 部云系繫也凡連綴字當作系經通段繫為之黃丕烈云聯古字連
 今字注用今字當作連案黃校是也聯連古今字詳前入法官聯疏
 但舊本並作聯今不敢輒改御覽職官部引舊注云繫者以維持其
 情性使不離散也大戴禮記作七屬亦取繫屬之義云牧州長也者
 後建其牧注云以侯伯有功德者加命作州長謂之牧書立政宅乃

牧孔疏引鄭書注亦云州牧劉敞云牧者司牧也謂邦國之君也諸侯世故曰以地得民王安石李光坡方苞莊有可說並略同案劉說較鄭為明此牧即孟子梁惠王篇之人牧趙岐注以為牧民之君是也此與建其牧之牧微異猶長以貴得民亦與建其長之長異也文王官人七屬一曰國則任貴惠士奇孔廣森並謂於此九兩當牧以地得民其說最精蓋自畿外九州牧伯五等諸侯及附庸之君與公卿大夫食三等采地凡世守其國邑者通謂之牧鄭云州長固為牧中之一而別以諸侯為長公卿大夫為主則非也云九州各有封域以居民也者九州見職方氏鄭意每州各有大封域以收聚其一州之民故云以地得民今案地者大小國邑之通稱不必一州也鄭以牧專屬州牧遂以地為專指九州之封域義亦未明云長諸侯也一邦之貴民所仰也者賈疏云對則大夫稱長諸侯稱君今此上言牧下言長故據諸侯也江永云詩曰克長克君諸侯固有長稱詒讓案諸侯雖得稱長然此長實非諸侯注說非也文王官人七屬三曰官則任長惠士奇孔廣森謂即此所謂長以貴得民其說足正二鄭之誤蓋此長與諸侯之長及後文都鄙所建之長並異長猶言官長即公卿大夫士凡有爵位而無國邑者之通稱小宰六屬皆云大事則從其長是也為其無世守之封采則與牧異無專治之地治則又與吏異此皆以貴領賤故曰長以貴得民所謂民者蓋兼舍不命之士及府史胥徒工賈隸役等凡執事於百官府者而言周書作維篇云士居國家得以諸公大夫亦謂此也鄉大夫云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其所謂長即此長以貴得民其所謂治即下吏以治得民調人云師長之讎眦兄弟彼師長即此九兩之師與長故與國君之讎眦父文別亦長非諸侯之一證矣若如鄭說以長為諸侯則諸侯各世有其國與州牧無異亦可以地得民而必區而別之曰以貴得民果何理乎云師諸侯師氏者鄭以經邦國屬侯國故師

儒皆據諸侯師氏保氏官爲釋云有德行以教民者者鄉大夫以德
行屬賢故鄭以有德行釋經以賢得民也詳前疏賈疏云師氏職云
以三德三行教國子故知有德行也云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
者者儒行目錄云儒之言優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儒也以
先王之道能濡其身此經以師儒對文鄭既以師爲諸侯師氏故以
儒爲諸侯保氏彼職云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故云有六藝以
殺民也知道即六藝者宮正云教之道藝鄉大夫云察其道藝藝即
道也大司樂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注亦云道多才藝者是道藝義
同鄭以德行釋賢六藝釋道深合經旨但此經之師儒於文王官人
七屬當四曰學則任師七曰先則任賢所苞甚廣鄭偏舉師氏保氏
二官爲說則又未暇劉台拱云師即禮經所謂先生鄭注云古者年
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名曰少師而教學焉是也
儒即禮經所謂君子鄭注云有大德行不仕者是也俞樾云師者其
人有賢德者也儒者其人有伎術者也說文人部儒柔也術士之稱
是古謂術士爲儒凡有一術可稱皆名之曰儒故有君子儒小人儒
之別此經所謂謂儒者止是術士耳以道得民者道亦術也國語曰過
五日道將不行韋注曰道術也儒以道得民謂以道術得民也說此
經者習於後世之言視儒與道皆其尊於是始失其解矣案劉俞說
得之而未盡也此經之師儒即大司徒本俗六之聯師儒皆通乎上
下之辭師則泛指四民之有德行材藝足以教人者而言上者國學
鄉遂州黨諸小學以逮里巷家塾之師固爲師而兼儒下者如嬪婦
有女師巫醫農工亦皆有師蓋齊民由藝咸有傳授則亦各有師第
之分以賢得民祇謂師賢於弟子耳奚必德行純備之賢乎儒則泛
指誦說詩書通該術藝者而言若荀子儒效篇所稱俗儒雅儒大儒
道有大小而皆足以得民亦不必皆有聖賢之道也云宗繼別爲大
宗收族者者即文王官人七屬五曰族則任宗是也喪服傳云大宗

收族者也。大傳云：同姓從宗，合族屬。又云：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也。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又云：親親故尊祖尊，故敬宗敬宗，故收族。鄭彼注云：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爲祖也。繼別爲宗，別子之世適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繼禰者爲小宗，父之適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遷猶變易也。繼別子，別子之子也。以高祖與禰皆有繼者，則曾祖也。先言繼禰者，據別子子弟之子也。以高祖與禰皆有繼者，則曾祖亦有也。則小宗四與大宗凡五。白虎通義宗族篇云：宗者何謂也？宗尊也。爲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古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長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通其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宗其爲始祖後者爲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爲高祖後者爲五世而遷者也。故曰：祖遷於上，宗則易於下。宗其爲曾祖後者爲曾祖宗，宗其爲祖後者爲祖宗，宗其爲父後者爲父宗，宗其爲高祖宗。宗皆爲小宗。以其轉遷別於大宗也。別子者，自爲其子孫，祖繼別者，各自爲宗。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宗。人之親所以備矣。呂飛鵬云：大傳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鄭注云：大夫大祖，別子始爵者。大傳別子爲祖，謂此據此。則別子必爲大夫而後得爲後世之太祖。其子孫適長，因得繼別子而爲大宗。若爲士者，祇得爲禰於其子，而不得爲太祖。於其後世，故其子孫適長繼禰而爲小宗。大祖之廟，百世不遷。故大宗亦百世不遷。族人之同大祖者，盡宗之也。繼禰之宗，止於五世。族人同高祖者，宗之也。此經宗以族得民，當兼大宗小宗。言大傳注云：小宗四與大宗凡五，繫姓弗別，綴食勿殊。從宗合族，此所以得民也。案呂說是也。百世不遷之宗，爲大宗，必別子之有爵者。荀子禮論篇云：大夫士有常宗是也。五世則遷之宗，爲小宗，則通於齊民。此經

云得民當兼及小宗但小宗不能統收合族故注唯據大宗言之鄭
 司農云主謂公卿大夫世世食采不絕者調人注云主大夫君也左
 昭二十九年傳云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史記魯世家集解引
 服虔云大夫稱主先鄭意此主為三等采邑之民尊其君之稱後鄭
 亦從其說今案采邑之主亦得有所食之邑當屬牧以地得民不得
 云以利得民也劉敞云主讀如孟子觀近臣以其所為主之主俞樾
 云有主客因而有臣主晉語載欒氏之臣辛俞曰三世任家君之再
 世以下主之蓋再世以下恩義尚殺君臣之分未定故仍從所止之
 稱而曰主也相沿既久而大夫稱主遂成定名先鄭即以說此經主
 字恐非周公制禮時之本意也按六曰主與下文八曰友義蓋相近
 大戴記曾子制言篇云曾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無知焉曾子曰
 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然則主也友也皆人所
 因依者也主即孟子主顏離由主司城貞子之主利之言利賴也主
 以利得民謂為人所利賴也任之言信任也友以任得民謂為人所
 信任也調人職曰君之讎抵父師長之讎抵兄弟主友之讎抵從父
 兄弟彼所謂師長即此二曰長三曰師也所謂主友即此六曰主八
 曰友也鄭彼注曰主大夫君也亦失之矣案俞援調人及曾子制言
 證此經之主友其說致塙此主以利得民當文王官人七屬之六曰
 家則任主蓋凡寄寓之賓旅於所寄之主人與庸賃之閒民於執役
 之家長並謂之主以皆利賴彼以安故云以利得民也云民稅薄利
 之者先鄭誤以主為采地之主故以薄稅為利若然則牧以地得民
 獨不可薄稅以利民乎於義不通故後鄭不從云玄謂利讀如上思
 利民之利者賈疏云上思利民忠也此左氏傳隨季良之辭也段玉
 裁云注經之例凡言讀如者擬其音凡言讀為者易其字此皆不用
 其本字如祝讀如注聯讀為連是也凡有言讀如讀為而仍用本字
 者如利讀如上思利民之利旂讀為圍旂之旂此蓋一字有數音數

義利民之利音與財利別置旌之旌義與旗旌別故云讀如讀為以別之也利民與財利別者如公羊之伐案段說是也云謂以政教利之者破先鄭薄稅利之之說謂以善政善教利民也後鄭說利不為薄稅雖與先鄭異而誤以主為采邑之主則同案此主雖為主友之主與利民義亦相通後鄭說為長云吏小吏在鄉邑者鄭意此吏與前達吏義同賈疏云謂若比長閭胥或在鄉或在公邑采邑皆是易被云吏如鄉遂公邑之吏李光坡姜兆錫蔣載康說同案易說尤咳備文王官人七屬二曰鄉則任貞盧辯注云幹事曰貞周禮曰吏以治得民也鄭說與大戴記義合周書作維篇云農居鄙得以庶士亦謂此也惟此經之吏所咳頗廣說文一部云吏治人者也則吏者凡治民官之通稱與它治事之官不同此吏當通鄉遂公邑凡有地治之官自卿大夫至不命之士無問尊卑悉謂之吏以其治民而不得有其地故曰以治得民不止小吏也云友謂同井相合耦耨作者者賈疏云鄭意經意非為同師曰友正是同在井邑之閒共里若里宰職合耦于耨注云合耦使相佐助者也江永云友以任得民德行道藝相勸吉相慶凶相恤緩急相救有無相通是也而同井合耦耨作亦其一呂飛鵬云任即六行之任大司徒注云任信於友道是也說文云任保也大司徒五家為比使之相保注云保猶任也二義相兼乃備案江呂二說是也此友即大司徒本俗六之聯朋友蓋通於四民言之以其各有相保任之義故云以任得民鄭專屬農民偏舉一端以見義耳引孟子曰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則百姓親睦者滕文公篇文趙注云同鄉之田共井之家共相營勞也出入相友相友耦也周禮太宰曰入曰友以任得民守望相助察姦惡也疾病相扶持扶持其羸弱救其困急皆所以教民相親睦之道睦和也案疾病相扶下趙本孟子有持字俗本此注亦有惟宋婺州本嘉靖本無與賈述注合今從之鄭以此友專屬農民故引孟

子鄉田同井為證孟子據侯國井田之制言之鄉田非即王國鄉遂
 之田賈疏謂鄉遂雖不為井田亦三三相任以出稅與井田同故云
 同井未得鄭愜又謂或解為同井水尤謬云藪亦有虞者賈疏云地
 官澤虞職云每大澤大藪中士二人是藪有虞也惠士奇云川衡林
 衡山虞澤虞皆國之藪民共之而吏掌之案惠說是也此藪即凡山
 林川澤材用所出之土官吏守其地者之通名以其有地守而不主
 其民則似吏而非吏掌地利而不專其土則似牧而非牧故別屬之
 藪不必專屬水希曰藪也賈疏謂上入者皆據人而言此藪不據人
 而言不知鄭云藪亦有虞虞即主藪之人九兩未有不據人言者也
 賈以藪為指其地亦非鄭愜又釋文云藪于云宜作叟今案叟即窆
 之俗說文又部云窆老也以富得民不必年老于讀未允云掌其政
 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民守其材物以時入于王府頒其餘於萬民
 者阮元云澤虞職云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王府頒其
 餘于萬民此王為玉字之誤案阮校是也于注刻當作於此於于錯
 出誤又澤鄉職文民作人材作財與此亦小異蓋先鄭約引以證藪
 有虞以富得民之事不必盡依元文也云富謂藪中材物者國語周
 語云藪物之歸也此亦當通山林川澤等凡出材
 物者而言以富得民民即指占取材物之民也

周禮正義卷二